



#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第九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謝君海澄  
盧君欣向



黃君玉珊



楊君松如



丁君述職



陶君方武  
張君靜遠



本社啓事一 本刊五卷諸集·行將出齊·第六屆社員·現已開始徵求·凡有志入社及願任徵求隊長者·本社均備有簡章·函索即寄·(函內請將學校及家庭之

地址詳細開明)

本社啓事二 第六卷社刊·先出小說特刊珊瑚集一冊·所選作品·均係國中學子最近得意之作·在青年文壇上·有相當之價值·字數約在十萬以上·定價實洋六角·凡屬本社第六屆社員·均隨同叢刊附贈·不另取資·

本社啓事三 本刊「圖畫」「語體文」「語體詩」「詩」「小說」「劇本」「游藝」等欄·均歡迎投稿·

喬木千章  
 茂濃陰覆  
 綠苔日高  
 未敢怕  
 有俗人未  
 己巳七月  
 逸三曰古  
 越春暉  
 王炳棠於  
 槐蔭喜屋  
 之南隱



(山)  
 (水)

着色

王春暉



(梅)

水墨

林傳業

古幹奇香

己巳年陽節

林傳業



（色着）卉花



物性若能  
自名於心  
百苦也不死  
原端午印  
林傳業印

業傳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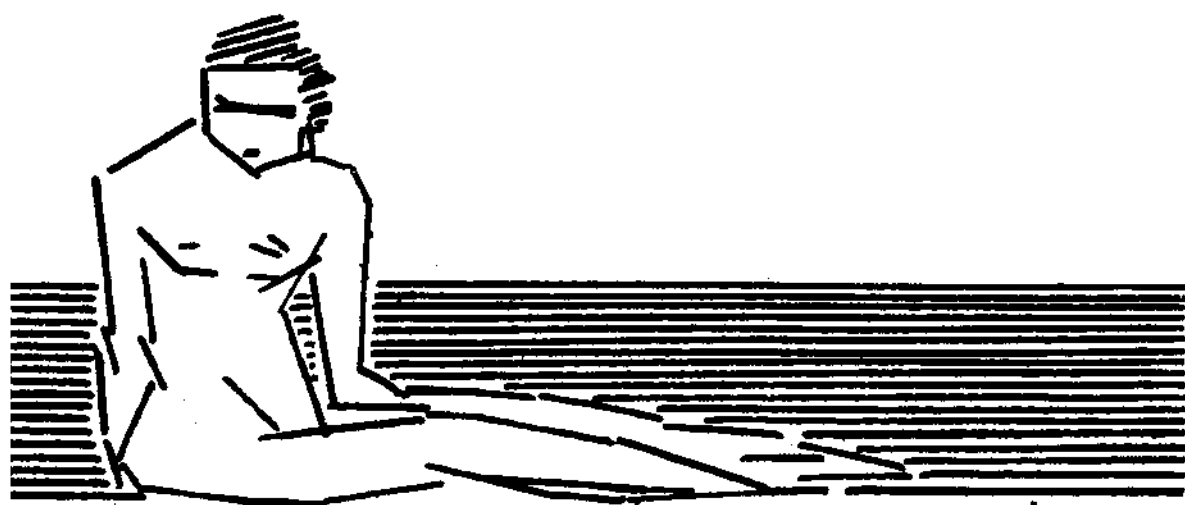
花  
卉  
（着色）  
石玉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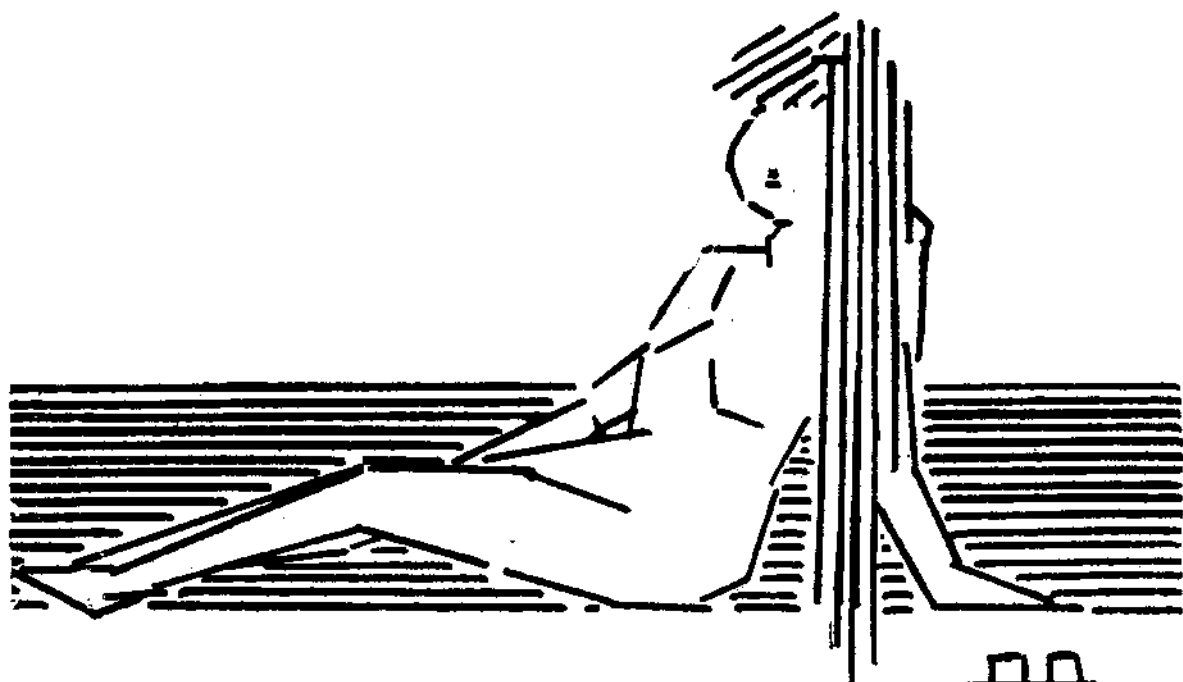
出清沉而不染  
濯清遠而不妖  
中通外直不事  
不枝香遠益清  
亭亭淨植

石玉昆

石玉昆



冊



冊

安安王

(幅二) 筆 鋼



天真



正行

行正陳 (畫漫)



天行嚴上層  
 松霞大側  
 松霞大側  
 松霞大側  
 松霞大側  
 松霞大側

鉛筆速寫 (風景) 楞定







前學畫時  
曾寫過蘭  
今朝難記憶  
畫筍辨形看  
己巳秋月  
吳秀東氏



吳秀東

( 墨 筆 )

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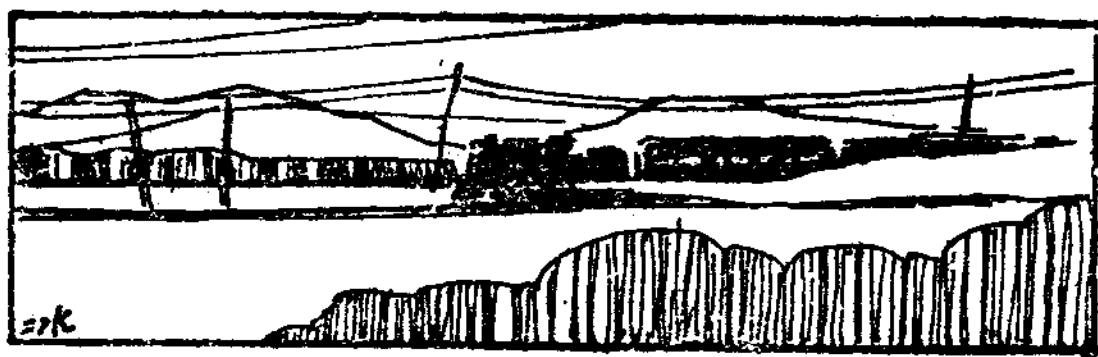
思想主義  
化行動紀  
律化生活  
平民化



袁尚敬

修國史府  
長史贈號  
州刺史生  
昭甫敬仲  
殆庶無恤  
少連務滋

孫三時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目錄

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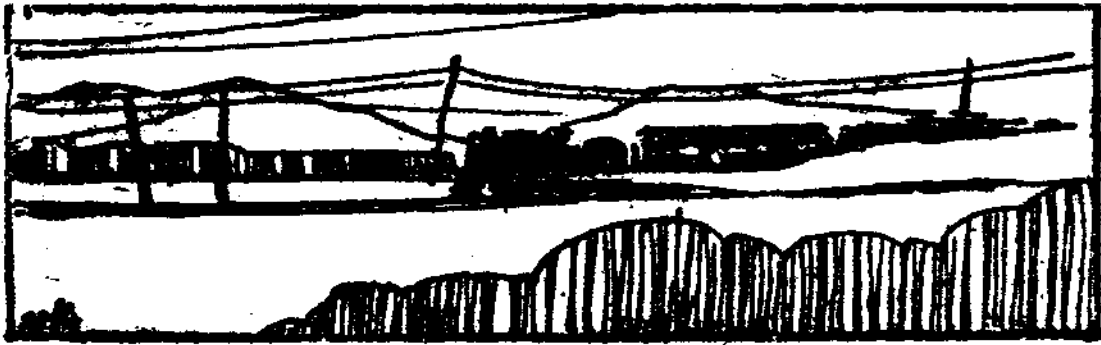
本刊投稿諸君肖像

圖畫

- 山水(着色)..... 浙江 紹興 王春暉
- 梅(水墨)..... 廣東 汕頭 揭陽 棉湖 振光學校 林傳業
- 花卉(着色)..... 廣西 省立第十中學 畢業 石玉昆
- 花卉(着色)..... 福建 泉州 鄉鎮學社 王安安
- 鋼筆..... 福建 泉州 鄉鎮學社 王安安
- 鋼筆..... 湖南 長沙 華中 美術專門學校 陳正行
- 漫畫(天真)..... 湖南 長沙 華中 美術專門學校 陳正行

目錄





鉛筆速寫(風景).....江蘇鎮江楞定

着色山水(雪景).....楞定

着色山水(雨景).....楞定

蘭(墨筆).....廣東瓊州吳秀東

### 書法

字.....江蘇如皋袁肖枚

顏書.....江蘇興化國學專修社孫三聘

### 語體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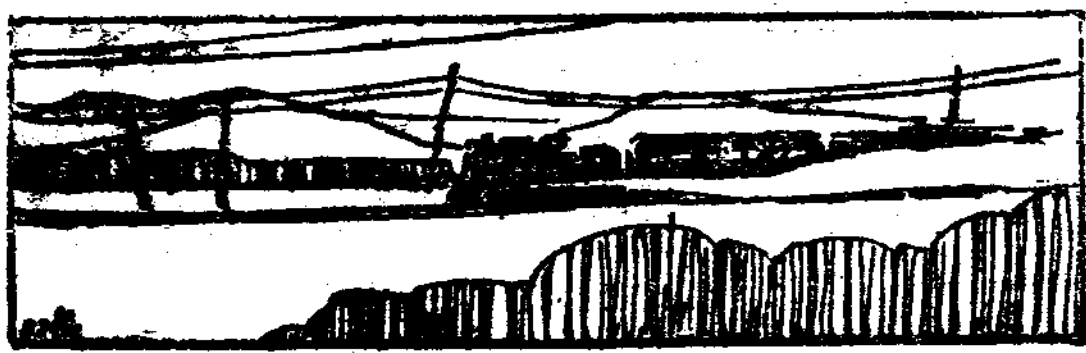
日本教育的窺測.....楊衛玉講 姜恭長記

讀了五卷二期的本刊.....河北大學丁漱

笑的研究.....福建集美中學蔡步翟

中秋月.....南洋華僑中學林麒麟

在豬欄頭的一夕.....安徽績溪雲崖學校胡希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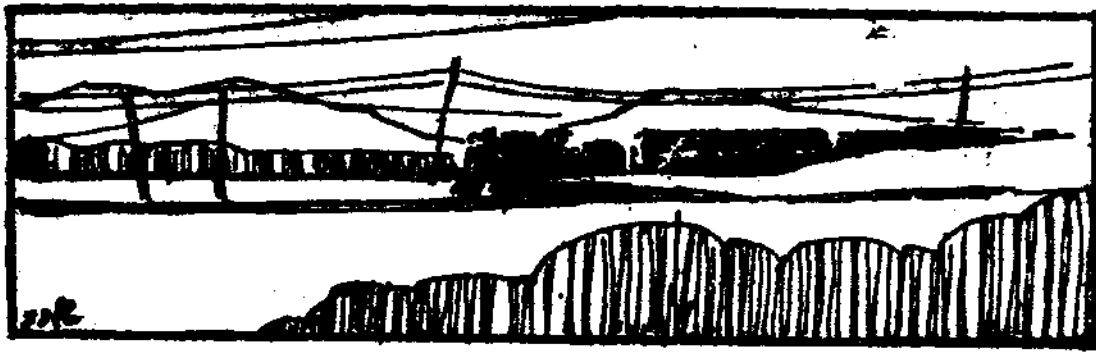


# 文

祀眼光神誕記	江蘇如皋楊樹
放鳶記	江蘇如皋解澥
說馮諤市義	江蘇南通私學舒賜興
韓信論	河北石家莊王棟
裁兵說	浙江餘姚西戚宗光
說廉藺交驩與趙之關係	江蘇省立第七中學周召南
倫敦尊孔會感言	江蘇中央大學解吉昌
書張氏義犬救義僕事	廣東增城鍾國基
學戰說	江蘇無錫國學院江鴻濤
記我校之桂	江蘇泰縣小立第一高小吉良純
種松說	廣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李芬
種花自述	廣東廣州育學校陳啟標

目  
錄

三



雙十節紀盛……………四川岳池中學畢業劉愚

無腸公子傳……………江蘇南通曹雪香

擬新塘商民協會開幕祝詞并序……………江蘇南通鍾國基

祭亡友俞鶴聲文……………江蘇南通中學湯效宗

遊狼山記……………周召南

鐵將軍傳……………浙江嚴州第九中學余裕漢

齊雲山記遊……………余裕漢

語體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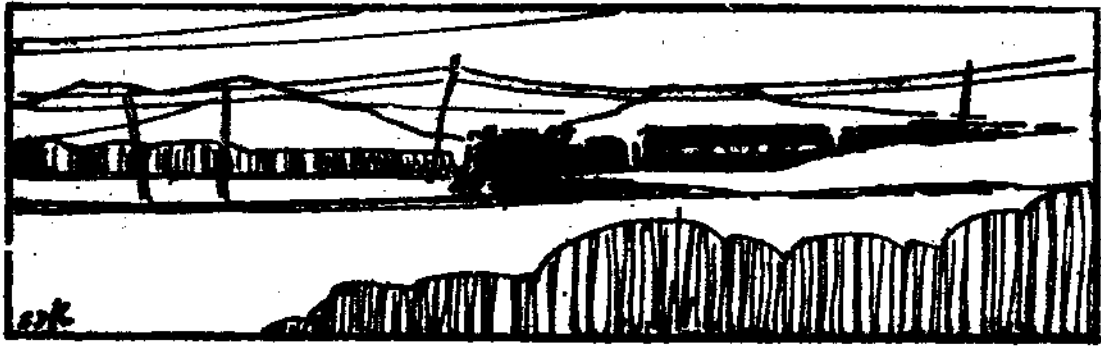
失望……………江蘇寶山縣立師範學校陳增善

安慰……………陳增善

朋友！多飲一杯吧！……………陳增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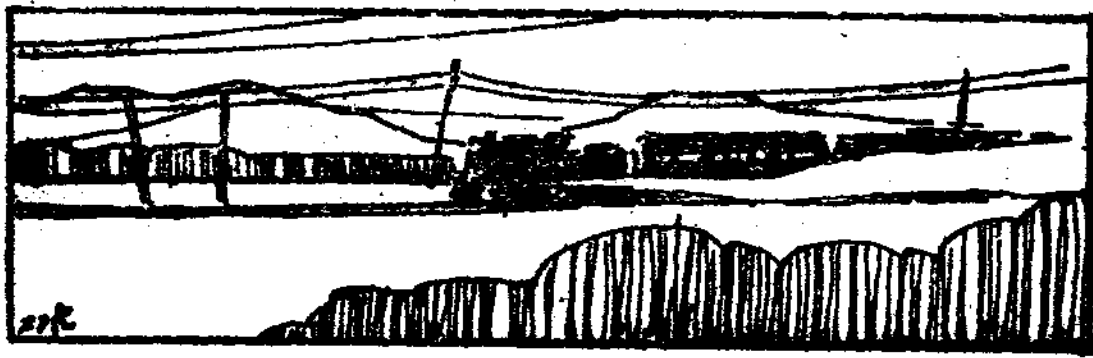
孤獨者……………陳增善

慶祝總理誕辰……………江蘇如皋楊同蘇



詩人底	湖南	曹憲民
月夜的孤獨者	福建廈門	周振民
月季花的冤屈	江蘇	楊同蘇
心海微波	江蘇	楊同芳
深夜醒來舟子在歌唱	安徽省立	汪蔚雲
淒清的回憶	湖南長沙青年	陶樹澄
孤月	湖南長沙青年	陶樹澄
書懷	湖南	向化
落花	湖南	向化
春草	廣西	劉慧忱
悼先室許彩娟女士	江蘇	平楚材
茅亭獨坐	江蘇	丁稼秋





無題……………浙江崇德呂何均

丙寅新秋客感……………安徽省立第五中學翟衆能

秋興一絕……………翟衆能

**小說**

輪廓線……………江蘇南通私趙超  
立張譽中學

秋收……………湖南嶽雲首聘之  
中學畢業

可憐的梅英……………浙江崇德文沈徐興  
藝研究社

小閣中的一幕……………河南汲縣讀楊宗禹  
書合作社

**劇本**

農民的救星……………浙江杭縣傅敬嘉  
宗文中學

貪心的司閻……………江西富潭青年胡慶啓譯  
文藝研究社

**游藝**

小鬼拔香……………遼甯省立趙錫德  
初級中學



目  
錄

雜俎

脫離關係……………立浙江黃巖私林建新

閒話

胡梅林軼事……………安嚴緞溪青胡鍾華

義犬……………福建廈門集美學校潘建章

聯話

避世軒聯話……………江蘇東臺國文專修館趙乃源

菜根處聯話……………浙江嚴州省立第九師範學校胡華榮

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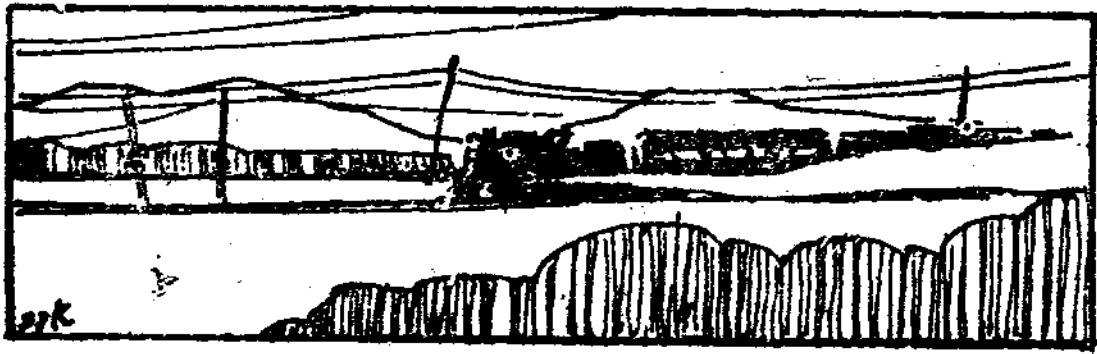
擇善齋詩話……………江蘇泰興育材高級小學汪汝瀛

海話

小智囊……………江蘇如皋縣立中學仲兆槐

一知半解……………江蘇南通高級商校畢業金溥榮

七



目  
錄

# 通 訊

彭君尙贊通函

黎君系業通函

八



語

體

文

## 日本教育的窺測

楊衛玉講，  
姜恭畏記

余此次赴日，爲時甚暫，實在對於諸君，沒有什麼貢獻，剛才蒙高先生過於獎飾，甚愧！甚愧！我以為是凡要到任何一塊地方去參觀，事先必須要充分的準備，倘若沒有一些準備，到了臨時，就要無所適從了，末了，也絕對得不着什麼印像的。我呢？此次到日本去考察教育，事前卻有這樣的三箇步驟：

第一，用比較的眼光——民國六年，余曾到日本參觀一次，那時候日本的教育情形，已經略見一斑；相隔十餘年來，今日又到日本去，要看他們的教育究竟進步到什麼地步？前後有什麼不同之點？

第二，搜集研究的資料——即未去日本之先，預先搜集日本書籍雜誌，關





於某項所欲研究的問題，先事研讀，以得大概。

第三、多與日本各項教育專家接談——即不必走馬看花，以多看若干機關爲榮。因爲有許多不易看到的情形，可以從他們報告中，確切得到一點。

我根據以上三項預備的原則，到了日本，作了一番考察的功夫，關於日本前後的教育狀況之變遷，得到一箇具體的概念，究竟觀察得對不對，那又是另一箇問題了，我自己此刻也不能一定說是不錯的。因此，我今天就假定了一箇題目，叫做「日本教育的窺測」。

日本教育主義之變更，前後劃然可分爲兩部分：第一爲歐戰以前的日本教育主義；第二爲歐戰以後的日本教育主義。以下先講大戰前後的日本教育主義；然後再述日本最近的教育實況。

（甲）歐戰以前的日本教育主義——簡稱戰前教育——可以分爲三項說明：



(A) 普通教育——我可以簡括的說，這箇時期裏的教育，就是軍國民主義教育。全國各學校的體操課程，非常嚴重，軍事訓練的教官，都是國家陸軍省務派出來的，不問大學中學小學，都有很嚴格的軍事訓練，至師範學校及小學校內的各項史地教材，不消說得，都是軍國民主義化，而且全國學生惟一的訓育方針，就是「忠勇」二字。於此我們可以看出它是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其實已多多的含有預備侵略的成分。

(B) 成人教育——即我國所謂民衆教育——在這箇時期中，日本的成人教育，是實行普及主義的。我在民國六年到日本的時候，據調查所得，民衆已經受過教育者，差不多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五，然而日本政府猶以爲未足，益加猛進，直到最近，差不多已達到百分之九十七，統計一百人中，只有三箇不識字的，試問那三人真是不識字，不曾受過教育嗎？不是，因爲那一部分的人，大概都是些身體不健全，或是屬於殘廢一方面的，實在可以說得「日本無人不識字」，現在日本國家，在世界列



強中的位置，差不多已列於第二三等之列，試問這一種成效，是從什麼地方得來？實實在在，是從成人教育普及的效果得來的。

(C) 婦女教育——可算是良妻賢母的教育。在這箇時期中，女學校中所注重的科目，只有(一)禮儀作法——對人以及對長輩的禮節，應當怎樣？(二)家事科目——如縫紉，烹飪，保育，及領導小孩子事項。(三)文字教學……所謂戰前日本對於女子教育造就的目的，實在無多大的志趣和意義在那裏。

(乙) 歐戰以後的日本教育主義——歐戰以後的日本教育主義，與歐戰以前的日本的教育主義，就大大的不同了，也可以分三項說明如下：

(A) 普通教育——由戰前的軍國民教育主義已經轉移到職業教育主義上去——諸君聽到此處，不要以為我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人，派到日本去考察教育狀況，回國以後，就專替職業教育宣傳，實在我絲毫沒有此種傾向，委是事實如此罷了——據日教育家說：歐戰以後日本



得到一種很深切的覺悟，就是德國的失敗，不是軍事上的失敗；也不是策略上的失敗；也不是……實在的德國武力上始終沒有失敗，所以失敗的原因，實在是經濟上的失敗。換一句話說，就是沒有飯吃。故與其說德國爲武力所失敗；不如說德國爲糧食所失敗。因此歐戰以後，日本的教育主義就完全轉過目標，由軍國民主主義教育，趕快的移到經濟化的職業教育主義。

可是日本所朝夕研究的職業教育主義的目的，與我們所研究的職業教育主義，又大不相同，我可斷言，他們所謂職業教育主義，實在是一種「拓植主義」。換言之，即含有侵略中國的野心，我可以拿幾箇例子來證明白：

(一) 日本某工業學校會客室中，有書架數座，架上均佈滿了好多種的洋裝書，那書內的字跡，並不是用鉛字排印成功的，卻都是該校內各箇學生動筆寫成功的，那一本一本的洋裝式的書脊上，都印有字跡爲「支那之蠶業；支那之布業；支那之糖業；支那之紙業；支那之漁業；支那之……」諸如此





類，關於我國動植礦界，以及其他不可勝舉的各種實業狀況，凡百數十種，記載詳細，纖屑不遺，閱不終篇，令人心痛！那時候，我就問他們關於這些調查的原委，他們略述了一遍，我於是恍然一切。就是該校每屆一屆學生畢業，都必須派到我們中國的東三省或其他各省，來詳詳細細，切切實實的檢查一番，然後各自認定題目，著為論文，作為回國後考察的報告。試問這不是帝國主義嗎？這不是朝夕在那裏計謀用怎樣好的方法來侵略我們中國麼？

(二)我已經看過了今天上海報紙上載了這樣的一件事——諸君聽講後，都可以去看得到——就是日本駐華公使佐分利在上海應滬日僑全體官紳之邀，出席日僑俱樂部，即席演說，大意謂余此次奉命來華，將以余數年研究所得之經濟眼光，處理一切，故此後當使外交經濟化，中日鄰國，原應抱有共存共榮之觀念，惟近來日本人口，增加非常猛進，每年移民一萬，尚不為多，不幸近年來，中國國內，變亂時起，未能達吾人最初之希望目的，殊為可惜！所望本國官民，應一致認定中國為日本海外發展之第一線，全體應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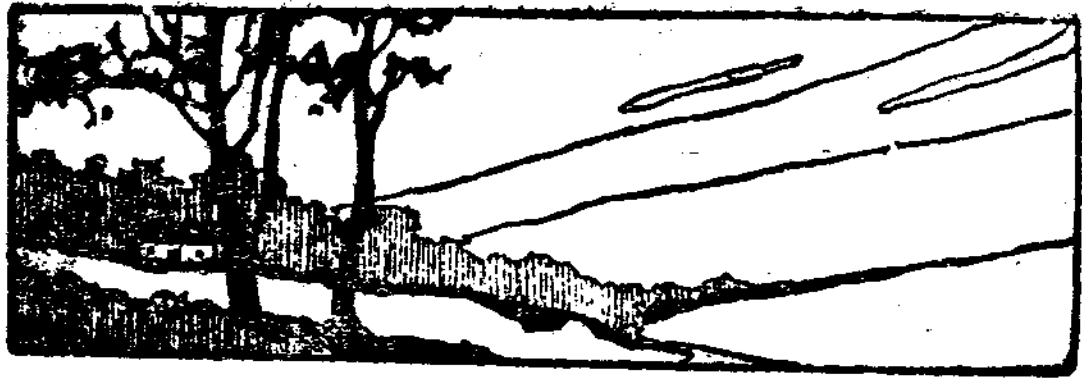
緊努力活動云云——此段楊先生僅示大意，爲記者課後摘錄時事新報而成——我們可以隨便看出他們不論什麼一件事，實在都含有侵略的意義，目前的情形，尤其是關於經濟的特多。

(三)東京鄉下，有村名友部，辦有一所國民高等學校，此處無論如何，卻不可不去參觀一下。因爲該校完全爲丹麥式的試驗學校，不在日本學制之內，諸君須知！本來日本對於辦理教育一項，是最嚴切不過的，任何教育，設立與否，都是要受國家的支配的；但是對於該校，卻特許一班人在此地試辦，我們進去參觀時，可以說得，大部分的情形，彷彿似南京的曉莊師範，學生們都是自身種田，勤苦非凡，所穿的衣履也大都破舊不堪。學生數只有一百數十人，到種有一千多畝的田地，諸君一定以爲苦作不堪了，其實不然，他們都是應用的新式農具。我們要問創辦這一所國民高等學校的教育主義究竟是什麼呢？我們且看該校的章程，便知端的；章程上第一條宗旨是本校養成高等農夫而易於開闢滿洲朝鮮爲目的。——這真是笑話極了！朝鮮已經亡了



國，不談他去；滿洲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向來沒有聽見說過中國對於滿洲有什麼一箇開拓的計劃，可是我們東鄰的朋友，已經代我們積極籌備了，我國四萬萬同胞，又應當如何感謝呢？

(B) 成人教育——即我國所謂民衆教育，不過情形大不相同——我假定戰後日本的成人教育主義，是經濟中心主義。我們已經曉得他們的成人教育，是十分普遍的，國內民衆，可以說，沒有不識字的，當然和我們對於民衆教育的設施，大不相同。我們所要辦的事業，是民衆識字運動，初步的民衆學校；民衆茶園；農民教育館……等等，因為我國一般民衆們，全是文盲，一箇字也不認識，普通知識，當然也沒有一點，我們方將要作初步的最幼稚的工作而不已；他們卻不需要此等工作了，他們對於成人教育的工作，是在鄰保館特設講座，補充成人知識的不足和提高其事業，所講者爲：(一) 產業組合——即合作社，現在各處設立者，已有一萬四千箇合作社，而日本鄉村數尚不及一萬四千箇，平均每



鄉村至少已有一合作社矣。(二)工業組合——授以各種職業的技  
能，如制作家具等；關於農事者，如改良農具及農作物等……

(C)婦女教育——戰後日本婦女教育主義，實在可以算得商業經濟  
化的主義。歐戰後日本國內各種社會上各種商業的經營，都充滿了女  
子服務的機會，其所以故，就是婦女教育都成功一種社會式經濟主義  
化了。普通女學校中的教科，大概分爲三科：(一)經濟科——其最大  
目的，在養成很適宜的「商人之婦」；或自身能自營商業買賣。(二)  
保育科——此項研究育養，無大問題。(三)家事科——與戰前所謂  
「良妻賢母」的家事科內容大大的不同了；現今則多注重在經濟生  
產方面，如養雞，養蜂，養蠶，……等等的家事生產。

現在已將日本在大戰前後的教育主義之變遷，約略的說過一遍了。茲特  
再總括的列一簡表於下，以清眉目：

名 稱 歐 戰 以 前 歐 戰 以 後



普通教育	軍國民主義教育	職業教育主義
成人教育	普及主義	經濟中心主義
婦女教育	良妻賢母主義	經濟生產主義

注——這一段說明和列表，都是記者爲求簡明起見，另外加添上去的。戰前戰後日本的教育主義，都說過了，目前日本的教育實況又是怎樣呢？茲就我所見到的，略述一斑如下：

(一)職業學校的推廣與中學校的改善——據日本教育人士說：現在日本一般人士的觀念，已經大爲改變了，從前一般小學生畢業後大多升入普通中學校去，因是，職業學校招生，非常困難，沒有學生；今則不然，職業學校招生時，來投考者，嘗五倍於學額；而普通中學，或竟致不足額，由是可見人心之傾向矣。

日本東京有一箇統計，失業的人數，約有二十萬人，其中有三萬人，是受過中等教育的，這三萬人中，受過農工教育者很少；受過商業教育者次之，大多



數的失業者，都是普通中學裏畢業生。有了此種關係，日政府認定普通中學有急切改進之必要，以及加增職業技能之刻不容緩，以後是凡普通中學，都必須設立職業科，並且日本政府出了一千萬元，爲中校增設職業科的設備費。

(二) 成人教育的設施——剛才講過日本的成人教育的設施，是各處特設講座，提高人民的職業，以經濟爲中心主義。不過最近有一箇統計，這一箇成功的數目，很足，以我們豔羨不置，就是日政府爲了成人教育特設講座，已經辦理的地方，有九十九市共五十八箇機關，全國共有講座數二百七十二箇，去年——昭和二年——共講有二千四百八十次，聽講的人數，有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人。

(三) 補習教育的發達——他們的補習教育，與我們也不同，此點不多述——約分兩種：卽職業補習教育與公民補習教育。前者尤重於後者，學校數與設備等項約爲四與一之比。凡來補習者，大都是在社會上已經服務之





人員，感覺學識不足，再來補充一點。有一次，我去參觀一所職業補習學校，校內規模很大，校門外足足放了有一百多輛人力車子，都是預備學生來回坐的；另外還有一百數十箇學生，乘鋼絲車由遠地來學的，學生中間衣冠濟楚如（Gentleman）者有之；短褐不完和各種工作的人也有，我當時不覺發生了一種疑問：「爲什麼這樣斯文的人和做工的人來學同樣程度的功課？」該校中指導者，答覆我道：如果談到書本上稍爲文雅一點兒的常識，也許做工的不如（Gentleman）；但是談到種種工作和職業方面，應具有的常識，彼此都很缺乏，故必須一齊學起……余乃心服！於此可見日政府對於補習教育之注重，大可驚人。據確切調查，全國現有補習學校數，爲一萬五千四百七十所，學生數爲九十萬零四千八百三十六人。全國補習教育經費爲一六四六三·八三九元。補習學校的數目，雖然不能算多，可是日本的地方很小，差不多每一鄉鎮，都占有一箇補習學校了。

（四）日本教育界最近的情形（A）青年思想的校正——物質文明過



甚；封建制度的利害，國內一切的樸素，簡單，自不得不日趨於華麗，複雜，加以世界各國的各種新思潮，新主義，如風雲之激盪，日本國內的一般青年，在一切精神思想方面，自然要起一種變化的；這也是不得不然的趨勢，因之，一般青年精神思想方面，所受的變化，卻有下列三種趨勢：（一）過激——即我國從前所謂赤化，——感受到赤俄的洗禮……（二）墮落——社會日趨華麗，咖啡館，跳舞場，電影院……諸種遊戲的地方，所在多有，物質文明，一天高似一天，一般青年，日夕沉湎其中，樂而忘返，自屬應有之事。（三）優遊——安樂的日子過慣了，青年不克耐勞任苦。日政府見到這種種不好的趨勢，立刻設法雷勵風行的來校正青年的思想，其辦法不外三點：

（A）教化總動員——即定出一箇時期來，全國上自文部省大臣，下至小學教員，人人出發，宣傳演講，並聯絡佛教徒基督教徒，用盡種種的方式，多方勸導，以期校正青年的思想；並且每一學校設一神社，每到星期日，全體須虔拜一次，主席還須講些精神修養那一方面話。此種教會禮拜式的精神校

正，實在有些近於愚民政策，不過在名詞上，比較說得漂亮一點罷了，於此可見日政府用心之苦。

(B) 組織青年團——強迫二十歲至二十四歲的青年，加入以受軍事訓練，說也奇怪，全國各地青年團發達得很快，組織完密，好像我國童子軍的設施一樣。其訓練辦法，有公民及軍事兩方面；其團體又有中小學方面及野山軍官方面。

(C) 檢視運動——這一項運動，是完全歸警察執行的。是凡遊戲場，電影院，咖啡館……以及公園內之附設有戲園者，一概不準學生入內，否則一看見有了學生的踪跡，即行逮捕，滿把抓去，因此那些消遣的地方，學生的踪跡，一天一天的沒有了，當我去參觀的那一天，還看見在公園的戲園內，被警察抓去七十幾箇學生，煞是有趣極了。

### 結論

末了，我還有一點兒結論，是要說的：第一我覺得日本一方面是保存固有





的道德和文化；——如信仰佛教之類……第二我覺得日本一方面還是努力物質的建設，和職業教育的推廣。

## 讀了五卷二期的本刊

丁·漱

翻開五卷二期的學生文藝叢刊，首先我讀到的，就是汪君蔚雲的近代歐洲文學思潮概略，汪君此篇，是參看過許多著作，當然大部份的言論是很有價值的，但是我對於汪君有一點意見！

汪君說：英國浪漫主義肇源於柯伯彭斯勃萊克三人，這句話未免太肯定了。我們須知道一種主義，在其未成功具體的計畫以前，應該先有這種思想。這種表現浪漫主義的思想，在莎氏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的戲曲裏，已經含有浪漫的色彩，如夏夜夢 Mid Summer Night Dream 就是最好的例證。在莎翁以前的斯賓塞 Spenser (1552-1599) 也有濃厚的浪漫色彩，莎翁以後的詩人米爾頓 Milton (1608-1674) 也是浪



漫作家的先鋒，就在十八世紀古典主義未傾倒以前，烏來浦 Horace Walpole (1717-1797) 烏來格非 Mrs. Anne Radcliffe (1764-1823) 伯西 Thomas Percy (1729-1811) 查托登 Thomas Chatterton (1752-1770) 已經都發表出他們的含有浪漫色彩的作品，柯伯那能做浪漫主義的肇源呢！查柯伯生於一七三一年，卒於一八〇〇年，他的年代絕沒有烏來浦他們早，由此觀之，汪君說他們三人是肇源英國浪漫主義的人是錯誤了。汪君應該在新浪漫主義以外加上一箇新古典主義，新浪漫主義走到極端的時候，全成了一些神祕空想的東西，就是新浪漫詩人德曼爾也感覺到這種高蹈的非國民的藝術，沒有藝術的文化的使命，故此因國民文化而犧牲藝術的就是新古典主義。這種主義排斥自然主義和新浪漫主義，高唱復古，照新古典主義者說，自然主義和新浪漫主義的人物都是受支配的，兩者都用科學的宇宙觀為基礎，否定人間思想的自由，不能達到真正偉大的藝術，但是提倡這理論的人，只有法馬幾箇人和愛倫斯特 Paul Ernst (18



601) 魯布林斯基 Samuel Lublinski (1868-1911) 休爾茲 Wilhelm

Von Scholz (1874-) [德]

我讀完這篇就翻到馮君謙成的哭李芝芬之墓，馮君我好像認識他似的，我也記不清了。他這篇文有點像清袁枚的祭妹文，文章流麗，我相信馮君的話，我老實說一句——也不是誇獎——馮君這篇定是用自己的熱淚寫的，我讀了好幾遍，文章內部的感情思潮，一定是馮君自己描繪自己吧？！

本期的新詩寫得很好的有汪君的獻辭，我最愛讀：

黑暗是無邊的啊，

我的憂愁也是無邊的；

黑暗是有限的呵，

我的憂愁卻是無窮！

讀了汪君這篇以後我對汪君有點希望，就是把詩裏面的英文字一律換成中文，因為在一篇中文的作品裏，加上一兩箇英文未免太失去我中國的





精神了，我最痛恨的就是刻着英文的中國銅幣，這種中英對照的銅幣，在香港看見是沒有關係的，因為香港是英國的屬地，在大中華民國的銅幣上刻上了英文，就好像中國是英國的殖民地一樣。

其他則金素珍女士的詩都很好，楊君安仁的詩有點歐化，陳君伯符的長衫很有詩的情緒，陸君有光的大作我也很愛讀。

但是我有一點失望，就是歸君的催死的歌，是更改幻洲上的一篇詩來的，我把原文寫在下面，和歸君的對照一下！

少女們誠然是輕盈誠然是美麗，

誠然是擁抱着她，吻着她，

可以安慰你生命的勞頓。

但是孤人啊！

你囊中有甚？

歸君把它改成！



少女誠然是輕盈，

雖然吻着她，擁抱了她們；

能暫時安慰你煩懣的精神

但是孤人啊！

你袋內有甚？

除了這段以外，還有一些，我也不便多舉了。不過我對於歸君這樣的換湯不換藥的行爲，很不表同情的，因爲這種行爲，有點近於偷竊，我希望歸君要改去這種行爲。

小說欄裏，我覺得張君鐵癡比黎君趙君張君作得好，黎君的那篇思想很好，所缺乏的，就是表現的能力不大充足。

提起筆來，寫了這們多的廢話，就在這裏告一結束吧。

## 笑的研究

蔡步翟



笑是人們固有的能，表示情感的一種，古人說美人一笑千金，所以周幽王因為要惹他的寵妃褒姒的笑，不惜百計施行，以求達到他的要求，畢竟到放煙燧戲集諸侯，才得她一笑，可見得笑是多麼有價值，多麼難得。現在把笑的種類分開寫來研究一下。

笑的種類有大笑，狂笑，癡笑，冷笑，哂笑，苦笑，慘笑，諂笑，媚笑，巧笑，微笑，頑笑，感笑，嘖笑，得意的笑，心裏的笑，這些。

大笑 這是有聲音的笑，心裏裝飽了快樂的氣，禁不住就大笑。笑時顴骨豎着，展眉露齒，金縷雙條都勒，發出的聲是哈哈。

狂笑 這和大笑差不多，但有些疎狂和無意識的色彩。好像這事情無所可笑，他也笑得亦悅乎。

癡笑 你做的事情不對，人家對你用着可怕的臉的譏笑，叫做癡笑。兩個武士相鬥，勝者他就癡笑說：「哈，再來呀！」

冷笑 你若比人家壞，或是有些錯，人家就哼的一聲笑你，無所長而自高。



自大的人，我們以冷笑之，這些笑叫做冷笑。冷笑有的用鼻音發聲「哼」有的則在嘴唇上斂一斂。

哂笑 比冷笑還要輕些，鼻音似發而未發，嘴唇似動而未動。

苦笑 人們到了很悲苦的地步，精神就有點紛亂，常常很苦的時候，自己發笑，像當做哭的樣子，來發泄苦氣。

慘笑 囚在牢獄的冤犯，沒處表白，只得對他的命運慘笑。

諂笑 若要得富大人貴大人的青眼，這種笑是不可不學的，你要得他青眼，不論他做的是些什麼，你只管大拍而特拍其馬屁，一定包你馬到功成。但拍馬屁也要有點工夫，你若只用讚辭褒他，那未必得他歡心，必調和一點笑，才不單調而會助它的作用，或是免用褒辭，見他的面就要好像看到你的祖宗一般，笑得蹲下去，也可以馬到功成。諂笑就是拍馬屁時的假笑。

媚笑 是弔膀子所用的笑，這在臉上並沒有什麼變更，只在眼睛上表情，好像秋波一轉，已經含有笑意，不一定在真的笑出來。



巧笑 笑時有露齒，也有含層的，或有酒渦，美可迷人，故亦曰美笑。

微笑 這是在嘴角上略略表出笑意。

頑笑 是無意識的笑，好像人家笑他也跟着笑，自己還是莫名其妙。

感笑 聽笑話或有趣的新聞，感觸而笑，叫做感笑。

假笑 心裏沒真的要笑，而裝着笑的。

嘖笑 一對情人，男的對她說：「你怎麼會生得這樣 Beauty」女的聽

了心裏實在說不出快樂，但不好意思表現出來，把雙目向他嘖罵，再在嘴角

上露笑，這種比灌迷湯還要厲害。

得意的笑 心裏很快樂正式的笑。

心裏的笑 和得意的笑沒甚分別，不過沒形諸臉，別人所看不出。

上面這些笑的種類而外，還有老幼笑的不同，小孩子雙頰的彈力很強，笑的時候豎得很高，眼睛差不多閉住，但年紀大的雙頰的彈力弱，笑時常有縐紋。



## 中秋月

林麒麟

依稀還記得那時是明月當空，普照着大地。

四處的樹影，花影，若明若暗的搖着。除卻秋風姊姊伴著伊在周旋之外，真是萬籟俱寂。

漂泊的人，值此良宵，百無聊賴，再也睡不著，起來徘徊；這箇月色，這箇多情而美的夜，蘊藏着溫香而明媚的天國清歌，可是漂零的我卻無端的引起了許多哀和怨。

「我這箇人，怎麼老是這樣多感慨，人家這種年紀，都是快快樂樂的，不知什麼叫做哀，什麼叫做怨，你卻留着中秋美月不去賞，留著美麗的街市不去玩，朋友們邀你去賞節，你不去，影戲院裏今晚映著著名影片不去看，卻在這萬籟無聲的孤月中徘徊！唉，時鐘十下了，老的，少的，貧的，富的，都笑臥在美之牀上了，你怎還在這兒孤獨的憂思呢？」多情的中秋月，引起我的悲痛，引起

我已往的生命的痕跡，居然睡不著的爬起來，對月問難，可是我又自以為這樣也沒有意思。

月對著我，我望著月，我的心弦在跳，無論怎樣我想起我的可敬可愛的媽媽，想起前年此日的中秋節。

這是前年的一回事了——

我家的門外掃得很清潔，一張小桌子擺在當中，上置着元寶，蠟燭，香料，還有圓圓的中秋餅，我一家兒三口，都在拜月，我的母親對什麼都誠心——尤其是對於神——她望著月婆婆，她合掌祈禱：「……自我夫西歸，早已無心於生，此賤軀尙苦苦存於世者，是專為林家一點血肉——我——耳！於是忍餓受苦，辛勤遭氣而不怨，只望神明能保護我家一切平安，順適，麟兒乖巧有志，早日發跡，以慰伊父於九泉之下……」

當晚我家點着格外光亮的油燈，廳上映出紅炎的祥光。我可愛的妹妹，跳著，躍著，比平常歡喜，咬着月餅對我望，我抱著伊，企羨她一種天真的可愛，同







時我又覺得她可憐；是啊！她實在不幸，她呱呱墮地的時候我的父親已是不在人間一箇月了，她不但沒有見過父親容顏，就是她的生活也過得簡陋可憐，可是她的天真靈敏，處處勝人，現在居然的長大了，媽媽見了這一團溶和之氣，心中稍慰，她正在微笑着哩！

月色也和今夜一樣的美，妹妹說：「月亮這樣光，媽媽怎麼不快樂呢？」我微微的向媽媽一望，是啊！媽媽的眼腔內已是裝滿着淚珠了，我的心撲撲地難過，我不敢問，可是我知道了：她老人家的希望還不止如斯的。我倆雖大一點了，可是一無成就。在她剛才的微笑中或者她回憶到以前的苦處，她一定是回憶到十年前我父親去世後的情形——

那時節我方九歲——是無知的——家中所遺下的不過瓦屋一間，親戚無一人——有，都在國內——一切喪事都由鄰家一姓張的代理，雖是這樣，但別人究竟是別人，那箇替你出力呢？我的媽媽好不焦急，幾次的昏了過去，目腫聲竭，眼淚乾枯，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鄰里來勸：「你不要太傷心，你要看



你的九歲的幼兒，和你腹中的寶寶——我的妹——罷！哭得厲害，要傷孕的……」

喪事畢後，我家就沉寂異常，往日尚有病牀上哼着的父親，現在只遺下壁上淒涼的遺像了。夜深人靜，常聞着悲切的哀啼，悲倒罷了，那日後的日子怎樣過呢？閻黨嫺不時的說：「天之絕人，何如是之甚，你看埔叔（我父親的名）自歸樂土去了。留下這樣一對孤女幼兒，又無甚可靠，實在不忍追想他們日後的生活啊……」另外還有一些輕薄的人，用譏笑的口氣說：「此後他們唯一的生路，不就是轉嫁他人，還有什麼……」

嘿！我可愛可敬的媽媽是這種人嗎？她雖是一箇無能的弱女，她的「志氣」卻比鐵還堅哩！她願作一箇苦生活中的一箇負有責任者。她將原有的房子租與人，收數元的租金，自己只在後進的小屋胡亂住住，開始買了許多家畜來養，以減少生活的寂寞，同時也可以得一點微利。我呢，自願到深山中去伐薪，有時找些家畜的食糧回來，這樣的就算補充我們的麪包問題。



鄰里有時也來坐坐，見了我家的餐食，我家的景況，有的頌揚着，有的表同情的悲哀着：「這種粗食粗衣，不難過嗎？埔嫂呀！你真是女中豪傑，將來不怕沒有希望，」實在那時我家裏的菜食，每日所買的，少有到一角錢的，魚肉之類，非在祭祀或什麼年節是不進門的，衣服自然更隨便了。

我豐潤的面兒，一天天的變成瘦黑了。鄰里見了，都說：「無父之兒，其苦如此！年齡小小，就要入山斫柴，日曬風吹雨來打，怎得不瘦不黑！」我媽媽聽了，心中好如刀割，眼淚如泉一般的湧下來！

日子過得更苦的，要算我可佩服的媽媽了。她跟著太陽先生一道兒起來，一直到晚上，可謂沒有安閒過一刻。天剛破曉就起來放一大羣的雞鴨，飼養完畢，立刻又順手打水洗那臭腥的雞鴨之棚，接着又是掃地……直到我抱着小妹妹起來時，她又洗米燒鍋的忙着人生大問題了。飯後，一陣的忙亂後，又是要洗衣服，補破衫啦！預備家畜之食料啦……有時人客來了，她又是要丟下工作去作應酬的工作，三餐的麪包問題，日常的穿衣用費……都是她



一人擔任著，我可愛的媽媽，此時真的做男做女的對付一切啊！

這就算嗎，還有，還有我難以對付的無知幼妹哩！她哇哇的啼著，振動了母親的心絃，夜半裏要吃乳，日裏也是天地不知的屎尿亂放，哀哀啼哭，怪擾人的——因為這才出世不到幾箇月啊！

在母親工作萬忙的時候，妹妹哭了。

心思混亂的媽媽，一面忙著不可不做的工作，一面又聽着嬰兒的啼哭，心如亂絲了。有時只得放下工作，過來抱着這嬰兒，無言自悲的隨着嬰兒痛哭一場罷了。「乖乖，別哭罷，安靜點罷，你的娘對你不起呵！無父之兒，有誰來照顧你這也是你命中造定的罷，你出世迄今你的娘也不會好衣美食給你。人家的寶寶哭了，有保姆來抱來搖，你哭，我只有給你自在牀上翻，人的是寶寶珍珍，你是無父遺腹之子……不要再哭了，我的心碎了啊！」小妹妹雖是不懂人事，她還是要這樣的說着，泄泄她的怨悶。可恨我那時也是不大明白人生的如何，沒有幫她的一切忙，現在想起來，真是心痛！



在這百苦千辛的生活中，我媽媽還令我上學，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誰也驚異，許多人都向她說：「你的兒子去讀了書，又誰來幫助你的辛苦呢？不如給他學些工藝，賺幾箇現成的錢，也省得你這樣勞苦。」可是她悲切的回答是：「未亡人所以苦苦尙存於世者，就是爲着此兒呵！伊父一生負着大志，要做人上人，不幸功未成，而人已亡，兒若再不學，將來以何繼其父的志氣哩！而我又活來何用，」語罷，淚不住落下來。

媽媽與我都柔弱多病，我每有病，媽媽日夜憂悶，寢食不安，求神許願的忙着，真是我身就是她的身。記得我十二歲的那一年，我得了一箇非常之病，一臥三十天，有時人事也不知的，你道我媽媽怎樣？那苦了，病後人家告訴我說：「你害得你的媽媽好苦呀！她爲了你這場病，心也急壞了，淚也流乾了，真是無日無夜，飲食俱廢，丟頭露面的橫衝直闖去求醫求神，人家幾日她是狂了，她常常對我們說：「我這心肝，若有三長四短，叫我怎……樣……呢！」」

媽媽有病，我也是哀哀的坐着牀沿不去，我看慈愛的媽媽，忽然沒有照常



忙她的工作，我看見慈愛的媽媽在牀上無力的呻吟着，我小小的心靈，好似被亂絲縛着一樣，哀哀的哭了，拉着慈母之手，用我哀求似的微聲問着：「媽媽，現在覺得怎樣了？好了未幾時才好呢？……」臥病的媽媽，默默無言，很悲哀的握着我的手說：「我兒，我沒有什麼，你出去經管雞鴨和做飯給妹妹吃罷！」她這樣的安慰我，倘若她的病自覺得是沉重些，她就心焦意亂的望着我說：「你要命好一點呀！神明保佑我無事，不然可真……真的你怎麼好呢？……」

這過去的一幕一幕，我不忍回憶的事，那多情的中秋月偏偏給我慢慢的映出來，我的足也不願徘徊了，我已無神的坐在地上了。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這正是我了，我不禁嗚咽起來，像嬰兒樣嗚咽着，一會我又不自然的狂歌了：





靜  
體  
文

★  
★  
★  
★  
★  
★  
★

天啊！是誰放下這不平等的種子？！

憂苦，零仃——阻我的前程，

深坑荆棘——挫折我的壯志；

我雖要奮勇向前，

——能力低，知識淺，

我雖要打破一切，

——惡社會，如盜賊。

終是立在十字街頭徘徊呵！

★  
★  
★  
★  
★  
★  
★

月兒雖很公平的普照，

天下的人們那有一樣的歡好；

欣喜悲苦各有一箇心腸，

三  
一



飄零的我，正在這兒憂忿悽涼！

★ ★ ★ ★ ★  
不成調的曲子，愈唱得我心如亂麻，我又感覺到了：

今晚不是中秋嗎？我怎會不在慈母身前，卻在這裏孤零我怎樣不能盡量的倒在慈母懷中，愛我的慈母，給我的慈母愛？我又怎樣不能盡量的發揮我的志和願……悲——「忿」——「哀」——「怨」——結做一團，我全身要跳不似跳，要叫不似叫的發洩不出我的痛苦，我的肌肉我的血脈都膨脹起來，而我的身子，飄飄的似乎另到了一箇地方，注目一視，啊呀！可愛的家鄉呀，我想得口渴的家鄉呀！到了。

月娘美妙的射着椅子上坐着的母親，和伏在她身邊的我的妹妹，她倆沉寂着。媽媽將手托在頰上，無言的對着明月，在深思着。妹妹玩着她的衣角，也似乎呆視着銀色的大地。我狂喜，我就要向前的抱着她倆，去安慰她。

「媽——妹妹出聲的叫停止了，我進前的足步。」媽，你想什麼？今天我們都



不快樂啊！哥哥不在家裏減去了我們的快樂，舊年的中秋，哥哥同我們一齊玩月，現在只有我倆寂寞的坐着，好不令人淒涼，媽媽！我要哥哥回來。」妹妹說了一大遍不快意的話。

「……」媽媽只管望着月，無心地沒有回答不知怎樣她可憐的淚珠又出來和明月相見了，這大約是聽了妹妹的話罷。

「媽媽，怎樣不應我？哥哥在學校裏，不知也這樣的思念我們沒有？現在他的身體不知康健沒有，我很掛念哩……」妹妹又急急的問。

「啐！你哥哥的身體一定很強健的，神明保佑着他哩！用不着你亂想。」掛念着我的媽媽，不願聽講我的身體怎樣的話，可是她又說了：「我也正想着你的哥啊！他爲着了要求知識，發展他的志氣，忍心地別了我們到異地去，我們孤零無靠，他也是一定同樣的在月下思念我們的……但願你的爹爹保佑着他的孤苦之兒，啓發他的愚塞，使他心地光明，學業早日成就，在社會上佔一席之地，光耀祖宗……這就是我對月娘所要求的。」



妹妹不大懂，只覺得是悲哀的話，她伏在母懷裏哭了。

我的心呀！這時再也忍不住了，難過極了。我急急的移步向前，要去謁見我慈愛的母親：「媽媽，可愛的媽媽！你的兒子很榮耀的歸來了……」

我媽媽二字方喊出口，眼前忽然一黑，月兒藏到雲中，甚麼也不見了。等到月兒再出來，我已滿面淚水，兩腳在狂跳着，指着那塊烏雲大罵，雖然我知道是幻境而非事實。

「幻想……幻境……」我很不願它是幻境的念着誦着，三角戀愛中的人兒，看了少年維特之煩惱要發一維特狂，「月下思親的我，看了這種社會，這種環境的阻人志氣，和自身的遭遇，恐是發一麒麟狂」了。我的五臟六腑在戰着，我的憂忿愈發洩愈多。「做人有什麼意義呢？」我又在狂呼我不成調子的哀音了。

★

★

★

★

★

★

月到中秋分外明，



隨體文

月到中秋愁煞人；

淒涼的明月呀！

我心中的哀和怨，

——你能否知道！？

★

★

★

★

★

★

我似失羣的孤鴻，在月下徘徊着。

仰望西北白雲深處，

——故鄉遙遙，

追思弱者的前程！？

——荆棘滿地。

我柔弱的心靈，起了咽鳴的悲鳴。

是在異域飄零！

★

★

★

★

★

★

三五



明月照着富人兒的高堂大廈，——我不企羨。

明月影着一切快意的空虛榮華——我更不願；

只因妄想要在污池裏找出一株純潔的蓮，

才使我扶着弱軀在惡社會裏掙扎。

★ ★ ★ ★ ★

哦！我要怨我是箇無能的弱者，

我要怨我沒有能力和惡環境開戰。

不！麒麟是很想做一箇時代的先驅者，

他也想和惡環境決一死戰，

不過，他是滄海中的一葉無舵之舟，

它非不近岸，乃是無引導者啊！

——或者希望之燐光已在暴風雨中熄了！！

★ ★ ★ ★ ★



月媽默默

是叫我不顧一切的前進呢？

還是叫我退步休息呢？

唉……

十八載春光空去也，

壯志何時酬！

★

★

★

★

★

★

噢！這種哀調幾時才唱得盡呢？不過我撫撫我的不幸之頭有些溼了，大約是露水下得很大了罷！回顧寄宿舍只聽得一陣陣的鼾聲發着，我茫然了。

「魂兮歸來！」

最後我唱着

一九二八年的中秋夜。

在豬欄頭的一夕

胡·希·聖





真正該死！雖是伊的脾氣不好，和我拌了兩句嘴，我負著氣先期進校了；其實也是受了生活的驅使，窮困的壓迫，要去混飯吃，到一箇山中去當教書匠了。

在民國十六年底舊曆新年，聯軍馮（紹閔）白（寶山）劉（寶題）三師的潰兵在徽屯一帶，已駐紮多時，不進不退，令人莫測。鄉下的人們雖有些早已搬家的搬家，蓋棚的蓋棚，預備躲避兵災。有些人呢，因為自去冬以來，見慣了丘八，以為他們總不過是「一往而過」，不必逃避。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沒有搬家，也沒有預備逃走。

我是正月十七進校的，因為那裏僻處深山，無異於牛角杪裏，外面的軍事消息，一時不能傳到；所以十八十九兩天的軍事行動，一些沒有聽說。有時消息傳來，半疑半信，只得令人驚心弔膽！

——馮白兩師開到績溪了。

——由鞏嶺開往旌德了。



——不是，是由叢山關開往寧國的，沿途劫搶，十室九空，從叢山關到揚溪，那裏見得著一箇人影……：

那時的我呵，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似的，不知怎樣才好！偏偏這幾天綿綿大雨，又不便出去探聽確信，——其實也無從探聽呵！

潰兵竄到山裏去了，牛角杪裏的風聲鶴唳，大有草木皆兵之勢，環境逼著我不得不逃走了。

走到相距十里的一箇朋友家，天已黑暗，就胡亂在他家住了一宵。

次日——二十一日——早上，還沒有得到過兵的確信，要想回家，又恐路上遇著逃兵，這真是「有家歸未得」呵！換到午後四時的光景，瞥見門外有箇擔夫，踉踉蹌蹌地走來，我就不由得問他：

——朋友，你從那裏來？

——不瞞你說，我是被北兵拉去挑擔的，昨夜逃到胡樂司，我爬牆逃走了。  
——那裏被拉的我急促地問。

——前晚馮白二師，約有兩萬人開來，城中駐滿了，一都從揚溪駐起，駐到叢山關；我是在揚溪被拉去的，真晦氣！

我聽了他的報告，真駭得面如土色，知家中一定變為兵窟了！可是家人不知在那裏避亂，或存或亡？——尤其是伊領了三箇孩子，怎樣逃走？縱然逃去，在這大雨滂沱冷風刺骨的茫茫大地裏，如何去安身？不是餓死，亦是凍死了！想到這裏，中心如焚，把「死」字置之度外，即大著膽，冒著險，跑回家看箇究竟，雖赴湯蹈火，也不顧了，還怕什麼烏兵！

提心弔膽地望外跑，十多里雞犬不聞的龍叢源，好容易走出口了，幸還沒有遇著一箇丘八！到叢山關外，碰著兩箇漢子擎著棉被出城，沒命似的逃走，嘴裏說：「有兵！有兵！」真把我弄得前進不得，後退不能，不覺駭呆了。既而鎮靜了一會，想著：不由大路進關，還是沿山脚走水關城，以免遇著丘八。那時天已昏黑，愁雲密布，北風虎虎地吼著，雨雖不下，路上猶濕濕地。在暗地裏摸索的我，真不知跌了多少交呵！





走進村口，隱隱地見著家家戶戶，門兒洞開，而屋中闕無一人。桌凳等物都拋在門外，稻草積滿庭中，一種異樣的蕭條景象，從暗中猶能辨別得出，我於是揣擬今晚村中還有兵住著，捏著把汗，一步一步地探到家門，遠遠地見著亮晃晃的一盞燈兒，放在窗檻上，裏面有「咕咕嚶嚶」的北音腔，和砧板切肉聲：知家中還是兵窟，那敢進去敲門！

從後門摸到前門，都是閉得緊緊的，想丘八爺們已在炊著晚飯，預備安息了。可是骨肉離散：老母和弱妹，這兩天不知躲在那裏？伊和孩子們，又不知在那裏受苦，或存或亡，真使我急死。

許是躲在村後的上園山上，我這樣想著，摸到上園山麓，在荒塚堆中碰著我底嫂嫂的母親，我即問她家人下落，她輕輕地和我說：

——真苦呵，兵在這裏過了三天，宿了兩晚了，我們都不能歸家。家中變為兵窟，什麼都沒有了……最苦的是秋仙，搯了泉兒逃走，忍飢挨餓，風吹雨打，聽說這兩天泉兒又出竄，肚裏餓得慌，連水都沒得喝，只是號哭。躲在別人家



草棚裏，有孩子哭，誰不討厭？她今日聽說是逃到大塢裏去了。澤兒倒早已躲在王上——深山中——小姨婆家，安穩得很。謝兒和觀蓮，都是跟著你母親，剛才他們和你老伯母，還是在那墓旁坐著，恐怕現在已回去，到柴房裏或豬欄屋中去安身著了。

我聽了她這一番話，私幸一家大小，還慶生存！又從土地廟摸回來，這時已夜深，黑暗得伸手不見掌。摸到柴房門口，拍拍門兒，輕輕地呼著「媽媽」不見聲息，知道他們不在這裏。又由堆稻草的廳屋門口經過，聽見裏面悉索悉索地響，我以為他們躲在這裏了，就摸進去找，悉索聲卻是從板屋——打稻具——內發出，我就把頭伸進去叫著：「媽媽！媽媽！」——不是，不是，是我底老態龍鍾底伯母呵！我問她我母親究竟在那裏？她說：

——你母親和兩箇孩子，剛才和我一起，由上園山爬著摸回家，因為一些看不見。她說她和孩子們到豬欄屋裏去耽擱，那裏也有稻草。我聽了她這樣說，我叫她不要做聲，也不要出來，給兵兒見了，可不是玩的。



我又摸到豬欄屋門口，不敢拍門，也不敢聲張，靜悄悄地站在門口聽著，裏面有柴草悉索聲，知道他們一定是在裏面了，即輕輕地叫了幾聲「媽媽」，她還不知是誰，不敢答應；後來她在門裏聽清了我的聲氣，問道：「是凡僧罷？」她即輕輕地把門啓開，讓我進去，復把門兒栓好，才和我坐到豬欄頭的稻草上，把她的火爐給我焚，和我敘著避難的苦況。——那時無知的樹兒，已倒在稻草窠中睡熟，蓮妹比他大幾歲，到底省事些，坐在稻草窠裏淌著眼淚。

——你進校的次日，就過不完的兵了！——步兵馬隊，大砲小槍，蜂擁而來，兵進了村，我們還以為不要緊，沒有預備逃走；後來兵來敲門，把門打開，才牽著這兩箇孩子走出來。——秋仙和泉兒，是在兵進村就逃去了，可憐她這幾天挨著餓，泉兒又出麻，真苦得要命！我有兩箇孩子纏著，兵去後要看看門，怕土匪，又不能去找她……我們逃得不遠，等兵去後，還能到家中去找些他們吃剩的鍋巴飯來吃吃，雖然也餓，還得好些……家裏的衣服什物，我們都沒有拿過，好些的都給兵拿完了，吃的東西也吃光了，雞栖裏的雞也殺盡了……



「撲通撲通！」聽著隔壁家中的傾筐倒篋聲，我倆的心兒碎了！

——女人被他們見了，就要上當，男的見了就要拉夫，——你真僥倖，這幾天不在家，我倒把你放下一頭心事……

母親雖然這樣滔滔汨汨地敘著兵災之苦，我卻在記念著我的女人和泉兒，打算出去找尋他們，可是我的母親硬不許我出去。她說：「兒呀！你今天冒險回家，僥倖沒有遇着兵，如再出去，被兵捉住，如何得了？況且在這三更半夜，他們躲在山上，——不知是那座山，你到那裏去尋，那裏去找？」我聽了她老人家這一番話，只好不去，可是心中如滾油澆一般！坐在稻草上，如坐針氈，那時如有盒子砲在身邊，恨不得跑回家去，把那北軍一箇箇的打死！

想著，想著：那悽苦，怨恨，孤寂，憂憤……一齊攢上心頭。在這當兒，忽然聽見對門伯母家廚房內，有摸索聲，物件相碰聲，掀鍋蓋聲，婦人走路聲。一會兒，又聾又瞎的老伯母，摸到我們的豬欄門口來拍門。叫著：「凡僧！凡僧！開門！開門！……了不得，我家雞栖裏的雞，一隻也沒有了，都給兵殺盡了；鍋裏的水，都油





透了，許是烤雞的呵……開門！開門！……唉！我的寶貝雞……凡僧開門！開門！

……

我真可惡極了，又不敢聲張，只得輕輕地在門縫裏和她說：「你快回去，快快到板屋裏去！門是開不得的！天要亮了！兵要起來了，給兵看見，如何得了！——人都是要死的，何況那雞兒？快回去，快快回去……」

她只得摸回板屋裏去了。果然，她總不過摸到板屋的一刹那，我即看見門縫裏有火兒照進來，門外有步聲，一時駭得不敢動彈，深恐他要來打門。細聽他在隔壁毛廁上屙了尿，復進屋去了。原來是一箇兵起來小解呵！僥幸他還沒有敲門，他還遲來一步，沒有碰著老伯母。否則我們要……

不多一會，東方還沒有現著曙光，就聽得隔壁我家裏的丘八爺起來了：取柴炊飯聲，呼朋喚侶聲，馬嘶聲，剗鍋聲，馬蹄得得聲……都先後傳到我們的耳鼓裏來，知道他們已開差了。

等到家裏一點聲息都聽不見了，——那時天已明亮——知道丘八們已



開盡，才敢放開膽來，走進家去看看。哎喲喲！那裏還成箇什麼家！——堂前桌椅，都拖在一旁；兩邊板壁下的稻草，破衣，舊裳，被褥，馬糞，人屎，吃剩的飯，鍋，碗，筷……亂七八糟地陳列著。火光灼灼的一箇大火堆，是他們造飯烘火的，這時正要燃著稻草和衣裳了，險些兒火燒屋，如我來得遲緩一步。我即趕忙舀了幾杓水，把火潑熄。

走上樓去，滿房滿地的破衣爛裳，高高地堆著。櫥櫃上的鎖，無一幸存，稍微值錢的衣服首飾……等，盡行被他們拿走了，抽屜都是空空如也，俯伏著睡在地上。書籍如撒種子一般，狼藉滿地，不堪駐足！滿室陰慘慘地，毛髮爲豎，恐怕家裏還藏著兵，或門外還有兵進來，即趕忙下樓，到院裏把院門門著。那知一到院中，見一對黑漆漆的門兒，並排著睡在地下。剛在上門，突然門外撞進一箇灰色動物，——是住在隔壁人家的——拿著手槍，一見了我，即喊著說：「小狗入的，老子一槍打死了你！」那時的我，真箇駭得魂不附體，沒命地奔逃，三步併做二步地奔上高高的石階，七彎八彎地由後門脫險，躲在上園山



脚的一間破屋裏喘息著，心兒跳箇不止，再也不敢回家了！

把氣兒透轉了，打算由上園山去找伊——我的女人——剛走到山上，遠遠地見了一箇「鳳陽婆」似的婦人走來，頭髮蓬鬆，容顏慘白，哭喪著臉，狀殊狼狽：那不是伊嗎？伊一見了我，卽哽哽咽咽地哭訴著逃難之苦：

——這幾天內，從張家塢爬到麻雀凹，又由麻雀凹翻到丑山大塢，揩著泉兒，冒著雨，忍著餓，晚上在人家草棚裏兀兀地坐著。可憐泉兒又出痧，發著熱，只是哭，那裏有茶喝，只是喝些冷水罷了……

——泉兒現在那裏？我看著泉兒不在伊懷裏，忙著問伊。

——現在海伯娘家草棚內，他睡著了，我來的時候，我因餓得慌，聽說兵去了，回家去找些吃的東西，再上山去。

我卽把我剛才遇兵脫險的事告訴伊，伊很爲膽怯——一面爲我傲幸，也不敢回家了。伊叫我也上山去，我倆就一同回到海伯娘家草棚裏躲著，還在她家弄了些稀飯充飢。



晚上睡在草棚內，伊老是嗚嗚地泣著；這時草棚外的雨，仍是潺潺地下著；伊底淚泉和草棚隙裏漏下來的水，一樣滾滾地流著。我只得安慰伊說：「不有極端的破壞，那有簇新的建設？現在軍閥的末路不遠了：聞革命軍已到深渡，不日要來我續了。——我們就可以歸家了，祇是哭有什麼益處。」

可是伊感想到：日來逃難底慘狀，飽受驚慌底恐怖，泉兒出痲底痛苦，忍飢挨餓底難過，家物被劫底損失……縱然丘八從此絕跡，回家一無所有，怎樣度日？想到這裏，那能禁得住伊底傷心？那能止得住伊底哭泣？

在淒淒寂寂的深山中，在渺渺茫茫的黑夜裏，草棚外的雨愈下愈大，伊的清淚也越哭越多，一樣簌簌地如注地落下！

十七年五三紀念脫稿



文



## 祀眼光神誕記

楊樹

古曆四月二十日。相傳爲眼光神誕日也。每屆是日。邑之愚夫愚婦。皆來祀於廟。以求庇焉。丙寅歲。是日之晨。楊子與友解君出遊。路經廟前。見重門洞開。行人絡繹。持香楮。蓋致祀於眼神者也。乃相與往觀。甫入門。聞鐘鼓之聲。管籥之音。不絕於耳。再進。則華燭高燒。篆煙糾縵。獻者獻。拜者拜。脊弓而腰折。首泥而角崩。觀其狀。若甚謹者。以香靄襲人。眼簾霧障。不可久留。遂退。歸而不禁有感於中人之祀眼神者。求目之。不盲也。殊不知目之盲。無足患也。所可患者。盲於心耳。嘗見廁身社會者。流見利祿。生貪得心。見寵榮。生敬羨心。見賢能。生嫉妬心。愁眩昏亂。是不盲而盲也。若夫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貨賄不足以誘之。勢焰

一



文

不。足。以。奪。之。聲。色。不。足。以。惑。之。則。雖。盲。而。不。盲。也。夫。明。者。見。禍。於。未。萌。見。幾。而。後。動。豈。在。目。力。所。及。哉。不。然。舜。目。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何。得。失。興。亡。之。迥。異。哉。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語。云。公。生。明。福。生。暗。蓋。盲。於。目。者。其。害。小。盲。於。心。者。其。害。大。不。盲。之。盲。豈。不。甚。於。盲。哉。人。與。其。視。眼。神。也。曷。若。祀。其。心。之。神。乎。然。此。亦。考。風。問。俗。者。所。不。可。不。知。也。因。敘。其。事。以。記。之。

## 放鳶記

解。澥。

課。餘。歸。家。讀。書。方。倦。聞。有。聲。自。外。而。來。者。出。視。之。諸。友。喧。呶。至。攜。一。紙。鳶。顧。余。而。笑。曰。子。亦。樂。此。乎。曷。同。往。觀。之。余。方。倦。於。讀。遂。許。之。是。日。也。天。晴。雲。開。風。穿。樹。有。聲。相。與。適。諸。郊。乘。風。縱。鳶。而。上。凌。虛。若。定。不。傾。不。搖。仰。觀。其。他。則。如。雁。如。鷹。高。懸。天。際。者。多。不。可。具。狀。聽。其。聲。如。管。如。弦。或。斷。或。續。若。九。天。之。奏。雲。璈。也。然。皆。不。鳶。若。鳶。之。狀。神。采。飛。動。宛。然。如。生。鳶。之。聲。清。脆。幽。逸。高。下。有。致。於。是。吾。儕。傲。然。自。喜。狀。鳶。之。狀。和。鳶。之。聲。相。與。談。笑。以。爲。樂。亦。不。注。視。於。鳶。矣。是。時。日。

二



文

暮風烈狂飈，一過而驚已斷線。去追之里許，乃獲見。則已墮於溪中，曳而出。紙裂而骨損不復能高舉矣。余乃嘆曰：甚矣鳶之不能自立也。憑藉風力，翱翔雲表，端賴一線之牽繫。風烈線斷，遂不自主。自霄漢而墮泥塗，可為倖進者戒。然吾輩仰願而笑快然自足，固不知鳶之將墮也。曾幾何時，變歡樂而為太息。吾於是嘆悲歡之無常焉。

## 說馮諼市義

舒賜興

戰國時有馮諼者，為孟嘗君市義，人皆稱之。吾未敢以為信也。夫義者宜也。韓子云：行而宜之，謂義。馮諼果知義也者，何不勸孟嘗君行義於齊，蘇民困，厚民生，使齊國之民咸欣慕而愛戴焉？義聲之所播，斯為宏遠矣。乃不知愛全齊之民，而僅愛區區食邑之民，矯命焚券，民稱萬歲，是沽恩也。是要譽也。是營私自利之舉也。烏得為義乎？雖然，馮諼之市義，不足為訓。其對於孟嘗君，可謂盡忠者矣。其對於薛民，更無遺憾矣。獨此市義之名稱，未免開似義非義之端耳。

三



奚足爲後世訓乎。

### 韓信論

王棟

韓信破齊後。自請假王鎮齊。漢王大怒。張良躡其足曰。漢方不利。汝能禁信自王乎。漢王曰。大丈夫佐命定天下。真王可也。蒯通窺其隱。乃請信叛漢。自王。信不之聽。卒見殺於漢。噫。信謬矣。夫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見疑也。而後禍及之。信之竭忠。高帝不如文種之於勾踐。文種尙以精忠而見誅。則信何能逃其禍也。蒯通知信必受禍。故勸其自王。洵信之知己也。而信不之察。自謂有功於漢。以解衣推食爲可恃。豈知奸雄將人。皆用此術待敵國。已破則已。亦隨之而滅矣。爲韓信計。常蒯通進勸之時。卽披堅執銳。叛漢自王。豈不甚善否。則執蒯通而殺之。以表其忠。二者非能兼全也。乃信以見疑之軀。不能有乾綱之斷。安得而不敗哉。嗚呼。以信之才。遠過諸人。徒以志之不決。致招殺身之禍。吾人處世。可以鑒矣。





文

## 裁兵說

戚宗光

兵者國之基礎也。平內亂。禦外侮。拓疆土。保地方。皆惟兵是賴。以故衆則強。寡則弱。優則勝。劣則敗。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矧丁茲叔季之世。危急存亡之秋。強吞弱肉之際。且練之不暇。何能裁之耶。雖然。所養之兵。徒多而不精。一旦糧餉不繼。勢必譁變。釀成莫大之禍。在財力雄富之國。兵多尙可無慮。若我國民窮財殫。國庫空虛。而養此百數十萬之兵。餉有不足。至截留地方賦稅。甚且借外債以濟之。其爲禍。何堪設想。語曰。兵在精而不在多。此言兵之不必多也。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此言不戢之可危也。誰乘國鈞。其亦知裁兵爲救國上策。各急起圖之乎。

## 說廉藺交驩與趙之關係

周召南

古者論立國繫乎人。卽所謂國以人存也。然人貴乎和。方得使國有所繫。否則

五



徒以人見亡耳。原廉藺交驩。可以知之矣。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有攻城野戰之功。拜爲上卿。藺相如者。爲趙宦者令舍人。以口舌之勳。亦拜爲上卿。位廉右。廉恥之。不忍爲之下。而相如以國家之急。不與較。廉亦自悟。負荆請罪。卒相交驩。爲刎頸交。斯二人者。均趙之棟材也。一以文著。一以武名。互相計議。以利國家。故趙倚爲左右臂。強秦虎視眈眈。而未敢加兵於趙者。以二人在也。若鵠蚌相爭。則勢不兩立。秦乘隙而來。趙不國矣。故二人能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者。交驩之功也。其關係於趙。豈不大哉。厥後漢有呂氏之亂。幾於亡國。平勃交驩。而安劉氏。此交驩而興國者也。宋司馬光與王安石相爭。有新舊黨之別。相排相謗。終致宋於滅亡。此不交驩而致亡國者也。據此觀之。交驩實爲興國之先聲。國內既靖。尙憂神器不鞏固哉。然觀今日國內諸公。意見分歧。以致相軋。彌演彌急。國是日非。昧昧於廉藺交驩之已事。何哉。吾真百思不得其解矣。

## 倫敦尊孔會感言

解吉昌



文

近閱報紙。載倫敦有華僑某君開會尊孔。與會者爲波斯公使。及其他西士。知近時歐化。漸進孔教。誠盛舉也。吾不禁有感於中焉。夫孔子承先聖之後。而集大成。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人苟得其餘緒。卽可以終身行之。昔子貢言事仲尼。如渴持壺杓。就飲江河。腹滿而去。不知江海之深。非譽言也。故我國人士。無不崇拜焉。猶外人之信仰耶穌者然。然外人之來吾國傳教也。於各地徧設教會。盛稱耶穌功德。講演基督教義。來吾國之牧師。嘗數十百人。宣傳之技能。幾於有口皆碑。其政府歲糜之費亦頗巨。而我國人能從之者終鮮。今者倫敦之舉行斯會。可見孔子之道德。泰西人士猶或知之。若我國之在彼宣傳。固未之前聞也。非孔子所謂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耶。烏乎。此殆天屬其衷耶。前清末造。文廷式至俄。而北方知中國有聖人。與今日倫敦之會。如出一轍。若有莫之爲而爲者。此固非基督教徒所可希冀。蓋宗教之與儒術。異也。孔子之欲履九夷。雖有感而言。今乃使崇拜若是。是其道信歷久而彌張矣。雖然。尊孔者如兩手捧土附泰山。山不爲加高。而在仰止之殷。雖不能至。然心

七



嚮往之。自有不容已者。值此南北統一。訓政開始。對於民族。宜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以恢復舊有道德。若誣罔聖訓。則彝倫攸斁。種族且滅。貽外人非笑。其關係顧不重耶。今之人動曰。孔子遵帝制主義。其學說與革命不同。要知政體隨時變更。孔子固聖之時者也。使孔子生今之世。必不至泥古而非今。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吾於孔子。可斷言之矣。且孔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執是說也。又何嘗不同情於政治革命乎。故願吾國。提倡禮法。崇尚道德。以昭聖訓。庶幾可以蘇四海。而福全國。不然者。將有愧於海外人士矣。

### 書張氏義犬救義僕事

鍾國基

清代有張氏者。介夫其名也。官別駕。有僕曰丁。面黑身頽。巨癥自頤。至額若連錢焉。介夫嘗曰。此義僕也。介夫家三原之東村。離城三十里。中隔大山。茂樹惡木。嘉葩毒卉。雜亂而爭植。一望而知有猛虎蟠。蛇虺游也。光緒癸巳年間。虎患



文

暴發村人過此山者必夾隊而行某日夫母疾乃延醫診治命速藥村無藥肆必購諸城時已薄暮他僕慮虎患皆不敢應命丁獨奮然請往適其家豸犬一身純黑壯偉如犢性猛甚蓋獵犬焉獨馴於丁出入必偕丁之往購藥也犬隨之既買納諸囊歸戴月以行抵山腰虎自林中出丁見之駭登樹虎舞其爪怒其目猛撲丁未獲犬急齧虎腎囊虎負痛掣犬跳前山方虎之撲丁也樹爲之折壓丁迨虎去乃力推而起皮破流血不已敷以沙土乃止歸後介夫見狀駭甚主母服藥愈丁尋亦愈越日得死虎殭於山犬亦如之惟首仍綴虎之膺下丁感犬恩埋之虎則懸示於市云

鍾國基曰丁之冒險而救主疾非義僕哉犬之遇險而救僕非義犬哉曾聞古人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語犬詎知之舍己之生而救僕猶救主也主無藥則不生僕無犬則必死以賤微之犬而救二命余名之義豈謬語哉

## 學戰說

江鴻濤

九



文

歐洲列強之戰。與夫我國南北之戰。是皆有形之戰。而出於大勢之不得已者也。乃有無形之戰。不操戈。不持盾。不煩一卒。不折一矢。戰場方三寸。戟矛長一尺。國家平安。而戰自若。風雨霜雪。而戰不休。不令戰而自戰者。果何戰歟。所謂學戰是也。夫學。國本也。四民不可不具。四民不學。而欲戰勝他人。是舍本而齊其末。罕有不顛蹶者。何則。古有戈矛弓矢。今則易爲槍礮炸彈矣。古有戰船兵車。今則更而爲飛行機潛水艇矣。而槍礮。而炸彈。而飛行機。而潛水艇。果何道而能製造之乎。曰。非學理精深。不足以致此。是則學爲有形戰爭之基礎。戰之所以勝。賴乎學之精深。戰之所以敗。咎在學之闕陋。兵之戰。實學之戰。兵戰之勝負。實爲學戰優劣之表現。學而優。能製銳利之器。以攻人。故戰可以勝。學而劣。無發明造製之能。故戰鮮不北。是故學戰。基於兵戰。中國人數四百兆。都督膏然。若在夢鄉未返。然。偷生中國。不能列戰於環球諸國。用器多古陋。戰具不精良。國家所以奄奄日衰。戰爭所以動輒致敗。日而行。月而往。年而積。墨守老態。長此不變。異日中國之瓜分。責不在兵卒之不強。而學生之學不能戰勝人。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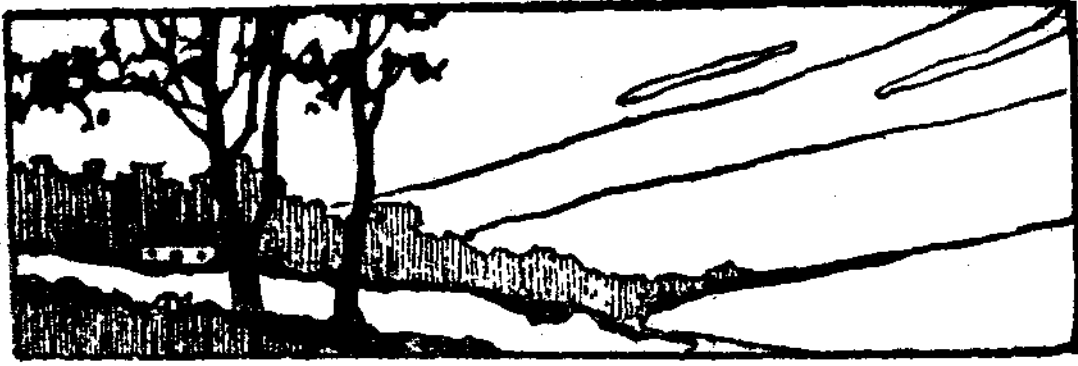
文

實尸其咎也。質諸同儕。擬將如何。

## 記我校之桂

吉良純

我校原爲試院舊址。科舉時代。甄拔人才之所也。中植桂杏各一。東杏西桂。兩相對峙。雅有聯芳之美。祥昭高捷之徵。植此之初。蓋一則祝鄉試折桂之休。一則爲會試探花之兆。迨至清末。科舉停。學校興。斯地改爲駐軍與辦學之用。旣已不復舊觀。而東杏云萎。亦莫尋其舊址之所在。惟斯桂也。枝葉葱蘢。依然榮茂。每當金秋。八月之際。桂子盛放。之秋。金粟盈枝。芳菲馥郁。吾儕學子。偶遊其下。輒覺香氣撲鼻。胸懷爲之一暢。蓋得斯桂之助者多矣。雖然。吾不能無感焉。夫時局滄桑。瞬息萬變。河山易改。古物難常。故夫昔日之楚館秦樓。今日之頽垣碎瓦。今日之瓊蕤玉樹。昔日之斷梗荒榛。興廢盛衰。相尋無已。有不隨之以變遷者。幾希矣。獨斯桂也。植於清初。迄今已二百餘年。而猶是欣欣向榮。閱時變。冒霜雪。巍然於今日。雖科舉之已廢。東杏之云亡。而獨能不與之以同腐。其



耐久之性。方之六朝老松。亦何愧哉。且我校既爲試院之舊址。今日諸師之培植學子。亦猶當日試官之甄拔人才也。倘諸學子於此時此地。努力前進。則他日得以學成返里。亦未始非此桂之有以兆之也。然則以百餘年來之古樹。而不隨時局以變之者。於斯桂之耐久性。固有足嘉。而又勵我等以折桂之徵祥。是焉得而不記。

## 種松說

李芬

松植物也。大者高數尋。其功用頗廣。可以建屋宇。造橋梁。製器具。及作薪之用。故人恆種之。種之之法。先將松毳曬乾。擊出其種。盛於簍。然後播之於已疏鬆之士中。經八九月。松長尺許。乃分種之於他地。復經數年。卽成林矣。嘗考其皮如鱗狀。其皮色赤褐。其葉狀似針。或二葉或三葉五葉爲一束。其榦紋甚明顯。每年生春秋二層。吾人觀其紋。卽可知其年齡。其功用種法及生理如此。然其性能耐寒。雖至隆冬霜雪交降之時。草木俱枯。松則愈顯其蒼翠之顏。蟠屈之





文

形點綴其間。儼若有特顯其奇者。嗚呼。松經霜雪而不凋。可謂植物中之能卓然自立者矣。然則吾人觀於松。豈可徒知其功用之偉。生理之奇而已耶。

## 種花自述

陳啓標

予性好花。凡花之奇異清美者。靡不羅而致之。而尤喜自種。蒔藝之法。雖不甚精。然亦略通其門徑焉。故家園之內。花之種類。不下百千。皆數年來所手種者也。課餘之暇。輒詣園中。灌溉耘鋤。爲花服務。不辭勞苦。習以爲常。人皆目爲花癖。而不知吾之用意。別有在焉。蓋吾人久居於課室。日事筆硯。鬱鬱極矣。不有玩賞。何以舒懷。夫旅行名山大川。固亦一時之快。然曠時耗資。跋涉長途。吾因學之輩。焉可常有是哉。惟花則不然。相對咫尺。朝可賞之。夕可玩之。不特足以抒鬱。更足以增逸興。其益身心。非淺鮮也。予所種者。不拘種類。培壅適度。灌溉以時。而發時皆爭妍鬪豔。各擅其勝。如菊花海棠。花之清美者也。玫瑰芍藥。花之豔麗者也。五色繽紛者。牡丹紅杏也。隅座聞香者。臘梅茉莉也。桃花灼灼。蓮



文

葉田田。種種宜人。更難舉。若夫爲惜花而起。早或拈花而微笑。或對花而賞。月。或開筵以賞花。雅興正復不淺。雖種花之益。不若種禾木之普大。惟是藉此。以自娛。消愁解悶。詎不可哉。

## 雙十節紀盛

劉愚

十月十日早餐畢。予入市。見夫國旗高懸。各界休業。始憶本日爲民國告成。吾人脫離專制而躋共和之日。乃返招同學三五。漫遊街市。友人徐君曰。回溯民國成立。十有五稔矣。首義諸烈士之所以不惜捐軀斷脰。堅持到底者。不過憤彼滿虜之虐待吾民。思一援手。出吾民於水火。而登諸衽席也。乃鼎革以還。豺狼當道。狐兔縱橫。滿目荆棘。民無寧歲。換湯沿藥。變本加厲。馴至吾人田園。廬墓。變爲丘墟。父母妻子。蕩析流離。共和之幸福。究安在哉。年年是日。徒鋪張揚厲。耗財費時。犧牲一日光陰。之代價安在。祝內亂之早寧歟。則舉國滔滔。靡有已時。慶外患之不作歟。則強敵壓境。刃將及頸。况夫英日蠻橫。封豕長蛇。萬



食上國。罔顧公理。屠殺同胞。視國人如無物。滬粵薄漢。至再至三。南京路之血痕未乾。龍門浩（重慶慘案發生處）之慘劇續演。奇恥大辱。莫甚於此。將全國舉哀。弔死難諸烈士。紀念此空前大恥辱之有哉。國慶乎。國恥而已。言下相與唏噓太息久之。前行至公園。見人山人海。絡繹奔赴。則新劇臺上正排演新劇也。劇名雙十節。佇觀移時。復由原路回校。晚間提燈遊行。余亦與焉。軍樂前導。行歌互答。燈光迢迢。如萬點明星。幾疑此身置之天外矣。興盡返校。拉雜誌之。並紀途中徐君之感。以警國人。

## 無腸公子傳

曹雪香

澤國有公子。不知始何名。人因其無腸。遂以是爲號。公子聞之曰。甚善。名我國當因捨其名。亦以自號焉。性矜傲。好逞武。身被堅甲。手持雙戟。橫行江淮。固一時之雄也。嘗自負曰。澤國之亂久矣。羣雄割據。各霸一方。欲佔地盤。匪武不克。秦始皇之併六國。拿破崙之吞全歐。亦猶是也。於是奮其威武。自同藩籬。甚或



文

結隊爭雄。行蹤飄忽。江湖草澤之間。固無敢偶撓其鋒者。每值秋高氣爽。公子則恃其堅銳。乘勢而出。以爲時不可失也。孰意好勇以逞。恣意橫行。銅山西傾。洛鍾東應。部屬倒戈。一敗塗地。無駐馬之坡。走潢池之外。大事已去。其謂之何。然猶雄心未死。汴洛之浪方平。漢水之波繼起。將軍叱咤。池魚遭殃。殺氣憑陵。子子受禍。干戈擾擾。聚而爭鬪。垂涎之漁父乘機而入。擄公子及其敵黨而去。投諸鼎鑊。同歸於盡。回憶昔日負固自雄。其所恃者。果安在哉。蓋有勇無謀。兵家所忌。公子素號無腸。其身死人手。爲天下笑也。誰曰不宜。

### 擬新塘商民協會開幕祝詞

并序

鍾國基

維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爲增城新塘商民協會開幕之期。一時嘉賓雜至。少長咸集。誠盛舉也。敝校同人等厚蒙寵召。幸何如之。不思鄙陋。爰擬蕪詞以祝之。曰：盼茲危局。大劫灰飛。民皆蹙頞。霸暴頻施。蹂躪商民。悲不勝悲。言念及此。曷禁



文

嗚呼。我鎮諸公。積極維持。組織協會。不日成之。願我商人。念茲在茲。以商救國。爲百粵輝。實行革命。電逐風馳。促進統一。努力及時。掃除軍閥。固我國基。鋤奸劑佞。共協肩仔。爲商界之標準。兮。作後世之津梁。救國家於貧弱。兮。立勳業於無疆。

### 祭亡友俞鶴聲文

湯效宗

嗚呼。人生天壽。不足戚奇。天之苛人。豈獨吾子。上有高堂。下有弱妻。何如今者。遂忍而逝。曷爲使我。淚墮如糜。君之生平。吾猶能憶。擅長數理。雄冠儕輩。師輒稱賞。君容不傲。君好運動。馳騁如矢。觀者歡呼。君不作語。不意數月。遽殞強軀。氣概雄偉。筆墨難期。神州混混。旦夕危亡。以子之博中興之才。吾誠不解。天奪子軀。誠不可測。我又何期。傷心往事。愴然慘悽。杯酒誠祭。聊舒我悲。

### 遊狼山記

周召南



文

去通城十餘里。有狼山焉。峙立江濱。名冠江淮。余欲遊而未果者數矣。今年仲秋晦日。始與二三知己往遊焉。是日也。天朗氣清。風和日暖。出南郭。見四野蕭條。百卉凋零。途經倭子墳。曾公祠。爲歎歎者久之。少選。抵山麓。石徑崎嶇。曲若羊腸。頗艱於步。行至山腰。有亭翼然。名曰山腰官關。時疲甚。遂稍憩焉。後復前進。至山之巔。上有寺。紅男綠女。焚香拜佛者。絡繹不絕。至大殿。火光燦然。香煙繚繞。目爲之迷。寺中有支雲塔。余等造最上層。憑欄遠眺。浩浩江水。共天一色。江之南岸諸山。歷歷在目。俯視地下。村落錯雜。屋小如覆箕。途中汽車往來。鬚鬚狂犬急奔。其方罫如棋局者。鄉間田畝也。蜿蜒如帶者。田野流溪也。天然之景。一目了然。洵足樂也。已而下塔。遊白衣菴。望海樓。大觀臺。諸勝。氣象萬千。不可勝述。流連有頃。夕陽西下。余等乃緩行而歸。迫以時間不及。未能一一遍覽。殊爲憾也。

## 鐵將軍傳

余裕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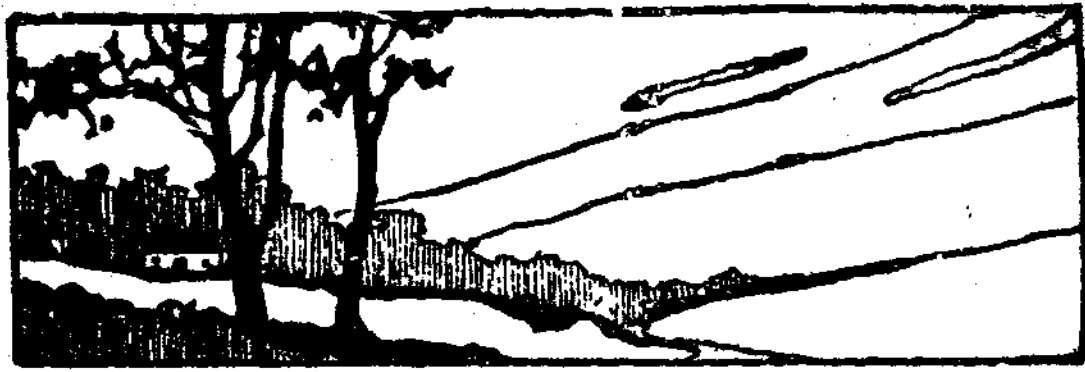


將軍不詳其姓氏。不卜其里居。曾聞周穆王因寶藏之看守無人。必有誨盜之患。乃不惜勞心焦思。索隱鈎深。而得鐵將軍其人焉。將軍生平剛直。絲毫不苟。不陵柔弱。不避強悍。其一種鍛鍊之精神。孤介之性質。雖歷風霜而身不寒。雖經年月而目不瞑。長於看守。又長於信用。凡物類已經將軍看守者。必得將軍本身符節以爲之證。方始首肯。否則將軍不許。故倉廩府庫門戶箱櫃等類。有將軍在前。雖珠玉堆積。衣食充盈。保無毫髮之失。卽遇暴戾之徒。要求迫脅。而將軍操持堅定。矢心靡他。力能勝則已。力有不逮。寧爲玉碎。無爲瓦全。世人見將軍堅強不屈。鐵面無情。遂以鐵將軍名之。嗚呼。壯哉。將軍身不滿五尺。而心雄萬夫。論其智不如良平。論其力不如育夏。獨其勇敢之氣。竟能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此將軍之所以難能而可貴也。特傳之以褒揚於華夏。

## 齊雲山記遊

余裕漢

民國十年夏。余病瘡。二旬弗愈。父母乃爲余許願於齊雲。越二年。高小卒業。始



文

往拜焉。斯時也。池荷淨盡。籬菊盛開。野闊天高。風清氣爽。同伴五六人。晝行夜宿。達三日。始抵山麓。麓之右有石碑一。高及數尋。勒齊雲仙境四大字。旁有泉。則沐浴處也。以手探之。其寒澈骨。似非溫泉。經石碑而上。俱石級。約可十餘里。左右竹樹叢生。高可蔽日。中有登高中和。凌風松月諸亭。忠烈西廂諸巖。第一仙。第八仙諸閣。淨米宮。溪山第。玄天福地諸廟。筆不勝記。而皆深邃幽秀。無處不奇。內或塑以神像。氣宇森嚴。令人起敬。其石之或隆。或窪。或環。或搏。巖穴之幽邃。岫竅之深透。堆阜之突怒。岡岳之嶙峋。爭爲怪狀者。更難以悉數也。又前行爲珍珠簾。壁立千尺。草木稀少。光明奪目。酷肖懸簾。故以珍珠簾名。近珍珠簾有真仙洞府。石洞天然。無異廬舍。相傳有真人鍊丹於此。尸解藏骸石中。兩廊設仙人牀。謂臥之可免腰痛。前有小石池。游者謂以池水洗目。可使目明。余試之不甚效驗。由此前行百餘步。則爲一天門。又名踢天門。傳說玄天所踢。崇石當道。崔巍峻峭。中有方孔。門闕儼然。若有鬼斧神工。相爲開鑿者。更上始抵羅漢洞。怪石嵯峨。下凹上凸。前有圓池。有泉自頂湧出。滴入池中。聲聲清越。如





鼓瑟琴。距羅漢洞二里許。玄天素宮在焉。路旁神像。大小不等。或立巖前。或立殿上。一覽之餘。目不暇接。至於素宮之壯麗。神靈之赫耀。無異西天南海焉。宮背倚玉屏峯。環繞如城。而臨香爐峯。屹峭如筆。上有鐵亭。曰香爐亭。旁有鐵索。爲登斯峯之天梯。下則懸崖削壁。絕壑萬仞。奇石巉巖。如猛獸惡鬼。森然欲搏人狀。傳聞爲地藏佛錫杖所擊也。左有天柱峯。儼若楹柱撐天。獨聳峯。似乎一人獨立。五老峯。似乎五老垂頭共語。五老峯乃紫府巖。誠天然玉宇。曾傳玄天燒汞鍊丹此洞。降魔服妖。因土地狹隘。乃改卜於玉屏下焉。右爲拱日峯。紅日初升。儼若兩手捧日相示。拱日峯下爲百子功德應元等堂。美麗絕倫。欣心悅目。餘則上下四旁俱爲道院及商場。石壁上多刻名人詩賦。筆法絕妙。文詞富麗。歎觀止矣。總之齊雲之勝。不在水之秀。而在山之奇。鱗介毛羽之形。臺觀亭榭之狀。靡不備具。誠洞天福地之區也。他如紫霧彌漫。山岳潛形。陰風怒盪。鬼哭神號。日出破陰霾。金光射萬道。岡陵宇舍。星羅棋布。氣象萬千。不可名狀。謂爲天下第一名山。誠非過譽。但不知山以神而傳歎。抑神以山而傳歎。山中善



文

男信女。往來如織。恭敬之忱。勝孝子之奉雙親。有若臨之在上。察之在旁者然。而土著之民。嬉笑怒罵。隨意所之。毫無顧忌者何哉。神殆厚於近而薄於遠耶。亦靈於遠而不靈於近耶。若夫乞丐如蟻。皆殘廢鰥寡孤獨之輩。向人求錢。與則喜。勿與則怒。人咸以神故。無勿與者。而乞丐因得以生存。神之爲德於此輩。誠無涯也。於戲。世有猖狂之徒。道德不足以範之。法律不足以制之。獨聞玄天之名。膽戰心兢。改惡存善。惟恐弗及。神道設教之功大矣哉。故雖近乎迷信。其補助教育之功。不可謂無補也。余天資魯鈍。爾陋無文。所述名勝。如管中窺豹。徒見一斑。且未暇遍訪各地。盡數收羅。故將身所經歷者。約略誌之。

三二



□ 失望

陳增善

還是放浪些罷！

反正努力也這樣，不努力也這樣啊！

我沸着熱血——

願超渡人類諸多罪惡，

做箇衆生之佛；

但是把熱血灑往那裏去呢？

周圍是鋪滿着無數的荊棘。

語體詩

我發着宏願——

寫些詩文，去滋潤那被壓迫者的生命

，

做一箇般勤灌溉的園丁；

但是縱使淚涸血乾，精疲力盡，

可有誰來和我表洩擊的同情。

反正努力也這樣，不努力也這樣啊！

還是放浪些罷！

□ 安慰

陳增善

我默默地哭了，

我的愛人拿着手帕替我拭去眼淚，

一

然而我的眼淚更似潮一般的迸湧了；  
我親愛的人兒呀！您錯誤了，  
溫軟的手帕，何嘗拭去了我的眼淚呢

！

~~~~~

她默默地哭了，

我拿着手帕替她拭去眼淚，  
然而她的眼淚更似潮一般的迸湧了；

我親愛的人兒啊！我錯誤了，  
儘讓淚珠兒不住地流，

不更是滋潤了枯燥的靈魂，  
溫暖了灰冷的生命嗎！

□ 朋友！多飲一杯吧！  
陳增善

大地靜悄悄地披上夜的面幕，  
月兒慢騰騰地撒下輕軟的銀毯，  
夜風輕輕地把舌兒戲弄——  
銀毯裏的船火招搖在海天一綫。

~~~~~

朋友！多飲一杯呀，多飲一杯！

萬千世事只是海風裏的浪花一現。  
一度飛湧到頂點後，霎時就歸絕滅；  
今朝呀！今朝飲箇狂醉！

~~~~~

朋友！多飲一杯呀，多飲一杯！  
莫管那污濁的塵世，萬惡的社會，  
反正毀滅的死神在頂上來去徘徊；



今朝呀！今朝飲箇狂醉。

朋友！多飲一杯呀，多飲一杯！

管什麼浮雲一樣的富貴貧賤，

勢利的人類喲！到頭還只是萬匯同歸

；

今朝喲！今朝飲箇狂醉。

朋友！多飲一杯呀，多飲一杯！

現世還有什麼同情的憐惜，愛果的香

甜，

齊來呪詛冷酷的人生喲！爲甚永遠輪

迴；

詠體詩

今朝呀！今朝飲箇狂醉！

朋友！多飲一杯呀，多飲一杯！

人們的心兒，總是像那麼冷靜的琴弦

，

永遠發不出熱烈的聲響呀，儘怎樣按

彈；

狂醉呀！今朝飲箇狂醉！

朋友！多飲一杯呀，多飲一杯！

人們的心兒總是像那麼僵硬的石塊，

永遠不會溫軟的呀！儘怎樣沖洗；

狂醉呀！今朝飲箇狂醉！

三

朋友！多飲一杯呀，多飲一杯！

人生永遠是像月兒那麼陰晦星兒那麼  
悽慘，

重見光明呀！除非把現實整箇兒摔毀

；

只有今朝啲！今朝飲箇狂醉！

月兒收拾了她的銀毯，

星兒在天畔擠着鬼眼，

搖顛的船火，好像臨風而墮；

無限的黑暗啲！吞沒了無限的空間。

□ 孤獨者

陳增善

朋友！

你不願和我握手就是啦！

不要把我的心兒摔碎啊！

×

×

×

×

朋友！

你不愛和我唱同調就是啦！

不要把我的心弦振斷啊！

□ 慶祝總理誕辰

(一)

和藹可親的孫總理，

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偉人；

也是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

創著學說，

楊同蘇



鼓吹革命，

雖是身蹈艱辛；

始終立志堅定。

結果——

推翻了滿清，

建設了中國，

喚醒了四萬萬奄奄一息的生靈。

(二)

現在擡頭看看——

革命前途的一切障

將漸次剷除淨盡；

南北統一，

訓政開始實行。

語體詩

久處黑幕中的中華民國，

從此便覺得燦爛一新！

全國的同胞們，

都站在青天白日旗下，

高呼着：『自由平等！』

(三)

呵！

『飲水思源，』

這都是總理四十年奔走革命的結晶！

總理的崇功偉業，

我們應當如何的敬佩！

總理的一生艱辛，

我們應當如何的身體而力行！

五



(四)

十一月十二日，  
是總理的誕辰；  
也是人類得救的無二福音。  
我們開會慶祝，  
聊表心坎裏的愛慕之忱！

(五)

但是——  
我們不僅是形式上的表現，  
也得要注重主義的實行。  
同志們：  
大家團結起來，  
本著總理的遺訓，

鼓起腔內的熱血，  
如潮水般的努力前進，  
這才算慶祝總理誕辰的真正精神！

(六)

『繼續總理的精神，  
完成國民革命。』  
這是我們最後的呼聲。

——十年總理誕辰

□ 詩人底——  
曹憲民

詩人的心~~~~~  
是崎嶇人生路上的一盞明燈，  
詩人的心~~~~~  
所謂：『世人皆醉，





而我獨醒；

舉世皆濁，

而我獨清。

詩人的心

在腐敗的環境裏，

虛偽的社會裏，

才能表現他的「真」。

詩人的心

是行駛茫茫大海的——

海船上的一座指南針。

詩人的心

愈在黑漆漆的夜裏，

愈能發出強大的光明；

詩體詩

因為他要指示青年，

指示意志薄弱的青年前進，

努力前進，不致迷津；

不致走入黯礁，歧路。

詩人的身

往來於荆棘途中，

才可證明他是鐵骨銅筋，

詩人

吶喊，狂歌；

瀉他的牢騷和悲忿；

詩人

是幻想家。

詩人

七

他不管軀殼的存亡，

祇爲有了著作；

則靈魂有所寄託。

詩人

不怕消失了他的靈魂，

只要留着他永遠不能磨滅的精神

詩人

就是詩人！

詩人

.....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六夜作

□ 月夜的孤獨者

周振民

光陰的使神是有翅膀。

輕忽忽地飛過去。

這樣團圓的月球，

如今又一是高掛在蔚藍的天空！

同是一樣皎潔的月光，

同是一樣位置的高樓，

同是一樣光芒的燈光，

可是啊，

我的知音者不在身邊了！

唉！

如此美麗的自然，

如此輕浮的琴聲，

我不但不能欣賞你們，



反且增加我無上的悲哀。

□ 月季花的冤屈

楊同蘇

——

塔下長了一株美麗的月季花，  
娉娉地臨風站着，  
開了許多嫣紅的花。

伊有芬芳的氣味，  
伊有姣豔的彩色；

無論什麼人，  
都是——讚美着，愛護着。

呵！伊是何等的愉快而自得！

——

無情的風——雨：

吹在伊的身上，

打在伊的面上。

不到一刻——

花瓣都紛紛地落下來了。

這時的伊——

只垂頭喪氣，

很沉默地無聲無臭。

——

一會兒——

風停了，

雨止了。

我走近伊的身旁，

伊的針刺絆着了我的衣裳；

我要前往，

伊只是流淚汪汪，

好似對我訴伊的冤屈一樣！

一七，十，十，于慈竹廬。

□ 心海微波

楊同芳

花兒眯着眼睛，

盈盈地向人含笑。

花兒呀，

你可知道：

看花的人，

已不是當年的我了！

湖上閃耀着的夕陽，

在舟子的歌聲中，

漸漸地隱去了。

時鐘的答的答的響着，

這是人們向着墳墓裏，

奔走的脚步聲吧！

只要伊微微地一笑，

弱者的心靈，

已經突突的跳起來了！

花兒開了，——謝了，

這是我們人們的生命之象徵呵！



閒人的面前，

莫滴傷心之淚。

等到見了伊時，

伏在伊懷中哭箇暢快！

落葉呀，

這沙沙的響聲，

或者就是你悲切的嘆息！

靜寂的樹陰裏，

一聲兩聲地小鳥叫着，

我屏息地靜聽，

船體詩

不敢驚破這神秘的天籟。

一，二三，一七，於中央如皋中學

□ 深夜醒來舟子在歌唱 汪蔚雲

——夜航船中——

深夜醒來舟子在歌唱，

悠然地怡然地歌唱，

月亮在碧波裏盪漾，

茫茫的夜幕，靜悄悄的張掛！

深夜醒來舟子在歌唱，

閒適地安靜地歌唱，

宇宙已沉沉的睡着，

靜寂中祇櫓槳不住的搖盪！

二

深夜醒來舟子在歌唱，

舒徐的和緩的歌唱，

疲困的旅客熟睡了，

隨着歌聲去尋夢裏的歡樂！

深夜醒來舟子在歌唱，

平順的宛那的歌唱，

夢裏的歡樂縱不久長，

旅途的疲憊和枯燥早忘卻！

深夜醒來舟子在歌唱，

一切都沉沉的睡着，

只有歌聲獨在悠揚，

獨在天宇不住的飄盪！

一九二八，六，二八，於三崑

□ 淒清的回憶

陶樹澄

(1)

我聽了嚙嚙的鳴蟬，

引起了淒清回憶。

這是繁華似錦時候，

乍暖還涼天氣。

我鼓著童年的天真，

懷著滿腔愉快；

在那雨絲風片，

姹紫嫣紅的春山遊戲。



呵！『遍青山啼紅了杜鵑，』  
我不解什麼傷春，  
我只無端的淒然下淚！

(2)

我踏遍芳塵，  
立殘斜日。  
什麼和諧的燕燕鶯鶯的柔歌，  
總掩不住那一聲聲的『不如歸去！』  
清風替我整理衣裳，  
彎彎的新月照着我的眉宇。  
我只默默地抑鬱無聲，  
欲行還住，  
一步一延俄的走下山岡，

歸隱詩

我只低頭向前懶步。  
我不敢回首凝眸，  
怕再惹閒愁無數！  
我會撫心自問，  
這是造化的移人？  
還是我心頭自多愁緒？

(3)

昨夜我夢到家了，  
遍歷了舊遊之地。  
不見了淡淡的春山，  
只灰色的寒林，  
罩着慘淡的暮雲無際！  
活潑而爛漫的童年，

早悠悠的辭了塵世。

照著野水的迷離人影，

只剩著沉悶的青年，

瘦損的沈腰，

襯著愁侵的潘鬢！

我驚惶地回眸四顧，

那不是我本來面目，

怕不是一時的幻影？

微風濺起了浪花，

水中蕩漾著鶴髮鷄皮的頹顏，

早沒有玉貌朱顏斯並！

□ 孤月

(1)

陶樹澄

孤另另的月呀！

你總是終古如斯的揚著清輝，

照盡人間的悲歡離合，

生存謝逝！

今夜裏玉臂橫呈雲鬢亂擁的新婚妙女，

是你照著她密愛輕憐的互相吻抱；

來朝那蔓草迷離白楊蕭索的孤墳，

你也親臨的看著她幽幽的辭世！

呵呵！孤另另的月呵！

你那『碧海青天夜夜心，』

是否漠然無動？

(2)

孤另另的月呀！





你給我多少靈魂上的安慰，  
多少幽美的情緒；  
可是也給我不少的閒愁。  
秋深蕭殺的晚上，  
你把我輕輕引上了西樓。  
你蒙著輕紗般的雲影，  
含着寂寞的微笑；  
把銀也似的靈光，  
瀉照著我呆然不動的凝眸。  
你是充滿著和善的優秀的樂意吧？  
卻把我的憂愁勾上了心頭！  
嗚咽的簫聲，  
和著你的清影送來我身邊的時候，

語體詩

我感著『攸攸渺渺，歸思難收。』  
那捲帷遙望，  
千里同心的家人，  
會問我何事苦淹留？  
我只含著苦笑——酸惻的哭笑。  
這是我倩你傳遞的一箇回酬！

一五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近代第一流書畫家專集



吳先生以拔俗奇才。執藝術界牛耳。他的作品。早已得到相當聲譽。無待贅述了。本書所輯。尤其是他最精采的幾種。運筆遒勁。大氣磅礴。顯露他偉大的藝術手腕。足以副後學的參摩。足以致真家的賞鑒。材料包羅金石書畫。式樣分尺頁屏條堂幅便面。完全精美。彷彿一箇小小箇人美術展覽會。愛美的學子。和崇拜吳先生藝術的人。都不可不購此一第。

珂羅版印  
對開本兩厚冊  
定價五元  
特價四元  
郵費一角三分半



# 詩

## ● 書懷

向·化·

無聊情緒學吟詩。惹得旁人笑我癡。我自解嘲效揚子。箇中心事筆先知。  
覆雨翻雲假作真。看他相左復相親。而今世態如蒼狗。肝膽論交有幾人。  
何事優游任屈伸。英雄事業半由人。男兒未遂平生願。祇合孤山伴老僧。  
飄泊天涯剩此身。多愁原爲太多情。迷途不遠須回首。莫使纏綿誤一生。

## ● 落花

向·化·

春意闌珊動客悲。無聊又值落花時。蝶貪殘粉留枝久。燕蹴飛英墮地遲。頓覺  
園林都減色。漫言桃李本無知。紅顏大抵皆如此。憑仗金鈴好護持。

## ● 春草

劉·慧·忱·

燒痕一夕變長林。春草茫茫閱古今。渠在東皋原得意。我來南浦自傷心。雲車  
風馬王孫遠。沅芷湘蘭楚客吟。十載懷人易根觸。踏青歸去暮愁深。



詩

成陽原上拂吟鞭。名滿長安愧樂天。紅杏與他分冷煖。青袍爲我最流連。生存生意原非偶。未報春暉也可憐。爲問芳郊金勒馬。何人衣帽最翩翩。

汀洲拾翠鬥妝新。芳草端宜配美人。兒女自生今日感。風光誰見古來春。青山老去猶橫黛。紅粉來時好作茵。怪底愁多攔不住。偶聞鶻鵲便沾巾。

謝家詩思寄池塘。五字吟成句亦香。絕調祇今誰更繼。遠遊如我倍難忘。不妨門巷堪羅雀。如此溪山好牧羊。他日欲歸歸便得。肯嫌三徑爲伊荒。

● 悼先室許彩娟女士

平楚材

人生不幸斷琴絃。況復相隨未及年。吾賦悼亡爲哭泣。淚花和墨寫連篇。記得當年未嫁時。閨中樂事費相思。而今過眼成追憶。天不如人竟若斯。

狂飈底事厄深閨。病入膏肓總莫醫。儘有扁盧呼負負。人間續命竟無絲。拓落浮生懶更狂。要卿事事費周詳。而今更有誰來問。祇贖孤燈伴夜長。

懷胎十月費調量。額首方欣慶弄璋。三日豈知天禍降。八朝黃口竟無娘。返魂乏術奈天何。痛恨愁魔與病魔。握手可憐如火熱。含糊猶喚幾聲哥。

二



可堪塵世太茫茫。步武荀郎也不妨。只爲親衰兒復幼。教卿泉下耐淒涼。  
坐對孤燈獨自吟。淚珠滴滴暗沾襟。他生有福能重聚。芳草人間不再尋。

● 茅亭獨坐

丁稼秋

獨坐無聊意自閒。茅亭守拙客身安。人情寒燠居心險。世路崎嶇舉步難。富貴  
終歸身外物。繁華早已夢中看。高山流水知音少。抱得牙琴不忍彈。

● 無題

呂何均

昂藏七尺是情根。肘有香囊淚有痕。無奈東風桃葉渡。可憐明月苧蘿村。青燈  
煑後留殘夢。紅豆拈來總斷魂。欲向愛神問夙果。小樓春靜正黃昏。  
繡閣春深伴讀書。天涯知己已遂心。初香盈紅袖應憐爾。淚溼青衫合讓予。妙旨  
微參拋卷後。新詞愛詠落花餘。謝家藻思蘇家慧。一例庸脂總不如。  
恁地嬌癡未易描。泥人檻外試吹簫。虛襟綠上蕉痕靜。滿袖紅黏蝶粉銷。曼曲  
送將春縹緲。無腔驚破夜清寥。茶蘼架上團圓月。照到蓉溪第幾橋。  
咫尺蓬萊弱水西。晴窗隱約鬢雲低。幾番眉語開珠箔。一片心香拜玉溪。往事



詩

漫從靈海證。小名休向上林題。流鶯老去春無奈。恨煞子規故故啼。

四

● 丙寅新秋客感

翟衆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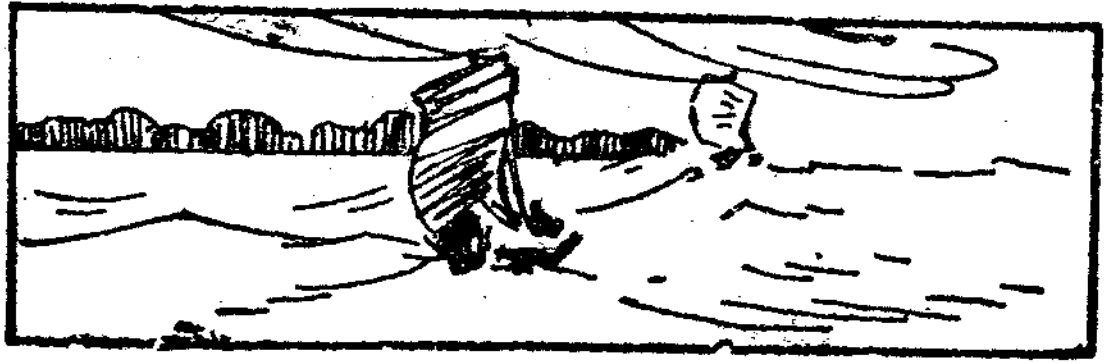
課餘餐後覺無聊。結伴閒遊傍野橋。煙樹萬家秋瑟瑟。江流一帶路迢迢。鄉關  
悵望雲深處。書劍縱橫氣不消。我興未闌客已倦。歸來袖手看芭蕉。

● 秋興一絕

翟衆能

極目天邊掛夕暉。東籬花發自芳菲。憐予一事誠堪樂。家傍巢湖稻蟹肥。





小  
說



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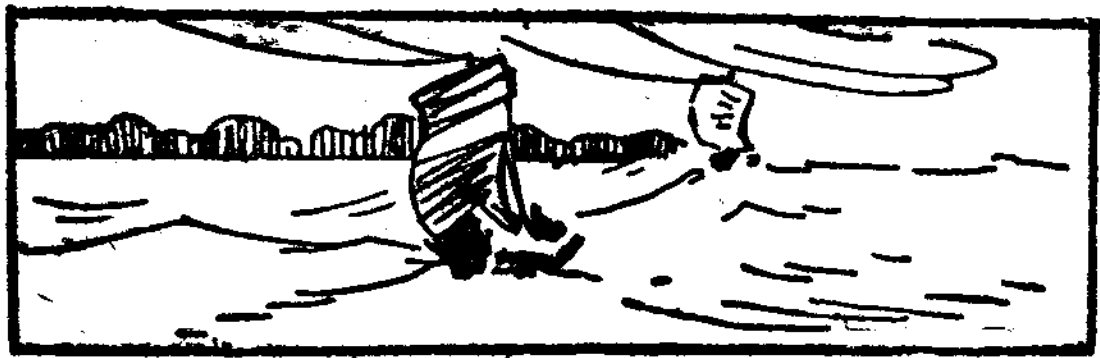
說

## 輪廓線

趙·  
超·

『看……看……快點……輪廓線！輪廓線……快要走過了！』同學O君大聲急呼的指着對面樓上教D君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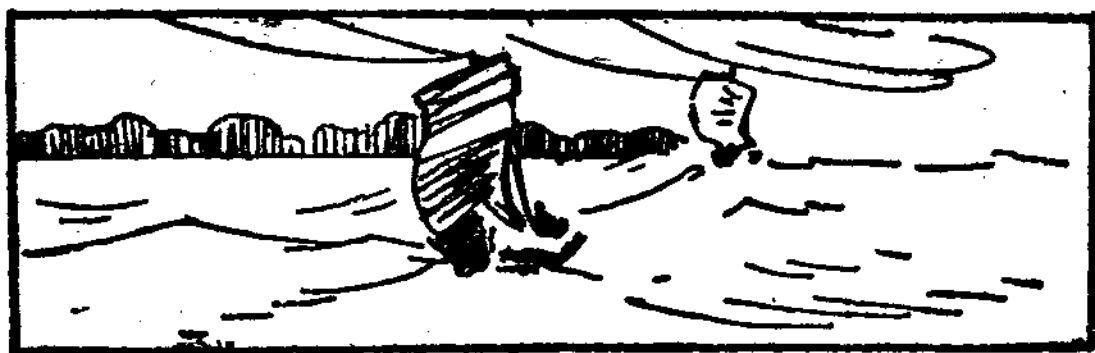
原來這輪廓線是一箇年少無知的學生，他的身材，長短適中，骨肉很是勻稱，蘋果色的面龐兒，雖稍黑一點；豐滿的兩頰上，卻有一對淺淺的渦兒，裏面滿汎着甜蜜的微笑，明媚的眼珠，時時運動到眼角上，向人注射，不消說憑他的這幾點，便會得着好審美的同學向他行注目禮的勝利，更加他的性情平和，並不是平和實在是無主見的隨便。所以初進校的時候，許多高年級同



學，喜歡研究曲線美的高年級同學，瞥見了他，總要注意他一回，有的便襲用舊名詞稱讚道：『Face』；有的好像嫌惡這『Face』的名詞太老套了，使用畫家的口吻說道：『輪廓線到還顯明。』後來大家不約而同的給他一箇綽號叫『輪廓線』。在他們的心理其實並不懷好意，不過取笑罷了；而在他自己，卻以為名我固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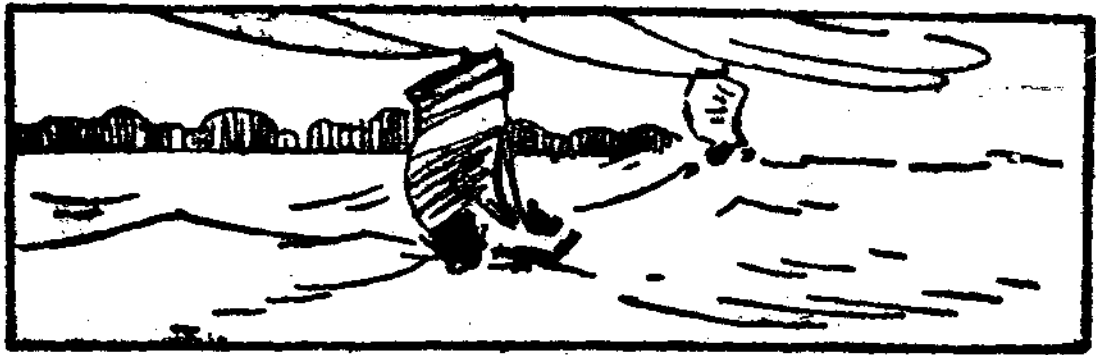
他的天資聰穎，第一學期在校裏很是用功，課餘的時間，總坐在修室裏看書，有許多同班的同學和他尋開心，他總是以正義責之道：『你們是師範生麼？這樣無賴是不行的！要知道師範生是為人師的！要敦品立行的！不是隨隨便便的和人取笑侮辱的人格……』後來因為漸漸的受了惡分子的同化，也就不事學問，終日嬉戲了。同學們和他尋開心，他非但不拒絕，並且樂於為他們的開心品的和他們說笑。他們叫他『Face』。他總是自然而然的答道：『我就是Face，又怎樣呢？』他的悲劇便也從此開幕了——旁觀者以為是悲劇。





這時是北伐軍來到江北的時候是青年學生處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的時候，他校裏許多救國分子發起組織劇團，演劇募捐，慰勞北伐軍士，於是高年級同學便請他加入，因為他是一箇老劇員，在高等小學時負名的女角，他也竟不客氣的在劇員中占了一分子。他既做了劇員，因着什麼練習排演的名目，便整天的在高年級劇員的寢室裏，有幾箇感覺到性的煩悶的同學，像什麼詩句上說：『每到春心無著處，杭州竟也作蘇州』的。向他作愛的舉動，把自己的膝蓋做他的第二板凳，將他擁抱着坐在懷裏，在他頰上亂吻。有時他剝瓜子給他們吃，都是用嘴傳替的，他卻處之泰然，忘卻他是什麼人了。在昏黃的日暮，在清明的早晨，你若走過他們寢室門前的時候，你總會看見他拋棄功課在裏面和他們已考過畢業考的高年級同學惡作劇，雜沓的笑語聲，怪樣的形態，總會衝動你的耳膜，映入你的眼簾的。

過了幾天，校新劇團募捐慰勞北伐軍士的演劇，在M劇場舉行了。輪廓線飾了一箇女子，出場的時候，很是受人歡迎。校裏許多同學，在那裏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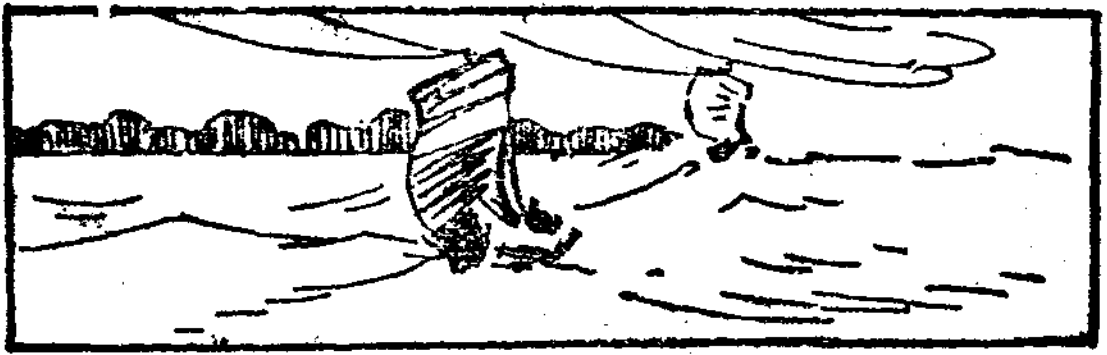


他的表演回來的時候，不是批評他的姿勢好，便是讚美他的表情好，修室裏面便成了批評會的會場，空氣頓形煩躁。

啊！輪廓線自演劇以後，更是忙碌了。無論那一箇劇員，總要邀他攝影，好像有幾天的光陰，就是消磨在這上面吧？他們和他的攝影，是怎樣呢？說來很有趣，就是叫他飾一箇處女，他們對於他表示一種愛的姿勢，或者手兒相持，或者眉目傳情，或者還臉兒相偎呢！

一天，霪雨淋漓的一天，歸寢的鈴聲已經在黑黝黝的空間波動着，他和O君——性的煩悶之一——睡在床上，雪白的蚊帳放着，不知談些什麼，聲音很是微細，假使沒有他的同鄉G君注意他的舉動，任何一箇都不會知道的，所以G君跑進他的寢室，揭起蚊帳，很滑稽的向他倆道：「你們在床上幹什麼工作呀？」C君懶懶的跑去，這一幕趣劇便沒有演成。

時光流的很快，學校的大考期臨頭了，用功的同學，固然是保持常態的在修室裏溫習功課，就是有些平時不用功臨時抱佛脚的樂天派，也在那裏



小說

東跑西走的向你借筆記，向他借習題答案，積各家之大成的鈔錄起來，以備考試了。輪廓線還是過他的浪漫生活，和幾箇知己的朋友——他認爲是自己的——在寢室裏度日，他並不知他是被人侮辱着，他是失卻師範生的人格了。

一九二七，七月二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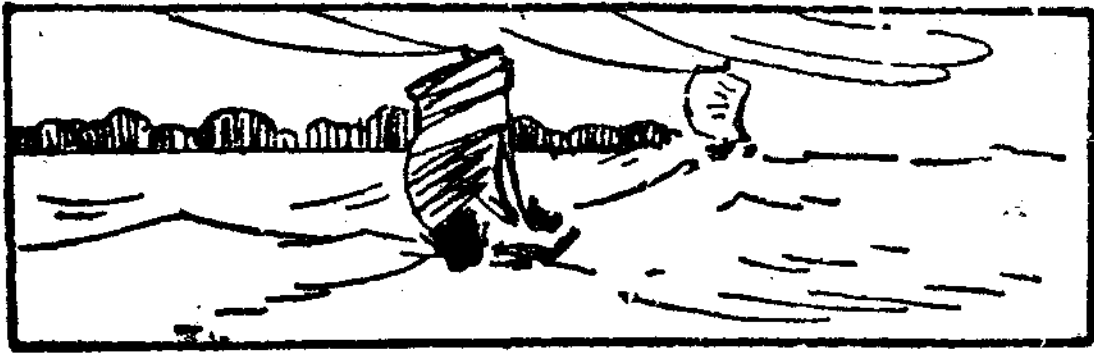
## 秋收

●●●  
首●●  
聘●●  
之●●

一片田土的東面，有幾間茅屋，大半給無數的樹株兒抱圍着。皎皎的月色，陣陣的清風，都從這樹林中照着吹着過來，一箇二十多歲的農夫，同他的母親妻子，當着這中秋良夜，也都坐在門前曬坪上乘涼，瑣瑣碎碎，不休地談他們過去的歷史。

「現在田洞裏的禾苗，全部都收穫了，我家的收成，比較去年要少些。」農夫對他的母親說。

五



母親轉問道：「今年一共進了多少穀子？」

「再也不要說了！所有的穀子都在這裏，我記得一共是二十三擔有零。」

「農夫用手指着屋內一箇倉說。」

他妻忙接口道：「看你今年怎樣量租？」

農夫道：「還不是向主人求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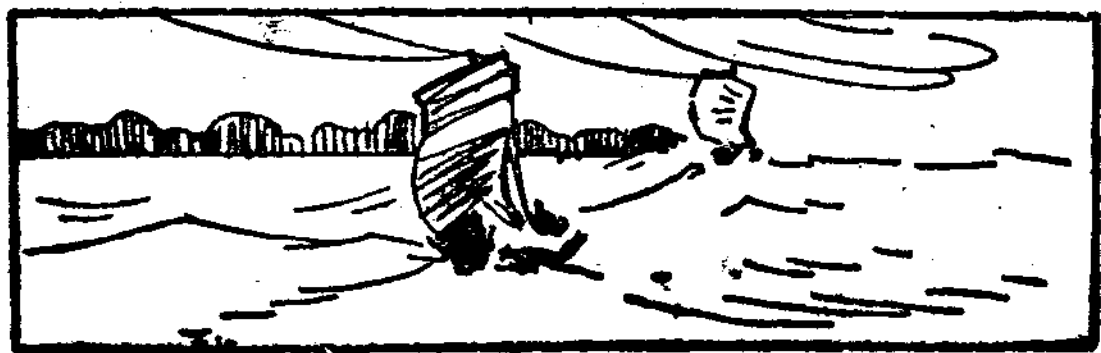
他的妻搖首道：「恐怕不行。」

「怎麼？」母親問她說。

「我上次到那箇村裏賣菜，纔知道東家老太爺已經亡故，他兒子在外幹事，也因此辭差回來了，聽說他比老太爺還要利害得多。」她對着母親說。

農夫忙問道：「怎麼我從來沒有瞧見過箇少老爺？」

母親笑道：「少老爺出外十多年了，你怎能夠瞧見他。」她說完了，卻又帶着羨慕的樣子說道：「我早年不是在他家做過女工麼？從八月秋收，一直要到年底，家裏左倉右廩，都是穀子。每次糶穀的進款，不是數百元，就是數千。」



元」

農夫聽了這一篇話，不禁長嘆道：「我勞苦一輩子，也賺不到他們一年的進款，怪不得一般的富家翁，窮奢極欲，一揮千金，他們的金錢，不是這樣使用，簡直要堆成山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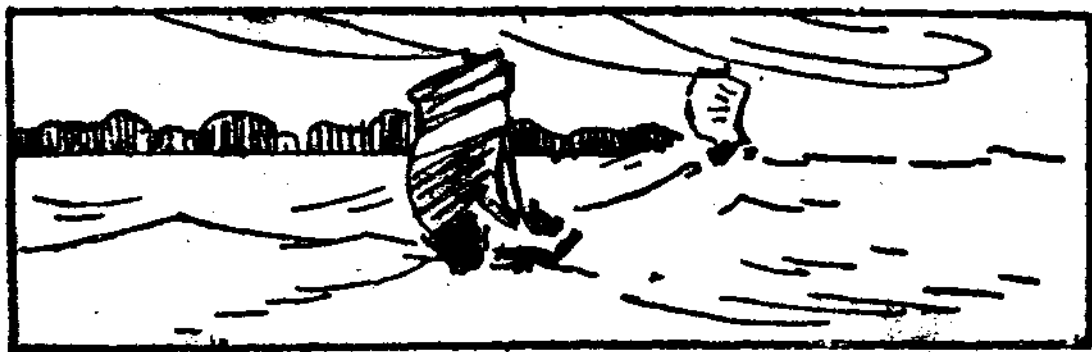
這話還沒有說完，他的兒子扯着他母親的衣服哭道：「肚餓了！我要糖吃。」

她把手拍着他道：「波兒！莫哭！明天賣糖的老王來了，我一定要買幾升穀糖給你吃。」

農人道：「你這小雜種，這樣好吃，養你不活，還是賣給東家少老爺作兒子，那麼，你也有吃，我也有吃了！」

說得他的妻子和他的母親都笑起來。

次日，他們剛用完了早餐，農夫拿着一把柴刀，正要跑出去採薪；忽然地到了十多名挑夫，和一箇穿淡白色紡綢衣袴，騎着黃標馬的，有短鬚鬚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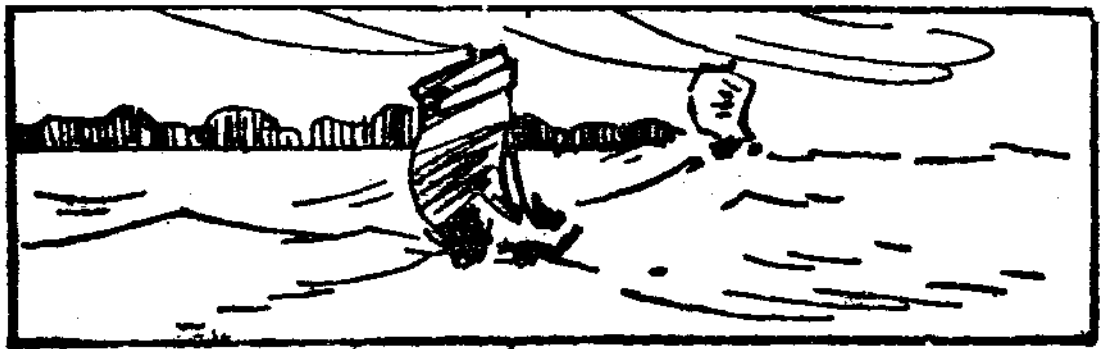
年男子。他曉得是東家前來收租，趕忙放下他的柴刀，迎了上去，帶着微笑說道：「來得很早呀！」

那時東家已經跳下了馬，聽得他說了這句話，把眼睛向他瞧了一瞧，再也不睬他，就一直衝到他的廳內。他也隨後進來，趕忙又拿了一張椅子，請他的東家坐下。東家的馬，也被挑夫繫在門側的一株梧桐樹下去吃草。這時人嚷馬嘶，一箇靜僻的農家，立刻就變成熱鬧的地方了！

停了一刻，人聲息了，馬也不叫了，又回復了原有的寂靜，門前的清風，徐徐吹來，東家快然自得地坐在凳上，自言自語道：「這裏倒還涼快，田家風景，也很不錯！」他說到這裏，隨眼看見那農夫尙在他身邊立着，便問他道：「想你必是我的佃戶，你是……你叫甚麼名字？」

農夫道：「小的賤名是月奶。」

「那箇老的和少的又是誰呢？」東家把眼瞧着竈屋門側兩箇婦人這  
樣地問。



農夫正要開口答應，只見那老的帶着笑顏，一手指着農夫，又指着少婦，急忙地答應道：「他是我的兒子，她是我的媳婦，我嗎，十幾年前，還在少老爺家做女工，怎麼就認不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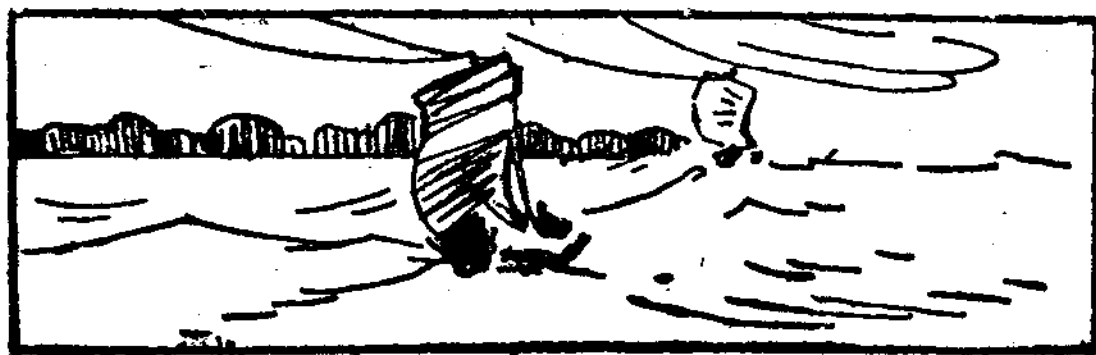
東家聽了，又仔細看了這老婦一眼，點點頭，愛答不答的說道：「多年的事，誰箇記得。」

「月奶！你只管站在這裏做甚麼？還不趕快去辦餐，若是夜了，我們不回去麼？」一箇挑夫性急的催着說。

又一箇挑夫接口說道：「去年的菜飯，實在辦得菲薄，今年少老爺來了，要格外辦豐厚些。」

農夫聽了，急忙地去捉鴨殺，他妻向爐中燒火，母親也停止她的談話，往廚內去刮芋頭，箇箇手忙脚亂，滿臉都流出汗珠來。只有波兒在廚內閒坐，看着他們忙碌，一點事也不做。

一會兒，把菜飯弄好了，擺在兩張半新半舊的桌上，這些收租者，都就席



上會餐聚飲。東家喝了兩杯酒，吃了一碗飯，就將筷子放下，好像吃不下咽似的；但是這些挑夫，卻不這樣，大嚼大喝，不啻牢中放出的餓鬼，將滿桌的酒菜，吃箇精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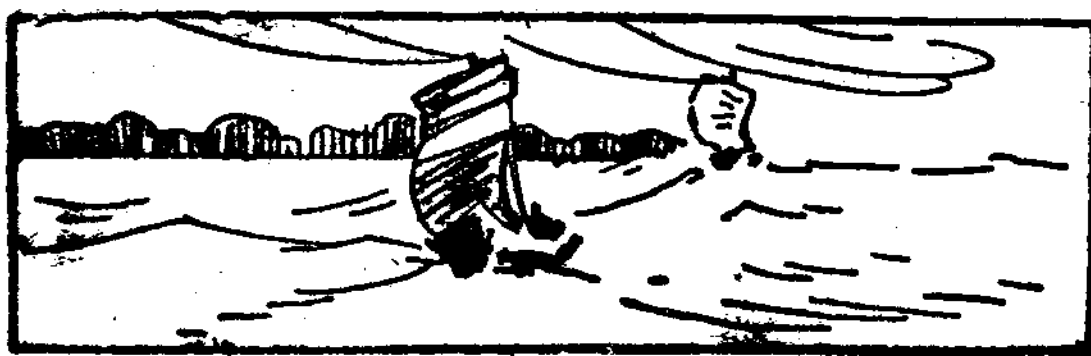
吃完了飯，農夫收拾了碗筷，東家取出一本很厚的簿子，放在那桌上，尋着了月奶的名字，看了一看，向農夫說道：「月奶！你耕租二十擔，去年是量穀十四擔，你記得麼？」

農夫答道：「是的。」

東家道：「去年家父寄信給我，他說：『禾苗被旱，收成欠佳。』所以我雖在外幹事，對於本鄉的旱災，還是明白，今年雨水調和，真是近十年數一數二的好年成，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不是我箇人這樣講，當然的，量租也要照去歲不同了！我們是老賓東，話不要說多了，去年既量了十四擔，今年呢！你究竟願意量多少？」

農人哀求道：「今年怎比得去年，去年我的田，實在沒有被旱，但是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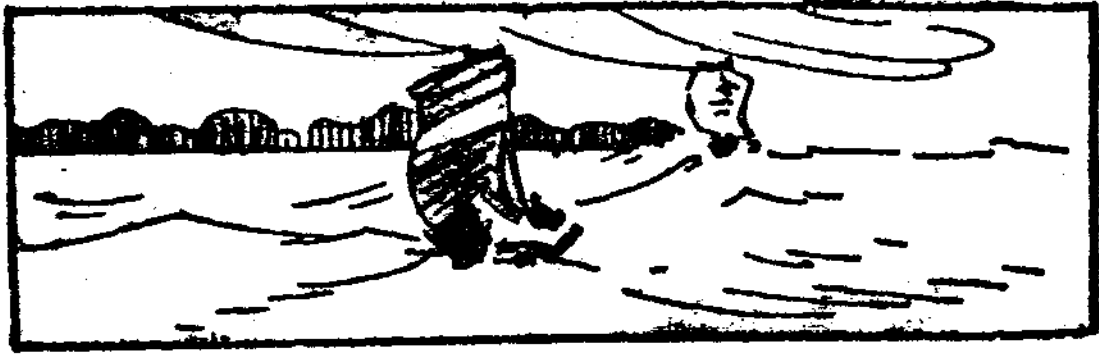
卻乾壞了，照去年一定要減。」

「四處都有我的田，他們那裏都未乾壞，你這裏爲甚麼就乾壞了？既乾壞了，爲甚麼又不請我來看禾？你這人，好刁滑！」東家面帶怒容，大着嗓子這樣地說。

農人聽了，口內欲說甚麼，卻又一時說不出來，好像沒有甚麼話可說，急得兩手顫動，只好打了一箇哀聲。

他的母親看見這種情形，急忙從旁插口道：「少老爺！你不曉得這田，我家耕了七八年，每逢年旱，去請老爺看禾，老爺總不肯來，他說：『我家的田，不知多少，你也來請，他也來請，我那裏有這許多閒功夫，這禾你穫了就是，難道會要你窮人吃虧麼？』後來我們知道老爺的脾氣，無論豐年旱年，總不去請。今年不知老爺就亡故了！又不曉得少老爺又回來了！所以少禮，沒有登府敦請，這是我們實在的苦衷，請少老爺原諒我們吧！」

東家聽了，把頭搖了幾搖，口裏一面說道：「我不信！我不信！老爺未必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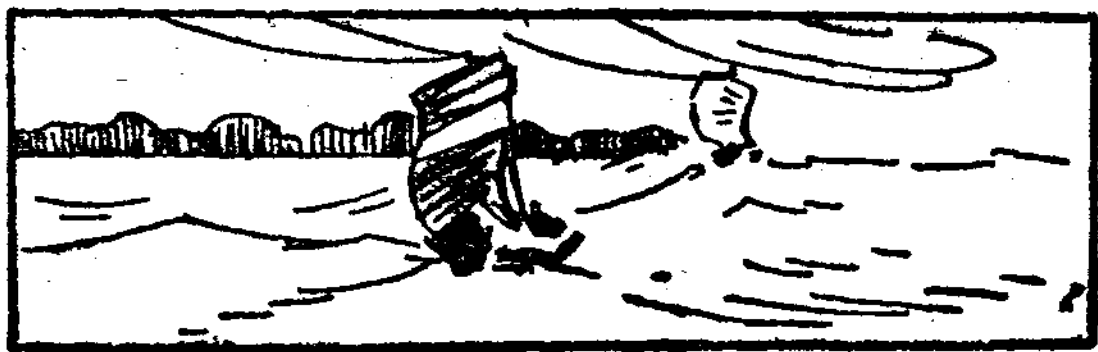
樣。」便囑着挑夫中一箇年老者問道：「你在我家多年，我家的事情，你定然曉得，她說的話的確麼？」他說完了，向着這老者丟了一箇眼色。

老者會意地答道：「她的話完全不對。」

東家冷笑道：「好！你們要想減租，卻拿假話來騙我，將我作蠢子看待，我不要穀了！」

「你不替我解事也罷，爲甚麼還要說出這沒天理良心的假話？我問你，你也是農夫，應該知到農夫的苦處，春耕夏耘，日曬夜露，是不是要受許多苦辛，好不容易，於今纔收穫一些穀子進屋，假若完全量與主人，我不是白白地費了一年的力嗎！這一家老的，少的，小的，怎樣生活，你的假話說得好，你憑你的良心想一想！」農夫帶着憤怪的樣子，和怨恨的聲音，手指着老者責備說。

老者默默不語，東家道：「咳！你只曉得你農家的苦處，卻不曉得東家的苦處，完餉啦！驗契啦！工錢酒飯啦！這些費用，我不計算，單就這筆捐款講講，現在中國，無年不要打仗，每次戰事的軍用費，不是幾百萬，就是幾千萬，多半是



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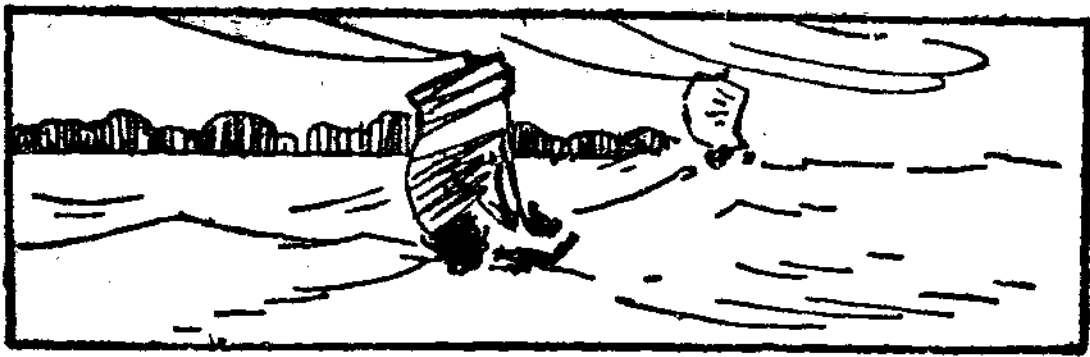
向我們有田地的人家徵收。我們肩不能挑，手不會做，這些捐款，怎能夠負擔得起。俗語說：『官出於民，民出於土。』我們不向你們農家加多徵收，向那裏想法呢？」

挑夫在旁催道：「少老爺！天不早了！」

東家聽了，急忙看他自己的手錶，這時正是午後二時了，皺着眉毛，想了一想，便笑向農夫說道：「果然天不早了！空談白白的耗費光陰，還是快點的去量穀，使他們挑夫好跑路，餘剩的尾數，再緩緩的議，我們是老實東，斷不要你吃虧的。」

於是農夫開了倉門去量穀，挑夫拿着籬筐接着，東家卻在旁邊一斗一斗的數道：「一，二，三，四……」末後數到一百三十，農夫放下斗說道：「少老爺！今年乾壞了！照去年量不起，減了這一擔吧！」

東家發怒道：「甚麼？就罷了斗。」農夫只得又量了一擔，東家還是不肯。挑夫也催着說：「快點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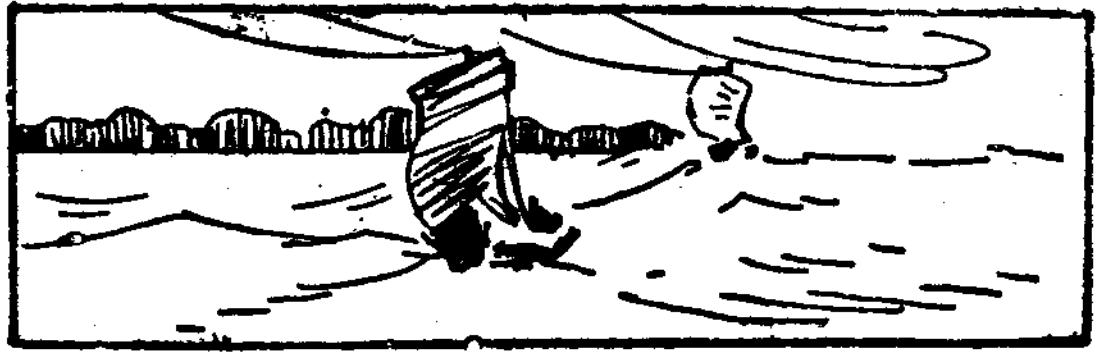
「照去年量了，還要再量，量，……我家不吃飯了。」農夫怒氣沖沖的拿着斗跑出倉來這樣的說。

農夫的妻和母親，看見這種情形，趕忙向東家哀求道：「明年若是年歲好，多量些，今年未割得穀子，再也量不出了！可憐窮人！請少老爺給我們一碗稀粥喫吧！」

東家看見農夫走了，大怒道：「田是你的麼？你要量就量，不量就不量，你不量，難道我們不曉得量麼？挑夫！你們把他的斗拿下，快點去量，不要睬他。」挑夫搶了農夫的斗，七手八脚，跳在倉內，又量了兩擔，直至東家叫聲罷了，他們方纔停止。

這時農夫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他妻和母親，兩眼汪汪的流着淚。

東家走到桌上，提着筆，向簿子內寫了數，立起來，將簿子收好，喚着農夫道：「我念你是我家的老佃戶，沒有多量你的，照去年只加了兩擔，你們不要做這哭樣子了！」他說完了，走到梧桐樹下，騎了他的黃標馬，向前面跑去。那



些挑夫，一箇箇挑着穀，在後跟着，看去成了一條長線。

「賣飴糖！賣飴糖！」這時老王挑着一擔糖箕，經過農家的門前，這樣嚷着，那聲浪傳到波兒耳內，使得回憶到昨夜媽媽所說的話，心中裝滿了歡喜，飛也似的跑到廳堂，要他媽去買甜蜜的糖。這時他媽淚珠尙且未乾，那裏有心去踐昨夜所許的約，他偏不知時務，扯着她的衣，只管胡纏。

農夫滿腹的氣憤，正在無從發洩的當兒，看見了這種情形，觸動了他的怒氣，伸着桐葉大的巴掌，向波兒小小的臉上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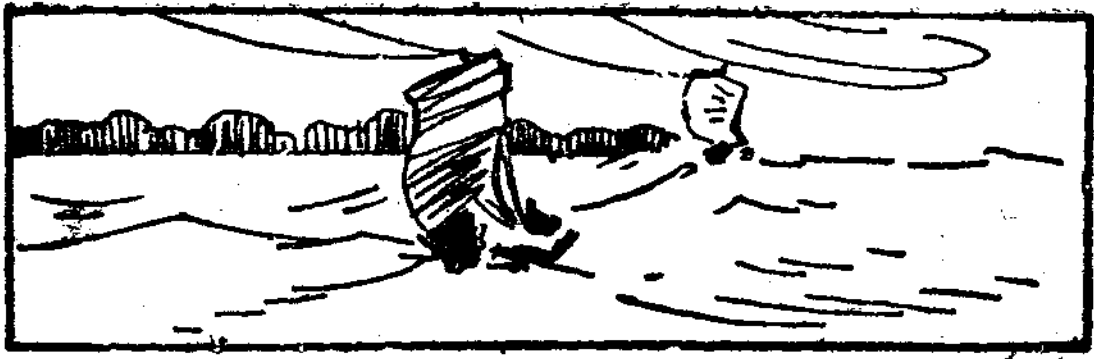
那時只聽得那幾間茅屋內，發出了一片極高的哭聲。

## 可憐的梅英

沈·徐·興·

何老太的媳婦梅英，近來不知爲了什麼事，竟在昨夜投河自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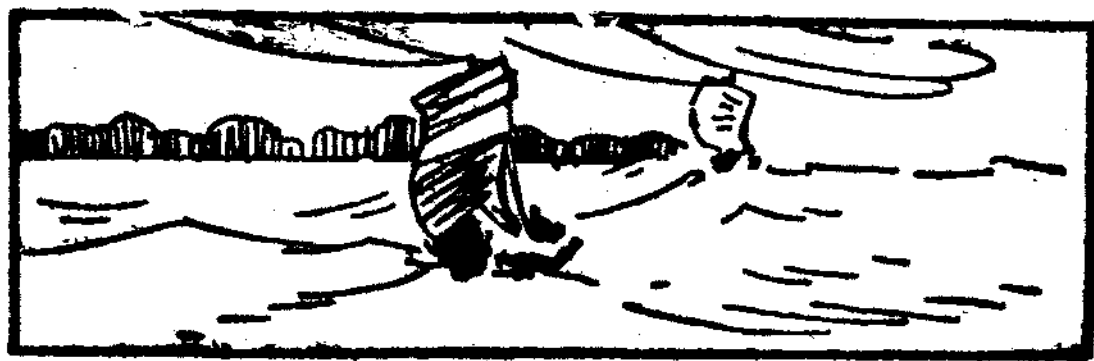
知道梅英身世的人，誰不說她是生成一條苦命！她自娘胎裏出來不到半箇月，她母親就因產後感冒死了。這時她的父親，年紀已過半百，回願自己



身後祇生得這箇女兒，所以愛如掌上明珠一般，僱了一箇乳母來管育她；心想候她長成以後，贅一箇「東牀快婿」也是一箇傳宗接代的良法。

果然，梅英已是五歲了，吃飯自己也會吃，尿屎自己也知道，這時她的父親，當然快活得了不得。他想將乳母辭歇了，帶在自己身邊，也可管理上便當一些。唉！——那知梅英真不幸，在這年夏天，她父親忽然染了猩紅熱，竟與世長辭和她的女兒永別了。可憐的梅英，脫離乳頭纔半年，又失了她的保護者——父親，以後的梅英，就在她的舅母處過活。

她舅母已生有兩男一女，對於管理上，自然先要顧着自己的女兒，那有功夫來管她呢！好在梅英也漸漸知道自己是「寄人籬下」的人，萬樣事體，總是「認喫三分虧」。就是她舅母常常指桑罵槐似的說：「養女兒真不合算啊！等到長大了，仍是別家人，倒是養一隻狗，見了主人還知道搖頭擺尾的討好；女兒家是萬不會的，喫了人家飯，不肯做事的。」梅英聽了，不過在暗地裏流幾點眼淚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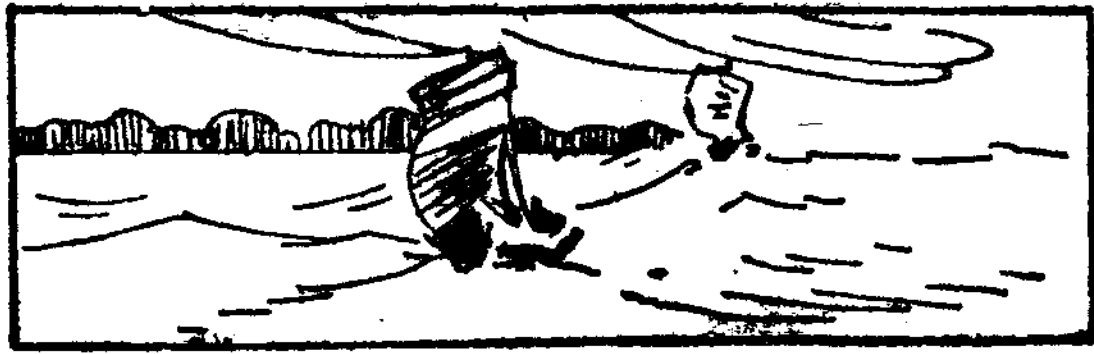


小  
說

這年梅英已經十六歲了。各樣女紅，她也學會不少；她舅母見她這樣乖巧，一半是爲了自己的女兒，雖比她大上一歲，可是仍舊嬉皮笑臉的只顧遊戲；莫說女紅一件不能，簡直樣樣及不上她。因此便生嫉妬。一半是想將計就計，可以減輕自己的負擔；因說：「梅英！你現在也大了！像我從前到你的年紀，衣服零用之費，都由自己做出來的。況且我母家雖說不上富有，但是畢竟有父母來負擔；像你現在父母早已亡故，幸有你舅父拿錢來供給，不然，恐怕我自己的女兒還養不活哩……你須要知道，柴幾錢一斤，米幾錢一升，就是喫口飯，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要喫的，計算起來，也不算少數哩！梅英！你是聰明人，大約也懂得我的話。你明白嗎？你舅父掙的錢是有限的，如再要向他支取衣服零用等費，也難支住我這家人家了！」她舅母「絮裏藏針」似的講得很動聽；可是以後梅英的衣服等費，真箇不再給她了。幸虧梅英很勤謹，做女紅所得到的酬資，足夠自給呢。

梅英十七歲這年——有一箇夏天的下午，槐樹村裏的金大嫂，特地跑

一七



到梅英的舅母家裏；這時她舅母正在廊下洗衣服。

「張二姊——梅英的舅母——現在天氣這樣熱，你真勤謹！還在赤日下洗衣服，何苦啊！落得乘乘涼罷。」金大嫂手拿一把蒲扇，拂着走近張二姊的身旁，順手把風拂到張二姊的那方面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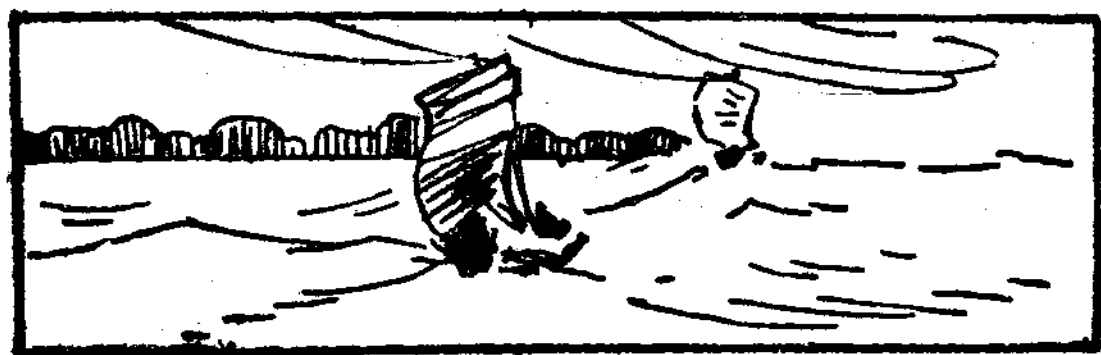
「可不是嗎！這真也是歇不來啊。人家看我已有一大淘兒女，總以為不必辛苦了；可以享福哩。——金大嫂！你請坐呀！」

「謝謝你！」

金大嫂說着，就在一隻小凳上坐了。張二姊仍洗他的衣服。一壁繼續說：「金大嫂！你真好福氣；雖只生了一男一女，男的已能掙錢，女的也出嫁了，多麼清靜啊！」

「這是你過分稱贊了；像你的兩位孩子，現在雖在讀書，可是日後掙大塊的錢來孝敬你，那纔是真福氣呢！就是一箇女兒，年歲也一年大一年，離嫁時也不遠了。」





「唉！金大嫂！我和你是親姊妹一樣的知己，你還說這種反話——我自己的女兒不必說了；討飯做官由她去。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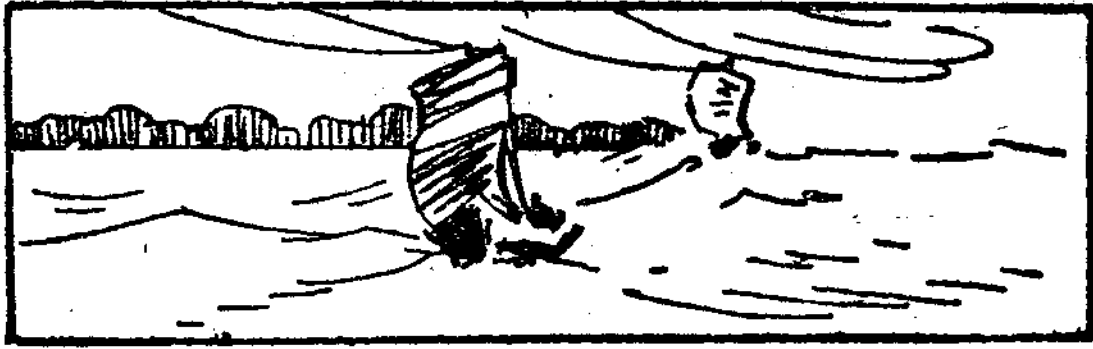
「是呀！俗語說得好：『兒孫自有兒孫福。』做父母的也顧不了許多哩。——到你姊夫的女兒，將怎樣安身她呢？」

「着啦！正爲了她，害我飯也少吃，睡也少睡，總想看一箇好男子做她的夫婿；我死了也對得住她的父母哩。——今年她十七歲了；『男大當娶，女大當嫁。』這是顛撲不破的古話，那得不由我不擔心呢？」

「哈哈！張二姊！那末你這外甥女兒合該有福了！」

「這話怎麼講？」

「你還不知道嗎？我來告訴你罷：我們村上的何老太，你大概總知道的；她的兒子祥少爺，自去年喪了妻之後，就想要一位繼室，物色到現今，還沒有著意的人。因爲祥少爺的脾氣，不漂亮的不要，不清白的不要；我雖想做一箇媒人，貪杯喜酒來喫，深恐他不嫌面貌醜，就嫌身材歹；李家的小姐叫我送帖



子去，祥少爺不要；汪家姑娘的帖子送去祇一天，就退了回來；所以我再也不敢做這箇媒人了。不過像你的外甥女這等人品，又溫柔，又美貌，我想一定能中祥少爺心的。張二姊！你也曉得：他們家裏有許多田地！又富有，一百二百塊錢，不必出後門去借，現現成成，只要到箱子裏去取。我可惜不早生一箇美貌的女兒，沒有攀着這種高親的福氣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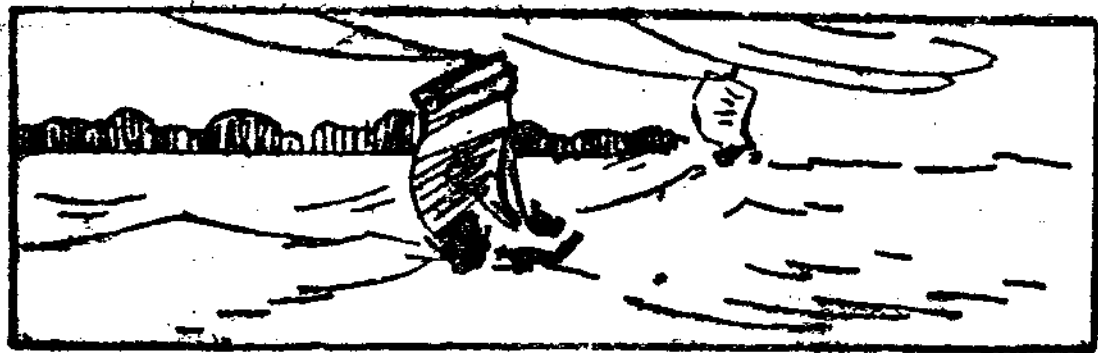
這時的金大嫂，越說越上勁，手裏的蒲扇，也一拂一拂地增加速率。張二姊也停着手，靜聽她的這番話。

「但是——梅英也沒有這福氣罷！」

「不，不……像你們的梅英姑娘這樣人不能中選，還有誰去享福呢！這可包在我身上；我金大嫂說得出做得到，你放心罷。」

「不過——還要問問她舅父，不知允不允？」

「哈哈……虧你說出這種話來。他是一箇知書識字的明理人，去攀這樣一箇高親，還有什麼不允？你對他說了，恐怕還要鞠躬作揖的感謝我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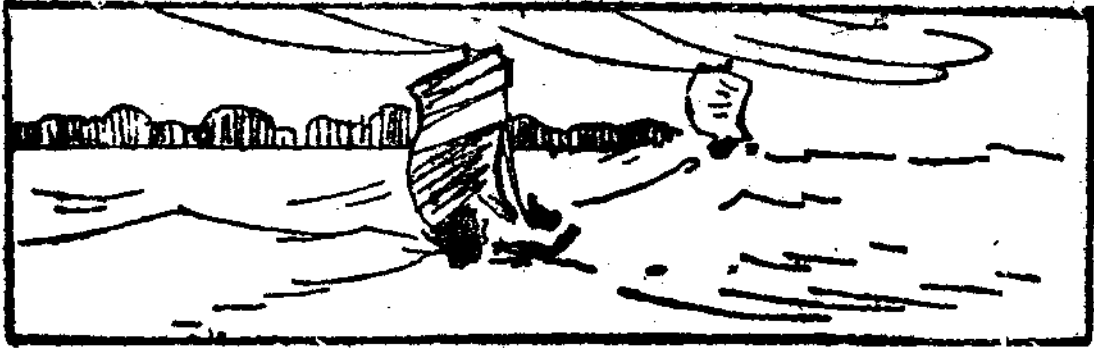
：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等她舅父回來了，我說說看，成功得來最好，我也放下一件心事，對她在地下的父母，到可交清一筆帳哩。」

金大嫂一壁應是，一壁拂着蒲扇，又談了一回話，心窩裏充滿了愉快，面上帶了笑容，纔辭別張二姊，大搖大擺的回到家裏。

果然，這件事竟成功了！一箇月後，梅英文定日子已到，她舅母家裏，充滿了一屋子的喜氣，她舅父也嬉開着嘴，接待做媒人的金太太。可憐的梅英近日來也漸漸知道這件事，今天她獨自坐在房中流淚。她因為知道未來的丈夫，是一箇愛嫖濫賭的紈袴子弟；未來的婆婆，又是一箇兇很出名的雌老虎，她心裏原很想反對，無奈回想起自己身世來，卻是全靠她舅父母撫育長成的，自己又無父母幫助，所以她並不怪舅父母的獨裁，祇嘆自己命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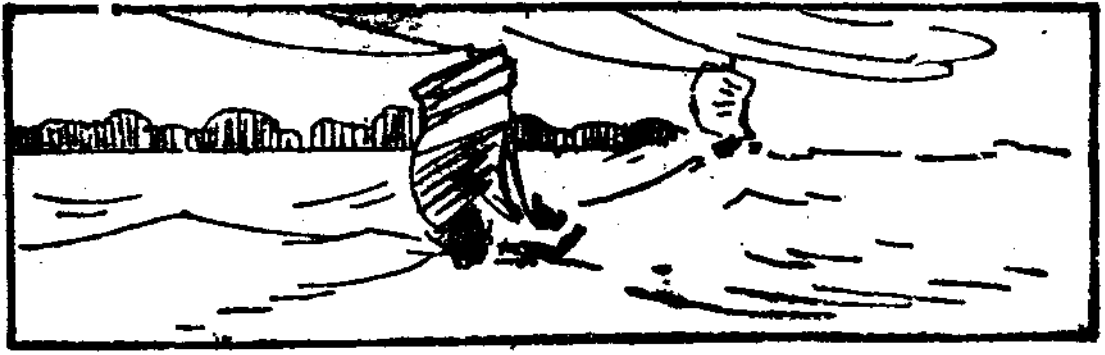
下一年的春天，梅英已做何老太的媳婦了。她因早已知道婆婆是一箇兇很的人，所以做事格外小心，服侍她婆婆，也特別獻些殷勤。臨頭一二箇月



裏，彼此還說得來；她婆婆當然不去責罵她的。

可是梅英嫁時的粧奩，在她舅父母手裏，當然是很簡單的；何老太對於這層，真是大爲不滿。屢次想在媳婦面前發洩發洩，一時也找不到機會，無從說起。這天也合該有事，不知怎的，梅英打破一隻前房——祥少爺的前妻——嫁來的碗，惹得何老太開了話匣，嘮嘮叨叨地說：「打破一隻碗，原是小事，祇要自己帶來的，就是十隻一百隻，也可打破；不足爲奇的。不過我想用着人家的東西，這樣隨意擲碎，究竟良心上過不下去的……」梅英聽了這幾句話，明知是有意責備她沒多嫁粧的緣故；但也怨不得誰，祇怨自己父母死得太早。

梅英的丈夫祥貴，本是一箇只會用錢不會做事的公子哥兒；在外閒蕩的日子多，就是有時回來，左不過使使性子罵罵人。可憐的梅英含着萬種冤枉，也沒處訴說。回去告訴她的舅母，她舅母總要這樣說：「梅英！我辛辛苦苦把你管理長大了，嫁得這樣一箇有吃有著又富有的夫家，也對得住你了。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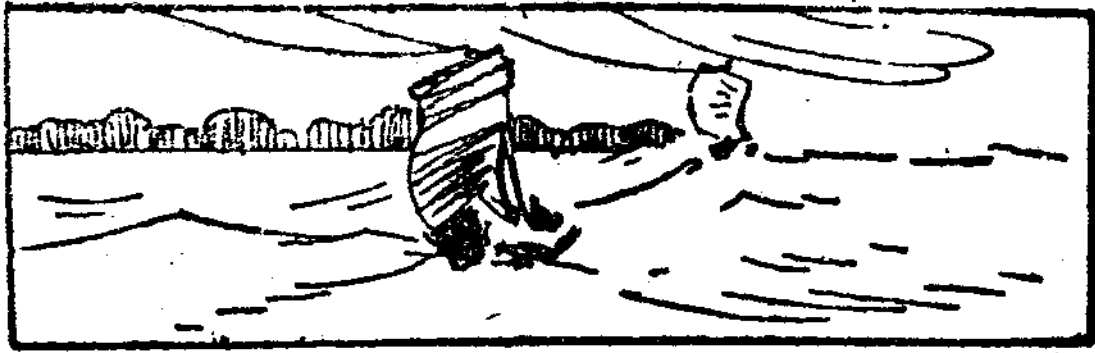


小說

事要自己小心，你婆婆還會說話嗎？」梅英討了箇沒趣，流着眼淚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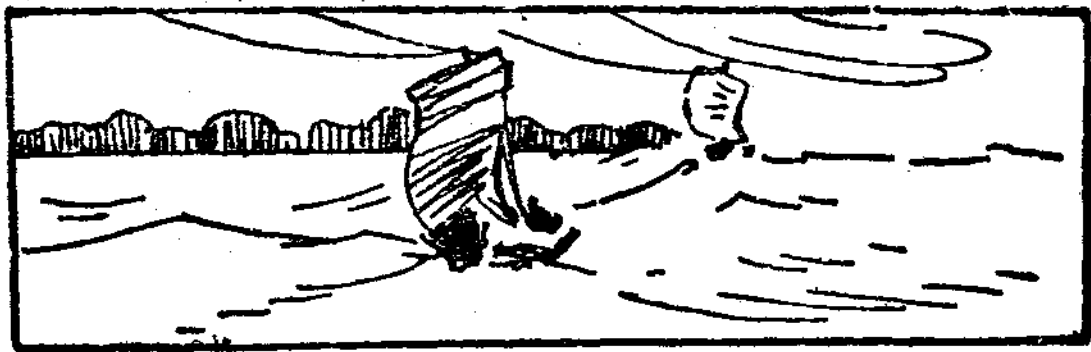
有一次，她丈夫詳貴回來了；這天的晚餐不大好些，她丈夫就大發脾氣的罵道：「賤東西！你來看，這一尾鯽魚一碗蛋，叫我能下飯嗎？」何老太也繼續着說：「祥兒的話，一點不差，他是不大在家的，回來時總要預備好的菜餚給他喫，纔是爲妻之道；不比我老太婆，有葷喫葷，有素喫素，他是在外面喫慣的，不比我這張賤嘴吧呀！」梅英聽了，本想說出時候已晚，無處購買的原故，但也沒有這膽量，在老虎面前說話，祇在暗處抹淚，自怨命薄罷了。

一年以後，梅英做了何老太眼中之釘，何老太的罵人工作，也成爲家常便飯。梅英因爲她婆婆常嫌飯菜不好，這天她自己喫的，祇一些乾菜，恐怕她婆婆喫不來，特地弄一碗好菜餚給婆婆下飯。但是難服侍的何老太，又因此責她道：「……我們又沒有分家，爲什麼要分喫？我早已說過，生成一張賤嘴，輩的能喫，素的也能喫。你現在算獻假殷懃嗎？我不希罕這些；錢究竟是我出的，你要喫儘管喫，我不要……你容心趕出我，也可叫你丈夫來，明明白白向



我說，不要這樣做作。我明天讓你罷，達到你趕出我的心願，好嗎？「可憐的梅英一片好心，不料竟受這場冤枉。可是下一天，何老太真的打起被褥，搬到一間小房子裏住了。還逢人便說媳婦趕出她，不許她同居。有幾箇好管閒事的人，莫知就裏，硬派梅英的不是；反去勸梅英，叫她送米去給婆婆。但梅英心想：倘使送了米去，豈不又要說她容心趕出婆婆嗎？豈不要當作真憑實據了嗎？如其不送米去，她婆婆又要說容心餓死她。她左思右想了好一回，決定自己去勸婆婆回家。但何老太又說：「你既已趕出了我，爲什麼還要我同居？叫你去拿些米來，你又不拿來，好！我是不回家了，你要餓死我，我會去討飯的；你去享福罷！我是不回去的……」梅英聽了這幾句話，一時想不出可辯的話，哭着回到了家裏。

隔了數天，槐樹村裏的老王對老趙說：「何老太家的媳婦，是要有福氣的人做的，昨晚不知道爲了怎麼一回事，聽說她第二箇媳婦，又無福地死了。」



小  
說

「這算什麼呢，常言道富人家的媳婦，『一年死一箇，大吉利，三年死一箇，大晦氣，』不到三月五月，那祥少爺又要娶的。老王！我們多是何家的佃戶，到了那時，又可備了四隻八開的喜分，去痛痛快快叨擾他家三天大吹大擂的喜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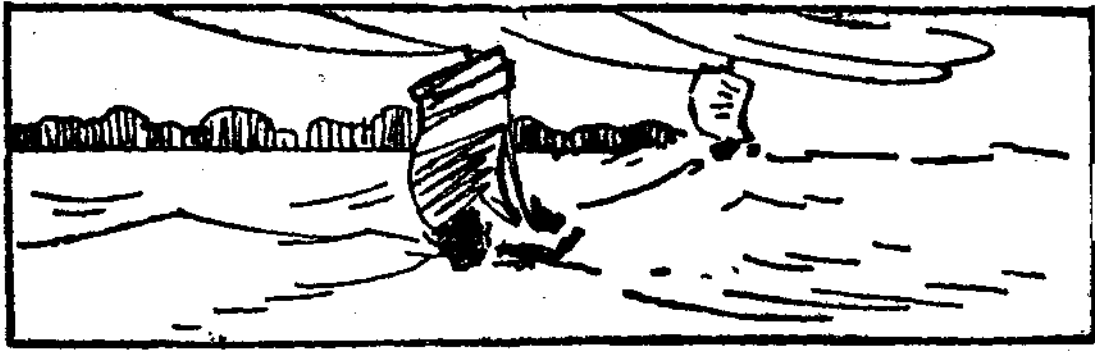
說罷，老趙很得意地對着老王，老王張着口也對着老趙嘻嘻地笑，「哈哈！」「哈哈！」

## □ 小閣中的一幕

楊宗禹

在一箇悶沉沉黑魘魘炎熱的夏夜裏，寥寥的疎星，閃閃爍爍從雲縫裏射出它縷縷的微光，好像要躲避這煞熱的暑氣，隱藏在靉靄地雲鄉。在一所靜悄悄底花園裏，養魚池畔的岩石上，坐着個癡呆呆嫵娜嬌倦的少女。她聽着昆蟲的鳴聲哀調，看着繁星的光芒閃耀，灰色底穹空，褐色底大地，昏然都沉淪到這可怕的夜色裏，是何等的神秘啊！

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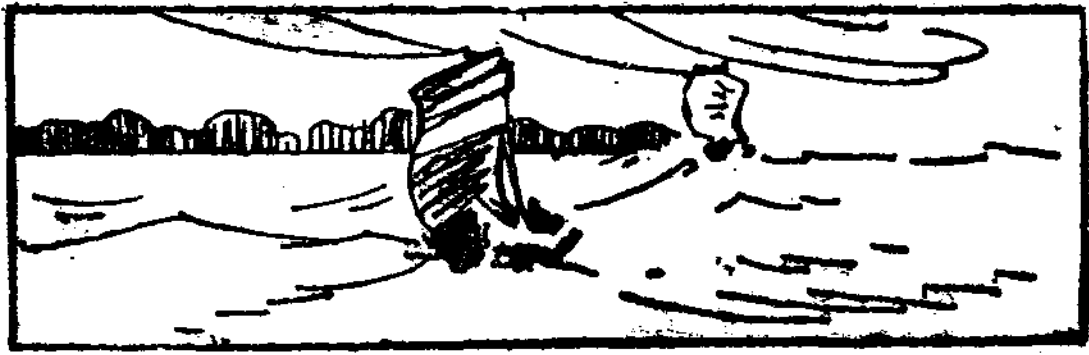
喧囂的聲息漸漸兒沉寂了，死一般地幽靜而沉寂了！孤獨的她，仍默然坐在石上，心緒如麻的胡思亂想。『此刻總是我休息的時間了！』她自言自語底甜蜜蜜這麼說了一句。最後她又哎……的長嘆了一口氣，表示她整忙了一天，好不容易盼到了這甜蜜的休息時間了。

『天氣真熱呀！』她很自然的道，手裏拿着一把芭蕉扇，不歇地呼呼搧着。

她處在這種非人的境地中，還不如牛馬的生涯，牛馬耕罷了田地，拉罷了馬車，都是休息的時間；她呢，朝夕忙個不止，有時還受她主人的噪罵。

她的男主人是個三十多歲的闊官僚，他時常的安慰她，並且還替女主人向她道謝，他對她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總要顯露出他是愛她，憐憫她。她偷看他那黃瘦的面孔，深黑而伶活的眼睛，無時不在向她莞爾的微笑。她心裏暗暗想道：『我是個纖弱卑賤的少女，怎配得別人愛憐呢？男主人啊！恐怕你是眼花了，錯愛了我罷！不，莫非你對我的愛，是假的，是一種誘惑的手段嗎？』





小  
說

是，對的，你想一個卑賤幼而無靠的窮丫頭，怎麼能夠攀得上資本家的愛憐呢？誠然，他對我表示底愛，是一種可怕的誘惑的手段，他真是想入非非了！你不要看我是個卑賤的窮丫頭，我自認我是純潔的處女，要保持着那神聖不可侵犯的愛！可恨的女主人呵！我鎮日的給你做飯磨麵，馬不定蹄底出力作工，你不但憐憫我，反而罵我是賤貨，賤丫頭。哎！我的命真苦……」

宇宙這麼樣的廣漠，人生如此冗冗的衆多，誰個能了解她的衷腸？那個憐憫她這孤單無靠的非人生涯？她正在「哎哎……」嘆惜的時候，忽聽背後有人提着名兒叫她道：「筱蕙！筱蕙！快來，快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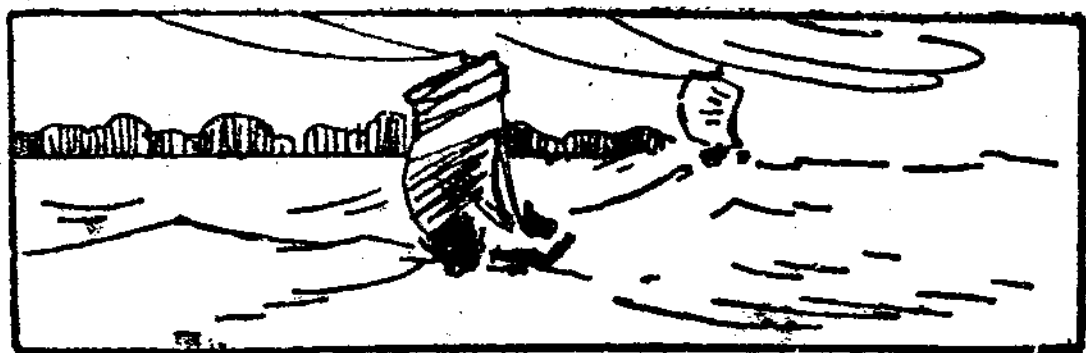
她驀地聽見這陣叫聲，心裏暗暗想道：「這麼深的夜裏，不知又喚我作甚？哎！吃人家的飯，身就這般不自由，去的遲了太太又該罵呢！」滿心恐怖的她，惻惻地向叫聲處走去了。池邊少了這位可憐的少女，空氣驟然緊張了起來，茸茸地草叢裏，藏着幾個草蟲，哀哀不住底的悲鳴，好似替筱蕙膽戰心驚！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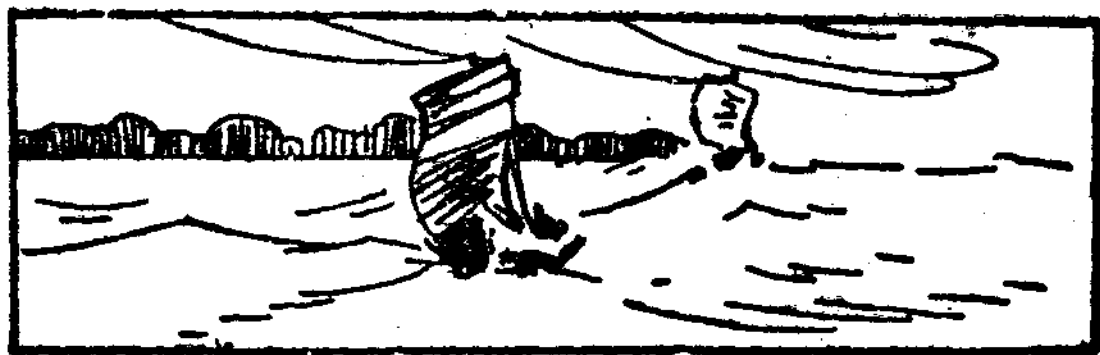
★



記得是去年的夏天，筱蕙和她的父母是住在衛河堤畔底一個村落裏。那村的盡頭處，有一帶綠柳白楊，在林木深處緊靠河堤下邊，有幾座矮矮幽雅的房屋，這幾座茅屋便是筱蕙家的住宅了。

她的爺媽給這村裏的大戶，種了幾畝田地，每年的收穫，僅僅夠她一家費用。手頭雖然不十分寬裕，但也不至有少穿沒吃的恐慌。所以，在她這個小的家庭裏，時常聽得見歌聲笑聲，足證是個幸福快樂的家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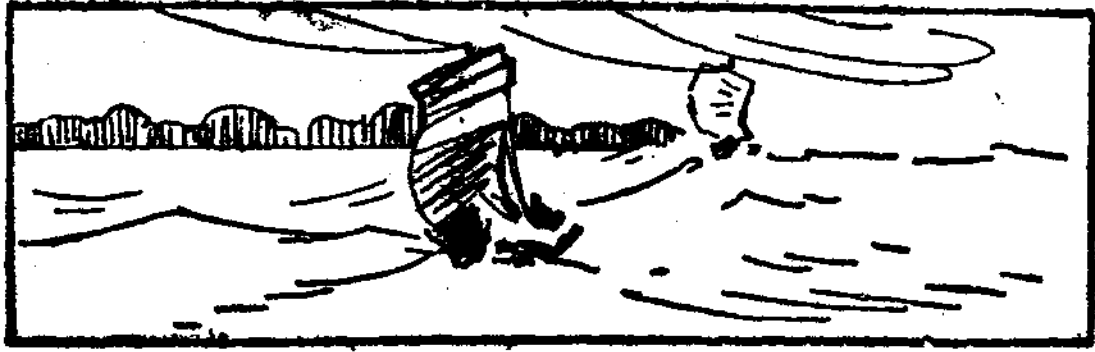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那不如人願的老天，浙浙瀝瀝地落了十多天的傾盆大雨。衛河裏的水，猛然波濤洶湧起來，黃色的河水慢慢兒和河堤一般高了，於是那麼大的洪水可要氾濫成水的世界了，塌倒了無數的房屋，溺死了許多無辜的良民。哎！這次水災，真是空前所未有的災患了！筱蕙家的房屋都淹沒到水國裏去了，田地可變成潺潺底清流了。筱蕙和她的爺媽，從纔開始的離鄉背井，過着那飄泊流浪的浮萍生涯。他們的心中什麼都沒有，只有悲哀和憂鬱充滿了胸膛。筱蕙底父親除掉了務農，他是



無一藝之長的，現在水神佔據了他們吃飯的源泉，他們別沒本領，惟有去渡那流浪無羈的乞丐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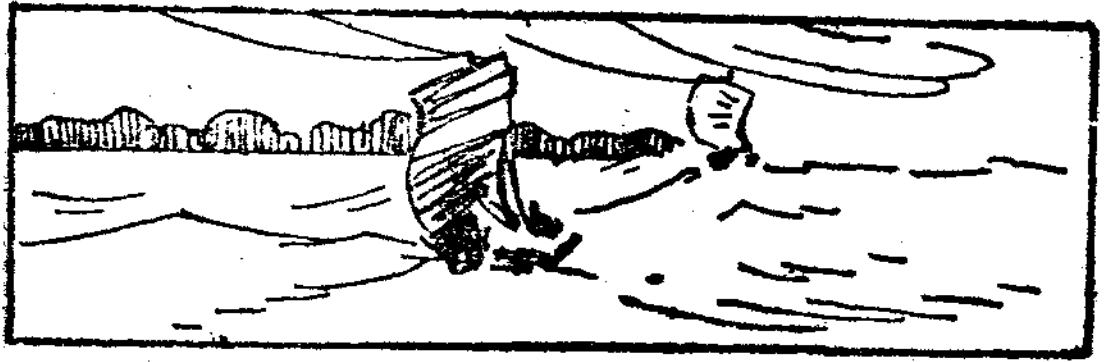
熱度一天一天的加高了起來，熱得黃鶯在翠柳枝葉間，偷着乘涼；哈八狗兒伸着懶腰，躺臥在柳蔭裏，伸長着舌頭「黑呼黑呼……」表示牠禁不得這暑氣的蒸騰。可恨那瘟疫之神，也乘着炎夏散播着瘟疫的種子。筱蕙的母親，自從家產蕩盡之後，心中時常充塞着憂鬱和苦悶。她的身體本來就很柔弱，自她度着乞丐生活以來，身體早已削瘦得如同枯枝一般的可憐。你想她一個軟弱枯瘦的老人，怎禁得起這般暑氣的煞熱。偏偏瘟疫到處流行，不幸的她又身染了瘟疫。她是個無產階級者——乞丐——不能夠完美的保養，更沒有舒服的住所。哎！一個素來體格不很康健的她，在這「炎日可畏」的夏天，竟然很着心腸永別了她的老夫幼女，走往烏托邦——Utopia——裏去了。

自從筱蕙的母親死了之後，筱蕙和她的父親，仍然繼續度着那浪漫的



乞丐生涯。可憐的筱蕙慢慢兒長大起來了，嫵媚的姿態，白淨的面龐，看來更顯得秀麗窈窕。她的年邁半百的父親，臉上的縐紋漸漸增加了許多，彎曲的脊背，蒼白的鬚鬚，看起來越發瘦得憔悴可憐！他憂勞交集，面黃肌瘦，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所以時時可見他那深陷的眼窩裏，充滿了清瑩的淚珠，流在他那兩頰之間。眼看着女兒一天大似一天，衣裳襤褸，肉體難掩，總不如給於人家，縱不享榮華富貴，總可得布衣飽餐，無論她勞心勞力，生命總可保全。自己呢，死了之後，祇要有條破蓆兒一捲，就可了事。他心裏常常這般打算，卻良久沒得實現！

是一個初秋的傍晚，筱蕙和她的父親，信步到一家公館門前，恰好臺階上站着箇三十來歲的紳士，他看見筱蕙生得眉清目秀，姿態嫵娜，直向筱蕙的父親問道：『噲！老頭兒！你領着的這位姑娘，是你的什麼人？』那紳士這麼樣的詢問了一聲，眼光又注射着筱蕙。筱蕙見人家注視自己，粉白的嫩臉上，不覺紅暈起來，羞得得的低着頭兒，目光注射着自己的脚尖，抿着嘴兒靜默。



無言。

他——筱蕙之父——本意想和那紳士乞錢，今忽見紳士先開口問他。他急忙的回答說：『這是我的小女，名叫筱蕙，整天和我討飯營生……』他於是盡情的將往事，一五一十的告訴那紳士聽，最後他又將自己情願將女兒送給人家當奴婢的話，也說了出來。那位紳士聽了他的話後，喜歡得心花怒放，手舞足蹈。隨將筱蕙留在家中，當丫鬟使用。又給了筱蕙的父親，幾十塊錢，更給他找了個存身的所在。那可憐的筱蕙，從此棄了她乞丐生涯，開始又當奴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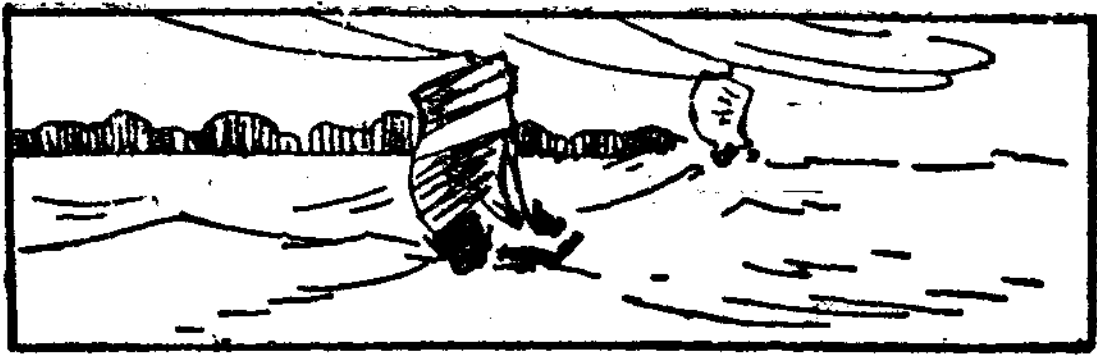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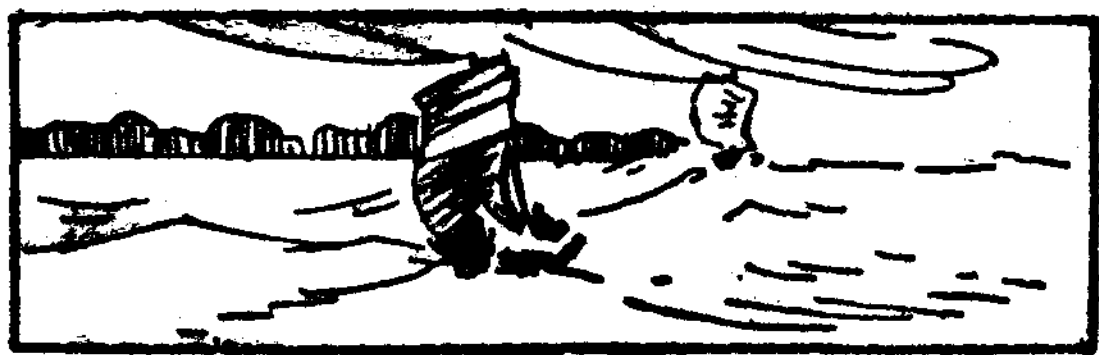
敏慧秀麗的筱蕙，初次嘗試這奴婢的生活，終天的忙迫個不休。主人愛她長得秀麗婀娜，對她十分寵幸。她自己又足恭小心，作事敏捷。生活上似覺驟然增加不少的樂趣，所以她的作事更慇懃而起勁了！近來她的臉兒豐潤了許多，衣式也時髦起來，心情也開展了，智識也增進了。『小家碧玉，楚楚



可人。』無論你是鐵石人兒，見了她也要像磁石吸針的一般睨目警她。』  
那個紳士日常對於筱蕙，特別的注意他——紳士——純爲愛她，什麼都犧牲了。他時時刻刻想和她接近，她一言一笑一舉一動，都足以使他心滿意足，就是她犯了過錯時，他也能體貼她，寬恕她。凡她所有要求他，沒有不心悅而允諾的，她簡直成了他的唯一底靈魂寄託者了。

她——紳士之妻——看着自己的「黑漆板凳」Husband，對於筱蕙那樣的貪戀寵愛，她心裏的無名之火，真是氣煙萬丈的怒發！不知怎的她見了筱蕙時，總是憤怒地注牠一個白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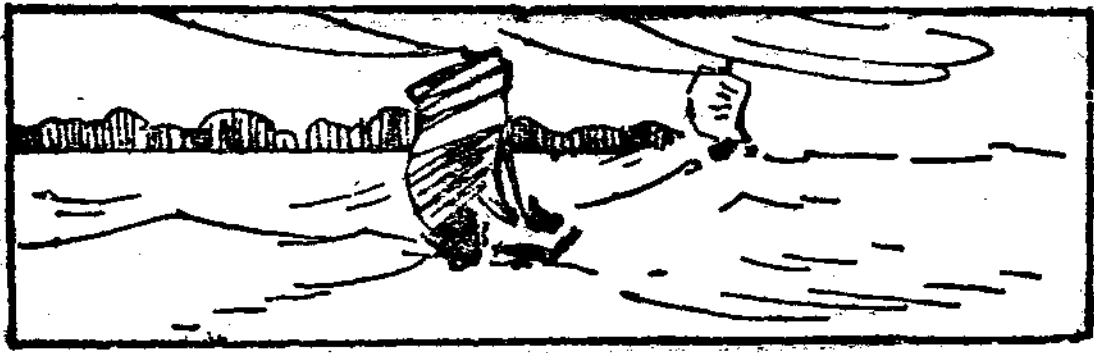
她十二分的不滿意她丈夫的行爲，但是她死也不敢向她丈夫爭吵，膽怯的她，雖不敢和她的丈夫爭吵，可是心裏時時刻刻懷恨着筱蕙。當筱蕙來到她跟前的時候，不是這樣不對，就是那樣不對，走的快了，她罵筱蕙不穩當，風車子；走的慢了，她又罵筱蕙是活死人，肉豬一樣；總之筱蕙的一舉一動，她看了是都錯的。她老是罵筱蕙不尊她爲太太，藐視着她，任是受了何人的委



屈——尤其是受了她丈夫的委屈——總是向筱蕙身上出氣。

她尤其嫉妒的是筱蕙的秀麗的面龐，嫵娜的姿態，漆黑的烏髮，伶活的秋波，雪白的牙齒，桃紅的兩頰……這種種的美點，她見了都痛恨入骨！恨不得即刻把筱蕙害死，或則送到別個星球上去。她這樣的忌恨筱蕙，可是在她丈夫面前時，總是敢怒而不敢言。當她實在忍之不能再忍的時候，祇有背着丈夫痛痛快快的把筱蕙惡罵一頓，或自己躲在房裏嗚嗚咽咽的痛哭一場。筱蕙每被她女主人惡罵之後，祇是忍氣吞聲的悶在心裏，自己悲哀自己的命苦。那位紳士，設或風聞了筱蕙受了委屈事，他總要甜言蜜語地向她慰藉，不教她生氣。他一直要把筱蕙勸慰到嫣然一笑之後，他方才放心。

誰知道事被她——紳士之妻——覺察了，她心中更為恨怒！這是個初冬的下午，她的丈夫有公幹往衙門裏去了。她趁這箇良機，把筱蕙叫到面前，痛快淋漓的大罵而特罵的訓戒了一頓，她的怒氣纔算發洩了一些。筱蕙平白地受了這頓惡罵，蹣跚心裏有無限冤枉，祇得悶在肚裏不敢作聲。



筱蕙忍氣吞聲，瞬息不停的作工，直做到了「皓月中天，柝聲四起」的時候，她的工作時間纔算完了。

「噯！可盼到休息的時間了！……」她長嘆了一聲，這樣的說了一句。這正是一個炎熱的夏夜裏，微風吹着樹葉，繁星發着明光，筱蕙單身隻影的坐在池畔的石頭上納涼。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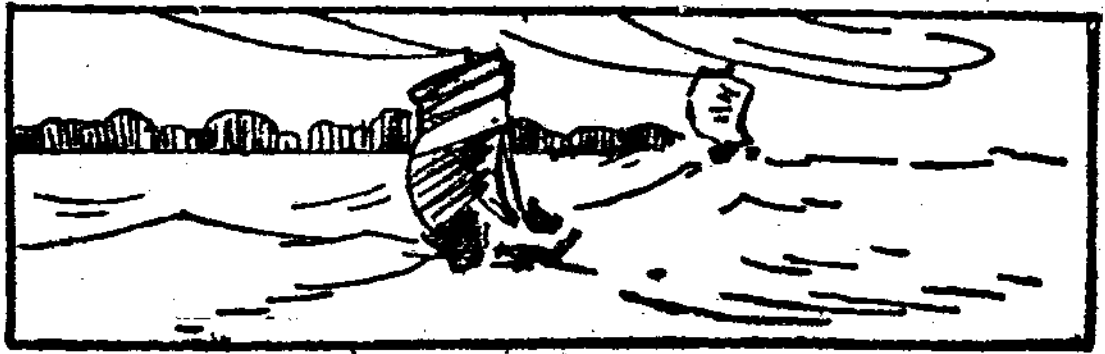
「筱蕙！筱蕙！快來！……快快……來……」她正在吱吱……的嘆息，忽聽背後有人提着名兒這麼樣的叫她。

「誰個叫我呢？」她隨聲的問着，心中顛顛地躊躇不前，怕是她女主人叫喚。

「是我，是我！快點兒來吧！」那人聲音急迫的又說。

筱蕙側耳傾聽，方辨明是她的男主人連忙的跑到主人面前，緊促地說道：「我當是誰個呢，原來是老爺呀！」





「是的，是我！你你……快快來……」那位紳士左手揣著個圓形的黃色銅盤，上邊攔著些煙燈煙盒之類；右手抱著個橢圓形的大西瓜。

「呀！這麼大的一箇瓜」

「你快些兒接着這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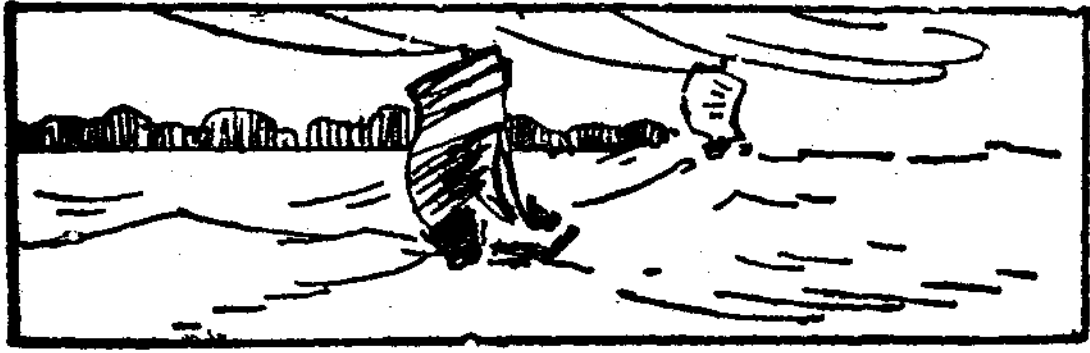
「是，是。」筱蕙兩手接過瓜來，緊接又問：「現在你要往那裏去呢？」

「我打算往凌雲閣裏去乘涼，你跟我來好了。」紳士說罷了話，挺身向一帶竹林裏走去了。

「你知道我在這裏的嗎？」筱蕙在她主人後邊走着，無意的這樣問了一句。

「前邊我找遍了，找不着你的影子，想你定是在花園裏乘涼的，所以我往這裏來喚你，誰知你果然在此。」他一面這樣說話，一面向前走，不知不覺的已來到閣前。

「來到了？」



「唉！到了。」他用右手「骨東……」推開了開門，擦的一聲，一根火柴燃着了，發出些戟目的輝煌的光芒。

「你帶的火柴嗎？」

「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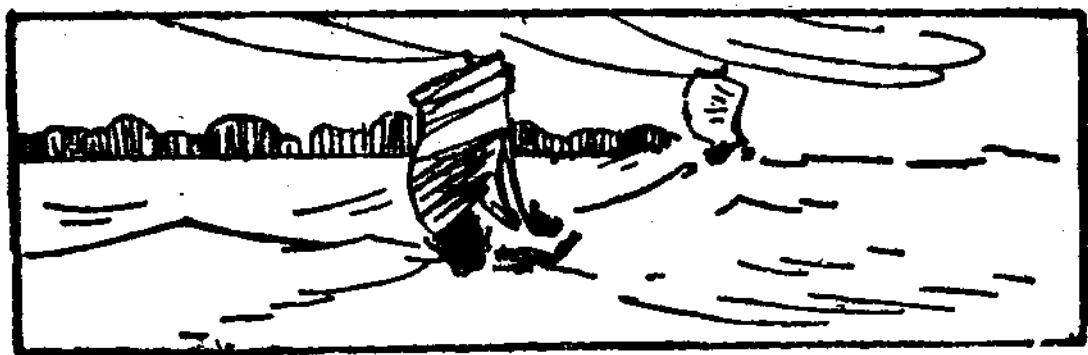
「沒有燈怎麼好呢？」

「有燈，你不要慌！」他重新擦了一根火柴，點燃煙燈，走入屋內，將燈置於臥榻中央。這一間黑漆的屋內，燃着這如豆的煙燈，照着這一主一僕，搖搖不定，好像似鬼影一般。筱蕙將西瓜放於一張老式的桌上，她向她主人很柔和的說道：「你在這裏納涼吧，我要走了！」

「不，不要！你走不得！你該不把瓜切開的嗎？」他很堅決的向她這樣的說。

「切瓜我切不好。」她嬌笑的這般辯着。

「怎麼切不好，來，我幫助你切。」他緊緊的抓着她的衣裳，如此的說着。



「老爺不要拉吓！快快丟手，我切就是了。」她滿面嬌羞，用手推着他這樣的嚷着。

「好，只要你切就得了！」放鬆筱蕙，從身邊取出一把五寸許長洋刀來，遞給筱蕙，退後兩步，挺身而立。筱蕙手持洋刀向瓜上剖割，切罷，擲刀於桌上，扭身就向外走。

「不要走！不要走！吃罷瓜再走亦不遲呀！」他一把拉着筱蕙，死不放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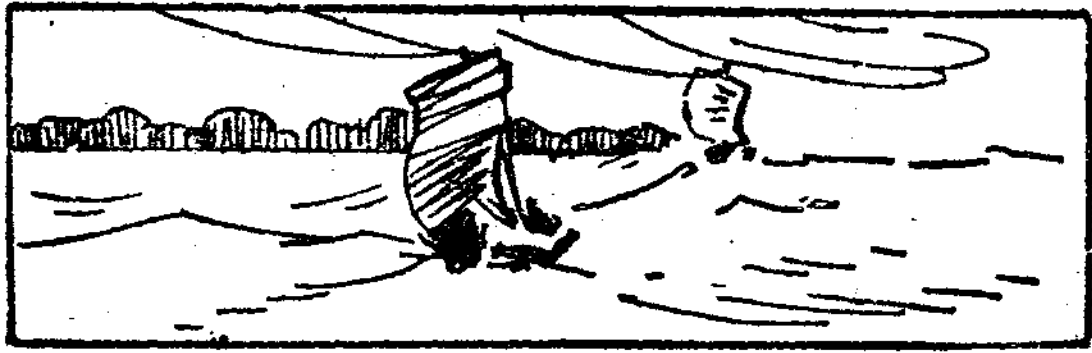
「你快放手吓！我是不喜歡吃瓜的！」筱蕙板着面孔說。

「怎麼不喜歡吃，少吃兩塊。」

「好，吃就是了，請放鬆我呀！」

二人靜坐吃瓜，少頃，吃畢，筱蕙將瓜皮拋於院中，又將桌上收拾了一番，靜靜的立着，看着紳士一聲不響。屋裏的空氣，猛然沉寂起來。

「沒有事了，我走吧？」她面朝着主人，很堅決的這般說着，轉身欲走。  
「稍等一等我，咱們一塊走好嗎？」說罷，他不待筱蕙回答，便慌忙從床



上跳下來，兩手拉着筱蕙的胳膊，很懇切象餓虎似的攏着筱蕙到身邊來，筱蕙雖然是個纖弱的少女，但是她卻用勁的和他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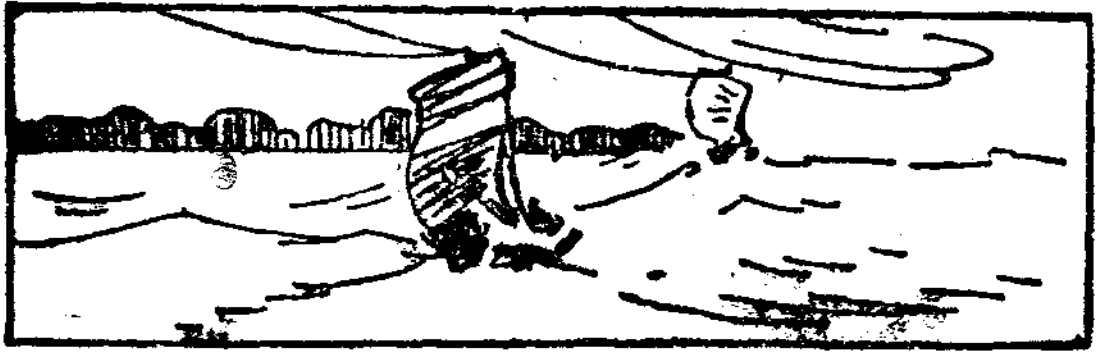
「誰知你到什麼時候纔走呢！」她滿面含嗔，高着嗓子問着。

「祇吸兩口煙——鴉片——就走，好不好？你走了，贖我一個在這裏多麼的悶呵！吸兩口煙定要走！」他懇懇切切的這麼要求着，望她答允。

她被他糾纏不過，只好答應了他的要求。他便放了手，她也靜坐在一把高背椅上，看他吸煙。他見筱蕙坐在椅上，便也歪躺在榻上，噴雲吐霧的吸將起來。他很暢快的吸完了一口，停了一停，他又兩手忙亂的重新燒第二口煙。

「這幾天你的太太爲難你沒有？」他一壁燒着煙，一壁這樣的問着筱蕙。誰知這句無意思的話，卻提醒了筱蕙白日的的事情，那繚繞的清煙，好似萬縷愁絲，纏繞着悲從心來的她。

「問這做什麼的！」她兩眼噙着清淚，極其悲傷的淡薄而無味的說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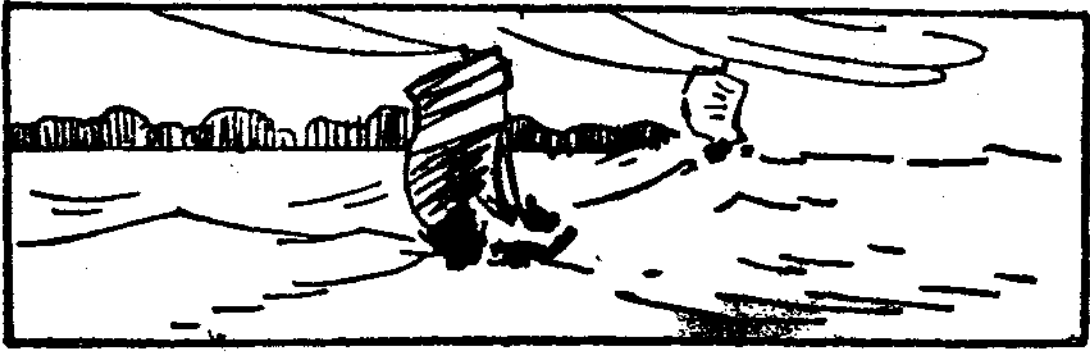


「怎麼你又悲感起來了？」他撇下煙針，走向筱蕙身前，百般柔順的慰問她。

「噯……」她低低嘆了一聲，晶瑩的淚珠，撲簌簌底落在她的衣襟上。  
「蕙呵！你又爲着這婦人而傷心了！我真正對不住你！她難爲了你，你總不該和她一般見識，過錯全在我身上，好，你打我兩下出出氣吧？」他便捏着筱蕙的纖手，向他自己臉上就打。他無論如何安慰她，她心裏總是百般的冤枉，低首無言，直是撲簌簌的落淚。

「蕙呵！你要是悲哀過度了，是有害於身體的。你是個明白人，今天怎麼糊塗了。難道我待你的好意，你也不知道麼？你要是單爲她而這般傷心，我只好向你陪罪跪下了！你再哭，我真的要下跪了！你……」他滿面愁容，對筱蕙這麼說着，便涕淚並下，身體慢慢地彎曲了下去，真個向筱蕙跪下了。

筱蕙雖是一箇聰明的女子，能夠洞察鬼域的伎倆，妖魔的惡意，但是生性終是忠厚，意志終是薄弱，並且在她過去的歷史中，早已深中了這萬惡的



舊禮教的毒。所以她一見了主人屈膝在她面前，她就雙頰緋紅，不好意思地忙把雙手扶他起來，他便趁勢攬抱了她的纖腰，把兩手的煙污，竟沾染了她清白之身。她待要掙扎，忽砰的一聲，小閣的門關了，桌上的洋刀，也錚的一聲落在地上，而同時榻上的煙燈，也忽地的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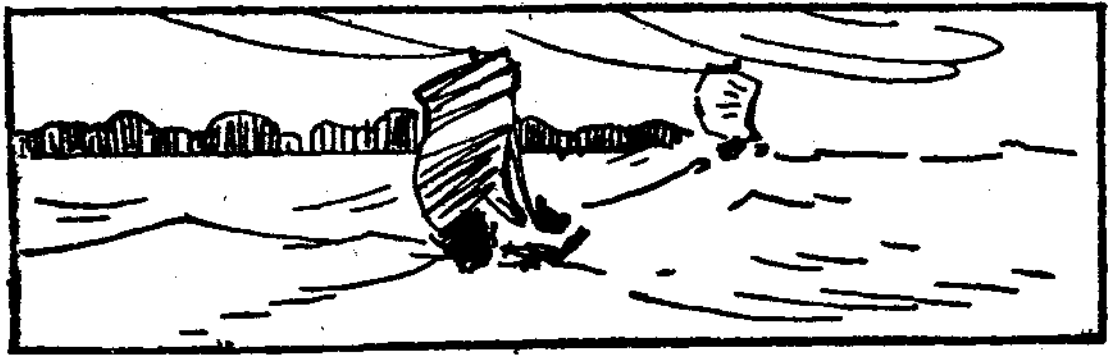
經過了二十分鐘之後，黑暗中——小閣中——的她，忽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筱蕙，我愛你呢！」那紳士喘息着并帶着安慰的口氣說。

「愛我嗎？你陷我吧！」筱蕙憤憤地答他，仍是不住地哭。

「那末，你真不知我的好意了。老實對你說吧，我擡舉的人，誰敢來欺侮。從今以後，你不過在名分上讓些她，也不算怎麼一回事，祇要我知道你體貼你，你怕不受用一世嗎？」

筱蕙聽了他的話，哽咽得更加厲害，少頃，回過氣來，帶哭帶罵的說：「誰要你擡舉呢？我自有人格，我要你擡舉做什麼？你對我表現的愛，就是你



小

說

殘酷的暴露！你們這些不要臉皮不曉廉恥的紳士們，無論什麼事，總要拏你們那種誘惑慫恿的手段來欺騙人，以謀達你們最後的目的！』她越說越興奮起來，精神勃勃的提高了嗓子嚷着：『我不懂爲什麼強者，常常要欺凌弱者；富者常常要欺凌貧者！』『你罵儘管罵，不要嚷不要哭吓！』『我哭，我要起勁的哭，我的淚水要把宇宙間帶假面具的淹溺殆盡！我哭，我哭我孤獨悲哀的身世。我不幸託生了個人！更不幸把我生在中國這樣醜惡的社會裏！更不幸入了你的陷穽！難道窮人生來就是富人的奴隸嗎？玩物嗎？富者就該任意欺侮蹂躪嗎？天吓！爲什麼那些牛馬似的奴隸永不會起而反抗他們的敵人啊……』她雖嚷着哭着，她已是聲嘶力倦了，她仍然不歇的向着那憐愛她體貼她的紳士惡罵……

夜深了，一陣陣底風，吹弄着竹葉瑟瑟作響；時隱時現的幾顆明星，在雲縫裏，射出它縷縷柔弱的光芒，照耀着這漫漫地黑夜，好似在眈眈的瞰矚着人類正在開演的惡作劇！

四一

大東書局出版

# 五彩兒童識字掛圖

是家庭教育之良師

## 特色

採如目  
取左拳  
最圖復  
本圖饒  
圖右閱  
編之既興  
制方字不  
係法大損

英橫  
寸六分  
又五等  
四寸為  
縱分四  
二之四  
一十二  
·二之  
·三格  
三學  
年深  
·進  
·比

印童其且頗與雅若  
·心識掛·粘俗  
·理字·既貼相  
·美·之·間·不·別·去  
·足·精·····  
·以·神·指·失·圖·又  
·極·····  
·合·····  
·明

容童則基  
·六·用·幼·已·  
·本·····  
·圖·····  
·分·····  
·十·····  
·計·····  
·兒·····  
·圖·····  
·根·····

〈元一盒每盒二〉

- 摺紙手工圖說
- 剪紙手工圖說
- 二十四孝圖說
- 中國神童故事

角五分册  
角五分册  
角五分册  
四二角册

- 兒童紙型玩具
- 繪圖識字課本
- 兒童白話尺讀
- 彩圖方字

八四角册  
一角五分册  
一角五分册  
一二元盒





# 劇

## 本

■  
木

### 農民的救星

傅敬嘉

#### 第一幕 農民的痛苦

登場人物：

農民王阿四 約三十餘歲

其母張氏 約五十歲

鄰人孫慈 約六十餘歲

時間 不論什麼時候，不過總在午前午後之際

布景 破敗之家庭，中置一破牀，几桌均無。

（開幕時）王母病臥牀上，王阿四坐牀上伺候。

（開幕）（啞場片刻）

阿四（搖頭嘆氣，走至臺邊）咳！可憐我的姆媽啊！生病在牀；可憐她昨天還會說話，今天連話都不會說了！家中一貧

如洗，那裏還有錢請醫生呢！……（嗚咽，息片刻，若有所思）啊呀！不對，昨天是初五，今天是初六了！不是要還四塊錢的田租了嗎？可憐我囊中空空，怎樣辦法呢？我那田主，多少的兇惡，少一箇錢都不肯的，何況是四塊錢呢！萬一還不出，將田收回，把我母子二人逐出，那我和可憐的老母，如何好呢！唉！可憐的姆媽啊！（哭）天啊！……（正當其時鄰人上）

孫慈 阿四哥！且休悲傷，……你母親的病怎樣了？

阿四 （拭淚）孫老伯，不提我的母親

，倒也罷了，提起了！唉！她今天連話都不會說了！可憐明日還要還租，家中一箇錢也沒有，怎樣辦法啊！唉！（嗚咽，拭淚）

孫慈 （驚駭貌）Oh！明日還要還租嗎？……唉！我也是一箇窮人，不然倒可以想想法子，……好！我還有三塊錢，借給你吧！你現在就拿去還租罷！……欠一塊錢，終好商量的，……你的姆媽我來替你伺候好了！（自袋中取洋三元，給王）

阿四 孫老伯！你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活爹娘，但是你借了給我，你自己如何度日呢？你家中也有人口的啊！

孫慈 不要緊，我家中還有幾斗米，還可度幾日，就是餓一天也不要緊，你快去吧！

阿四 那末，感謝不盡！（向外）難得世界上還有如此的好人啊！

（歡喜之至，下。）（閉幕）

### 第二幕 被逐

登場人物：

田主趙喜財 約四十歲

農夫王阿四

僕 一人 約二十歲

時間 接第一幕之時間。

布景 富家之室，置帳桌一隻，旁置一凳

劇本

（開幕時）（僕自內出，作初醒狀）

僕 天又亮了？啊呀！已經三點鐘了？老爺倒還未醒，讓我來掃掃地吧！（以帚掃地）

（阿四出）

阿四 （向內望）裏面有人嗎？

僕 （停止掃地）那一箇？

阿四 是我！我來還租的。

僕 我道是那一箇，原來是鄉瓜頭兒！滾

進來！

阿四 是是！（入內）（僕仍掃地，王

向四壁觀看，現羨慕貌）

三

(晒場片刻，趙上) (作夢囔)

趙 唔！——昨天中風一克，發財三張，

白板沒有碰，三元做不成，輸了三百三十塊錢，啊！——(打呵欠)

僕 老爺，有一箇鄉瓜頭來還租了！

趙 叫他過來！(坐在凳子上)

僕 喂！過去！

阿四 曉得……曉……得(走至桌旁，作

一揖)

趙 你叫什麼名字？

阿四 小的名叫王阿四。

趙 唔！你要四塊錢的租！

阿四 (戰戰兢兢的將三元交給趙)

趙 怎樣只有三塊？

阿四 大老爺！可……憐小的家母有病，今年秋收又沒有，這三塊錢也是東借西借……

趙 (立起)放屁，你的娘生病，不是我叫你生的，沒有錢生什麼病？租錢是客氣的，沒有是不成功！

阿四 可憐我……

趙 (走出，打巴掌)什麼？替我滾！明天不拿來，留心你的狗命！

阿四 是！是！是！(逃出)(閉幕)

第三幕 救星到了

登場人物：

農民王阿四

學生甲

學生乙

學生丙

學生丁

時間 接第二幕

布景 樹林

(開幕時) (王自內奔出)

阿四 天啊！(哭)天啊！我的命好苦呀

……(稍停片刻)想今年大風暴雨，秋天的收成，一些都沒有，家中老母又病，日子都過不去，還有這種奇醜的租稅來壓迫我，啊！(大哭)天啊！你生了

劇本

我們窮人，是不是專給富人做傢伙的嗎？咳！天……天……天……天啊！不平等的天啊！(坐石上哭聲唱春調)春季裏來是新春，家家戶戶慶太平，人人都說今年好，阿四家裏淚紛紛！夏季裏來汗盈盈，苦壞了老母有病身，那知田主還要催租息，少一箇錢是不答應！秋季裏來月色明，爲了還租跑進城，只爲少了洋一隻，將我責打趕出門。冬季裏來雪紛紛，東南西北望那處行？想想做人真無味，不如一死倒乾淨！……(學生手執標語暗上，傾耳聽阿四聲訴)唉！生不如死，還是死吧！這裏倒有一條大河，不如

五

讓我死了乾淨；唉！可憐的姆媽啊！（跪下）姆媽！孩兒今生不能再侍奉姆媽了！（哭）可憐啊……（立起）可憐的窮人啊！……（向內作跳河狀，學生上前抱住）

生甲 不……能死！不能死！

生乙 啊唷！怎樣好死的呢？

甲 親愛的同胞！你有話好說的，何必要死呢？你有苦楚，說給我聽吧！

阿四 先生！你們救我做甚麼！你們能够救了我的命，須知道終救不了我的苦啊！

生甲生乙同 你不要哭，你且把你的苦楚

，說給我聽，我們或者能夠助你一臂之力。

阿四 那末，先生！我說了！今年因大風雨，秋天沒有收成，家母又有病，那知還要還四塊錢的田租！可憐我東借西借，借到三塊錢，就去還租，那知只爲少了一塊錢，那田主將我打罵了一頓，逐我出來，所以我想做人無味，就出此下策了！（拭淚）

甲 啊！同志們啊！我們正在努力二五減租的實行，不料還有這種腐敗分子在中陰謀，我們不去打倒他，也對不起諸位同胞，更對不起已死的總理呵！諸位同

志們，農人是中國之本，一切的供給都是他們供給我們的，我們倒安安樂樂的享福，他們反這樣受苦，自己問問良心，怎能對得起他們呢！親愛的同胞們，快些努力實現二五減租！……

阿四 朋友！原來你們是救我們農人的啊？我知道了！公理終有戰勝強權的一天！大家努力吧！

學生等同呼口號

(閉幕)

## 貪心的司關

胡慶啟譯

第一幕 司關待人

人物：佃戶——獻鴨的，年約三十，衣服

劇本

破檻。

司關 年五十，着布衣。

地點：富家大門前。

時間：上午。

開幕：佃戶提着鴨。得意的從右門上，笑  
迷迷向司關行禮。

司關 你是來獻鴨的嗎？好！我要一半。

佃戶 老哥！那裏話？

司 我是司關。你要進去，須要我引導，  
這一半是給我做酬勞的。

佃 照你這樣說，我就願意給你，這一隻  
活鴨子又怎樣好分呢？

司 鄉老兒！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

七

獻鴨之後，我主人無論賞你什麼，要分一半給我。

佃 (沉思了一回) 好，照辦！請你帶我進去！(司引佃戶同由左門下)

——閉幕——

第二幕 司關挨打

人物：富人 年約半百，裝束很華麗。

僕人 年四十，着布衣。

佃戶 司關

地點：富家大廳堂。

時間：下午。

開幕：佃戶提着鴨，跟着司關走進廳堂。

把鴨放下，向富人一鞠躬，再恭恭敬敬

將鴨獻上。

富人 鴨子嗎？這鴨很好，可見你的好意。你要什麼賞？

佃 老先生！我把我心愛的鴨獻上，盡點誠心，敢求賞嗎！但是，承先生好意，只求一頓痛打。(堂下人默笑)

富 (驚惶狀) 呀！這種賞呀！你莫不是瘋子？

佃 這是我的意思，我不瘋。(堂下人更笑)

富 (作笑狀) 好，你要這樣，就照准吧。  
· (又對僕人) 帶這獸子去，輕打五十板！



佃（搖手）且慢！（指司閻）我已答應分一半給他，他才領我進來。（司驚惶失色）

富（大怒向司）嚙！你這樣待客人嗎？該死！（轉和悅向佃戶）你這箇意思，很好。這賞不必分了，我把這賞全都賞

他，使他痛快，我另外重賞你，好嗎？佃 敬謝先生。

富（向僕）不必打獻鴨的了，（指司）你且帶那畜生去重打五十板！（司驚惶失措）僕 遵命。（拖司去打）

——幕隨下——猶聞劈拍喊不敢聲——完

# 酬應必需

# 世酬文大全

## 分類應酬文匯

本編內容分壽序·贈序·哀啓·雜啓·記事·傳略·行狀·行述·墓誌銘·祭文·哀詞·誄詞·頌詞·像贊·發刊文·演說文·詩·詞·聯各類·所摭之文·類逾千篇·白話·文言·兩者俱備·各界備此一部·不特臨文·參攷·可免取材枯窘之弊·即日常瀏覽·亦·得收博見廣識之效·

全十二册

定價二元五角

本書內分婚嫁·喪祭·慶賀·契據·酬應·備考等六大類·每類之中·復分儀式·文詞·函牘·聯語·幛額·帖式·疏啓·呈文各項·比事從新擇言務雅·格式全備·綱目清楚·既切實用·又易檢閱·洵家常之要覽也

全一册

定價大洋五角

上海  
大東  
書局  
印行



游  
藝

## 游 藝

### 小鬼拔香

趙錫德

定名——燒香三枝，插入香爐之上，自能拔出；好像有人把牠拔出來似的，所以叫做小鬼拔香。

演的時間——最好是在夜晚最黑暗的時候，白日演這種幻術是不能成功的。  
 演法——演者先備線香三枝，香爐一箇（要口小而脚高）將香爐放於桌上，然後向觀衆曰：諸位先生，我今天所演的幻術，是將香三枝插入香爐之上，能使小鬼將爐內之香拔出；諸君不信，請注意觀之。但是諸位先生請退後一些纔好，因為小鬼是最怕人的，你們諸君若在香爐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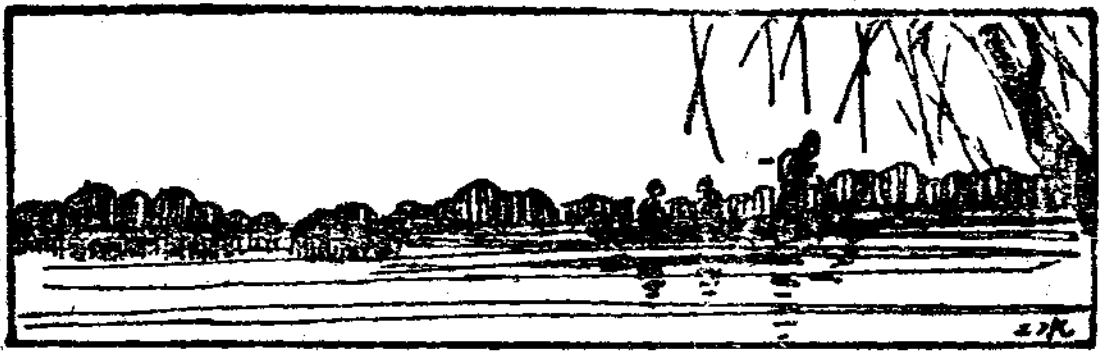




那小鬼還能去拔香麼？說完以後，將室內之燈火息去，把香插於爐上；演者亦退入觀客之中，以手指爐，口中假作念念有詞，香爐上的香，就一枝一枝的拔下來了。

說明：香插在爐上，必不能自己拔出；看此段幻術的諸位先生們，能知道其中奧妙，究在什麼地方啊！哈哈！說起來並不甚希罕，不過在插香時的關鍵罷了；當插香的時間，不要把香真插在爐上呀；不過把香平放在香爐之上罷了。（但是香之點火一頭，要離香爐口近為妙。）因為點火之頭，愈燃愈短，愈短愈輕，而不點火之一頭，其重量是不改的，因此兩端的重量不平均，香就一枝一枝的向後倒下，在黑暗中看之好像一枝一枝的拔出來似的。

諸君！看這箇幻術，不是好像物理學上講的第一類槓杆麼？香的點火之頭為重點，不點火之頭為力點，香爐為支點，請看下圖便知。



游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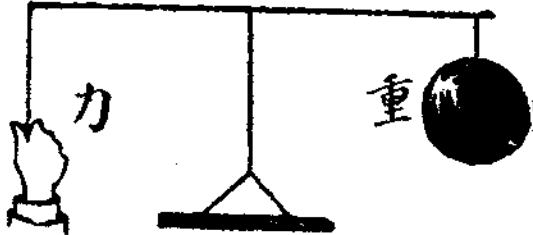
### 脫離關係

材料 || 馬糞紙、銅錢、白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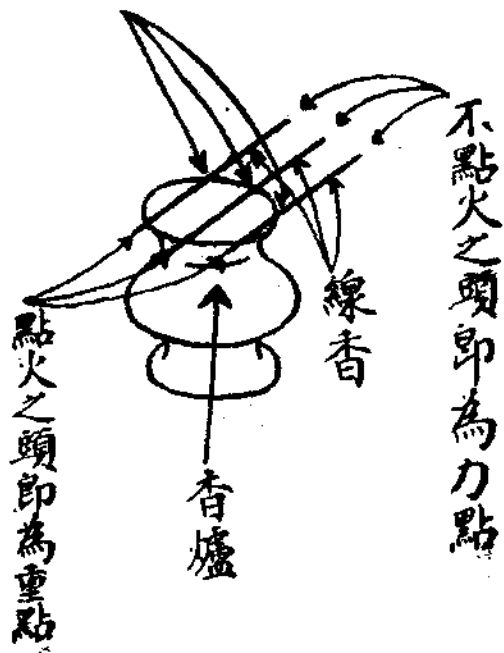
用具 || 剪刀、米突尺。

製法 || 先把馬糞紙剪成四方形，如A圖。四角鑽一小孔，再用兩條線交互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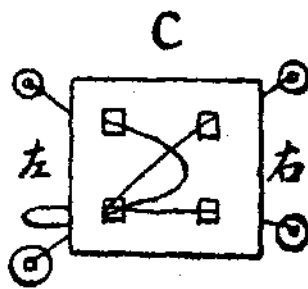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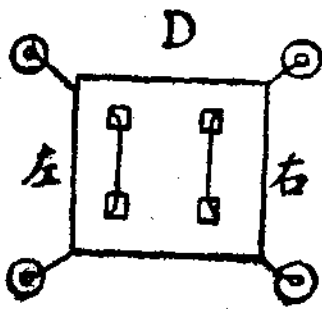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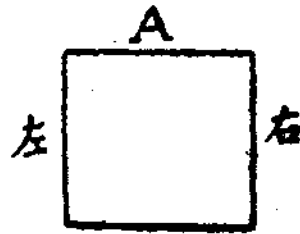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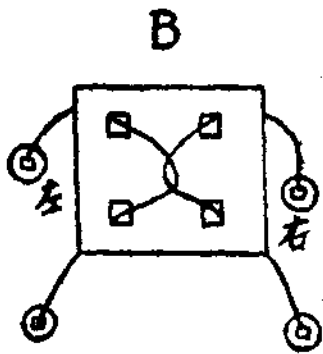
支



即支點



林建新



過四角的小孔，線端各縛一銅錢或鈕子，以防其脫出。如B圖。如要把兩線脫離關係，似乎是很難的。現在有一方法，把右線的交結處，塞入左孔，如C圖。再拿左線的錢，從右線的圈套穿過，就成了D圖，而毫不費力的兩線脫離關係了。



雜

俎



閒

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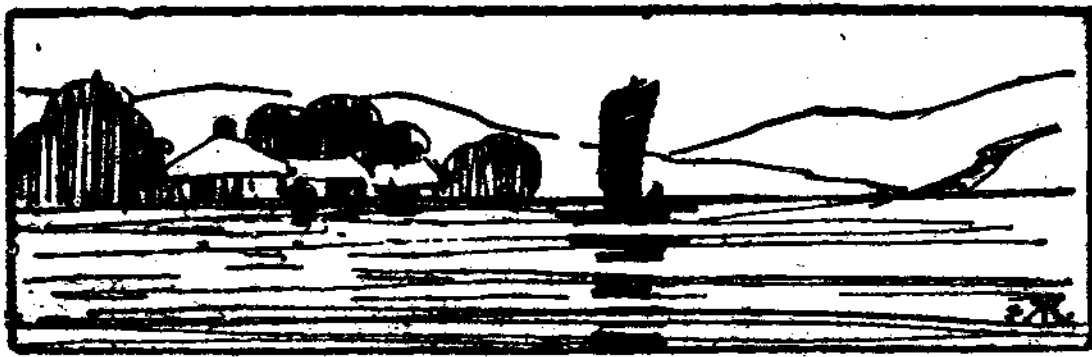
胡梅林軼事

胡鍾華

明胡梅林（即胡宗憲）官至七省軍門。績溪十二都大坑口人也。幼時家貧。有志嚮學。由采芹而中舉。而出仕。軼事頗多。茲聞父老所傳。筆錄數端於後。

梅林甫離師門。即自行設帳於某村。館址距該村里許。某日見一癩女（俗稱頭瘡髮禿者為癩）入山采薪。有黑大蟲尾其後。梅林意女子必果虎腹。移時。此女安然返。次日亦如之。梅林因料此女生有大福。必非凡品。因託媒求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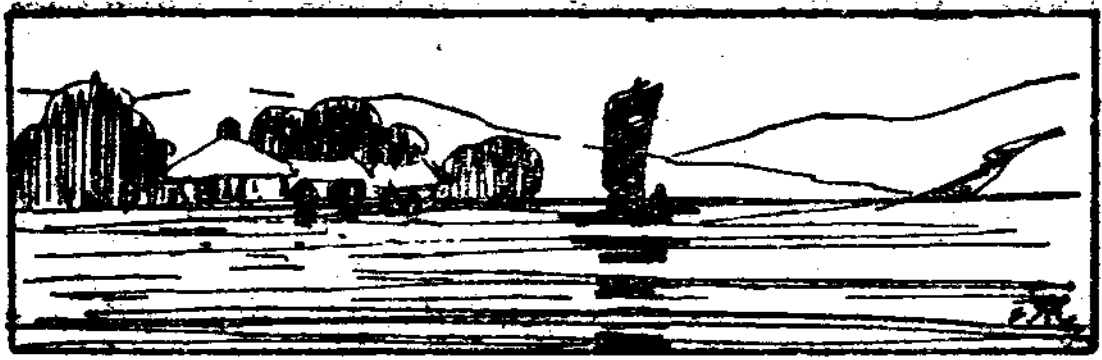
嗣後梅林官至七省軍門。殆亦賴之。某日。太子結褵。主上徧訪羣臣。均有三妻。



四妾欲求一原配。鴛鴦作利市人（卽今之證婚人）誠不可多得。只有梅林夫婦可以當選。梅林堅辭不獲。只得引妻入見。主上搖首而笑。謂梅林曰。若尊夫人可謂天下第一醜人矣。梅林誤聽爲天下第一美人。答曰。多謝陛下。此後梅林夫人竟脫癩生髮。膚色轉細膩。果變爲一窈窕美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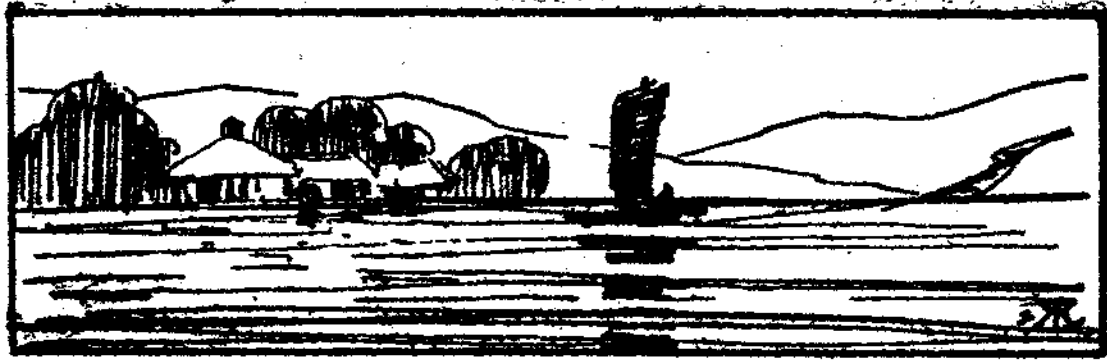
梅林曾振鐸於某處。學東某巨紳家財殷實。每逢歲首。必設宴以款師。梅林本一道學先生。益以家境貧寒。故服裝樸實。次年春王如期赴校。是日天公不美。細雨濛濛。手持雨傘。足履蒲鞋。身穿布服。踽踽而來。至則高朋滿座。勝友如雲。而佇候久矣。衆賓一觀其狀。卽羣相冒議曰。某君迺一巨紳。且豪富。請此冬烘夫子。得無有礙場面乎。某紳聆言不悅。忽心生一計。謂梅林曰。舍下西賓一席。蒙親朋代薦多人。余欲絕之。有拂情誼。今惟有設法決之。余思得一對題。誰能會之。卽請其爲師。如此方免生異議。夫子蓋先試之。題曰。雪壓竹枝沿地掃。只因腹內空虛。斯時梅林爲學未成。竟瞠目不能對。亦心知含有譏諷。迺垂頭喪氣。負笈而歸。徐圖另覓枝棲。梅林自此益孜孜兀兀。努力攻書。青雲直上。





得放任知縣。仕途鴻運。竟簡至七省軍門。某日。在將臺點卒。目覩柳絮輕飛。猛然思起曠昔之對。乃信口吟曰。「風吹柳絮滿天飛。足見眼前輕薄。」於是卽飭兵至某處。傳某紳至。則大開中門引接。設宴爲之洗塵。酒飲三巡。梅林發言曰。曩者老翁出對命會。晚以不才。致違尊命。頃以公餘。偶爾思及。胡亂綴成。不識可用否。特請駕臨郢政。某紳在里時。見飭兵往傳。知事不妙。已覈棘不能自主。故大施賄賂。家產幾罄其半。今見提及前事。更惶悚莫名。惟聲稱不敢而已。梅林卽避席不理。某紳抱頭鼠竄去。

某歲。學臺至府。（徽州府卽今之歙縣城）六邑莘莘學子。紛往應考。胡梅林亦在其列。步至新館。時已黃昏。乃向一民家求宿。民家有一婦方對鏡梳粧。故難之曰。吾有一對。卽「三梳萬髮通」。君能對之。則留君。否則請過別家。梅林搜索枯腸。久之。無以對。只得恨恨而去。梅林入泮後。應鄉試。至稍遲。門已扃。迺泣哀求。守門官曰。吾示一對。汝能會之。吾則爲汝疏通。不然。下次重來。守門官年逾知命。頰下有鬚。斯時手中適持有摺扇。迺出聯云。「一扇千鬚動」。梅



林卽利用某婦之對題隨口會曰。「三梳萬髮通。」守門官聞而驚訝。謂渠能不費思索。信口答成妙對。誠不多觀。必係實學者流。言於主試。許放其入。梅林卽中解元。說者謂新館之事。豈某婦係僂人。特來暗示之歟。抑梅林之福運而得機巧歟。

梅林未仕時。曾在歙城某戶門口小解。該戶主人見而詬罵。梅林含忍在心。及官至軍門時。飭令造三脚石牌樓於其門口。中一脚適直矗其戶。以妨礙之。該牌樓至今尙存在。衆名之曰屙屎牌樓。不亦宜乎。如梅林者。可謂善於報仇矣。黟縣民房。多數均有門庭。某年。梅林（未發達時）途經該縣某村。值大雨滂沱。迺避於某戶門庭之下。村人疑其爲梁上君子。拒絕之。梅林無奈。只得冒雨而行。頓成一隻落湯雞。梅林擢至高官時。勒令黟縣閭邑民房。須盡將門庭拆除。否則必干刑律。據云。黟縣民房。此後卽未有門庭云。某村民拒絕人之避雨。固屬可惡。而胡梅林則以一村一戶拒其避雨之細故。而竟報及全邑。亦未免太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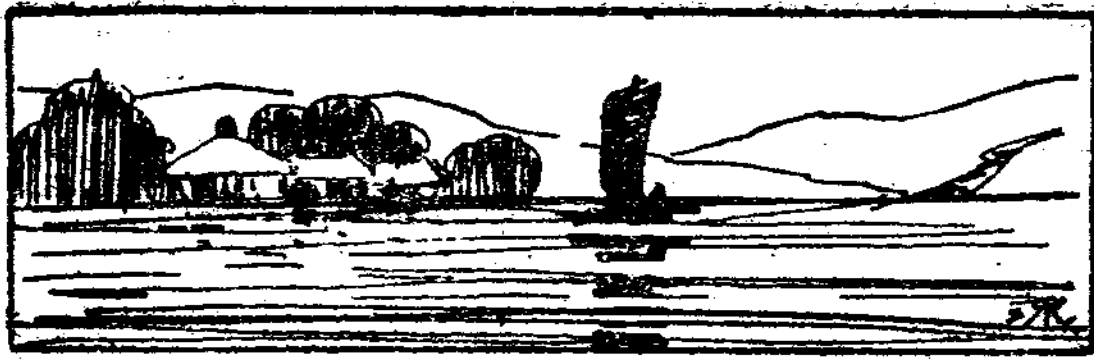
## 義犬

潘建章

村北某翁者，急公好義人也。家甚富，盡耗於濟飢，晚年衣食不足。翁無子，有一女早嫁。家無胤嗣，有一犬，毛豐神足，養之十餘年矣。日隨翁旁，未嘗他適。翁愛之如子焉。一日翁病，犬疾馳之女家，見女則狺狺然狂叫不已。女方作夜飯，聞聲大驚，視之乃其父犬也。心異之而不解所爲。由是犬吠愈甚，女心亦愈慌。犬終以齒啣女襟，頻以短喙指門外。女稍悟，隨犬行至父家，見父方病，始知犬之爲傳信往也。女以故語翁，翁驚嘆曰：吾無子，得若猶有子也。女爲父延醫診治，奉其飲食臥起。犬則時臥床下，輒仰首視翁焉。無何，翁病逝，犬淚流滿面，守其旁不去。女殮翁畢，歸夫家。後七日往視翁墓，則犬已死墓前矣。女義之，葬犬翁墓側，而立碑以誌之。余聞其事，竊嘆是犬雖爲獸類，而其舍生取義有非常人所能及者，故爲之傳。

聯

話



避世軒聯話

趙乃源

某君訓子聯「有志者事竟成濟河焚舟十萬秦師終入晉」  
「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竟吞吳」

岳州小喬墓聯云「桴鼓相從曾記東風得意」  
「瓊環無恙何妨夜月歸來」  
某書室聯「休笑俺一箇愚人畫畫書書不今不古」  
「留得此三間茅屋風風雨雨自嘯自歌」

山陰明倫堂聯云「黃河水滾滾而來文應如是」  
「韓信兵多多益善學亦宜然」

施粥廠聯云「飽者不知飢者苦」  
「得時休笑失時人」

清季廣陵某煙館有聯云「重簾不捲留香久」  
「短笛無腔信口吹」又云「春縱惜花難起早」  
「夜非待月也眠遲」

安慶大觀亭聯云「秋色滿東南自赤壁以來與客泛舟無此樂」  
「大江流日夜問青蓮而後舉杯邀月更何人」



有童子院試。袖籠一枝桃花進場。宗師見之。卽出一對云。「小童子袖裏籠花。暗藏春色。」童奮云。「老大人堂前秉燭明察秋毫。」  
 某進士自輓聯云。「放眼千秋說甚麼天上人間到此都成幻境。」回頭一笑。歷多少塵緣魔劫而今還我前身。」

### 菜根處聯話

胡華榮

予家有祖遺花園一所。四圍矮牆。高不及丈。牆外橫列三峯。形如筆架。東構客堂。額曰菜根處。堂前有石池。花影倒其中。作殊色。堂上懸一木聯。其詞曰。「山過矮牆來。案插空青聊款客。」花臨勺水笑。鏡摩冷豔更宜人。」頗與景物脗合。

鄉之東有路亭。亭柱有聯云。「且喜日猶高。忙行做甚。」雖愁路尙遠。暫坐何妨。」

甲子冬。姜家演目連戲。懸聯纍纍。中惟姜福基先生一白話聯爲最佳。其聯云。「爲人果有良心。開開暈什麼要緊。」做事若無天理。吃吃素也是枉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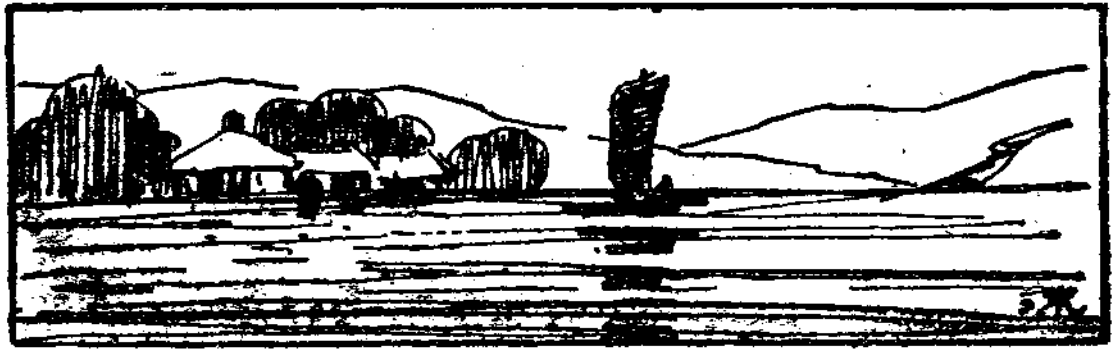


一片婆心活現紙上。

邵鴻烈先生。邑之名士也。某歲。城東廟聘長春班演戲。囑先生作對。先生不假思索。一揮而就云。「長江萬里。看不盡滄海桑田。桑田滄海。」「春夢一場。說甚麼衣冠人物。人物衣冠。」見者無不驚其才思敏捷。

遂安方本仁先生。清光緒時優貢也。善屬文墨。尤工對。嘗撰一聯。輓其至友徐某之父曰。「天夢乎。非夢夢。伊胡爾爾。黃鍾長毀棄。瓦釜且爭鳴。縱蓋棺有定評。無奈身後事耳。」「公行矣。願行行。亦太忽忽。冢子適入山。小兒方就學。但永訣未遺命。其於生者痛何。」學者以其立意奇雋。且對偶工巧。一時爭相傳誦。

某處財神廟。香煙極盛。瞻拜者日塞於道。謔者題一聯於壁間曰。「萬國競通商。說甚麼新銀行團。舊銀行團。條件太苛。忍向他們仰鼻。」「五福諱言貴。借不了內國公債。外國公債。信用全失。空來我處叩頭。」語雖近乎談諧。意卻極其沈痛。



詩話

擇善齋詩話

汪汝瀛

泰州欒藻卿先生詩才卓著。其坐館自嘆八絕云。「訓蒙原不比名儒。亦是爲師亦課徒。八節公然無一禮。東翁還要講工夫。」小小學生八九名。讀書吐字不分明。纔云童子宜加責。阿母頻來護短聲。」三春天氣正新晴。只是書齋少學生。試向綠楊深處望。村前村後放風箏。」田舍人家禮最無。沒多佳饌出庖廚。還虧能供先生飲。濁酒朝朝打一壺。」延師不講做文章。弟子居然坐滿堂。只是脩金拖屨屨。端陽捱過到重陽。」不覺中秋節已過。今年功課問如何。近來聽得山家說。只怪先生午睡多。」儒冠儒服死儒宗。多少田家子弟從。只爲勤來問冷字。村間笑煞幾山農。」說是爲師事最難。蒙師况是更家寒。來年館已今年定。纔得愁腸一旦寬。」寫盡塾師苦況。非局中人那能道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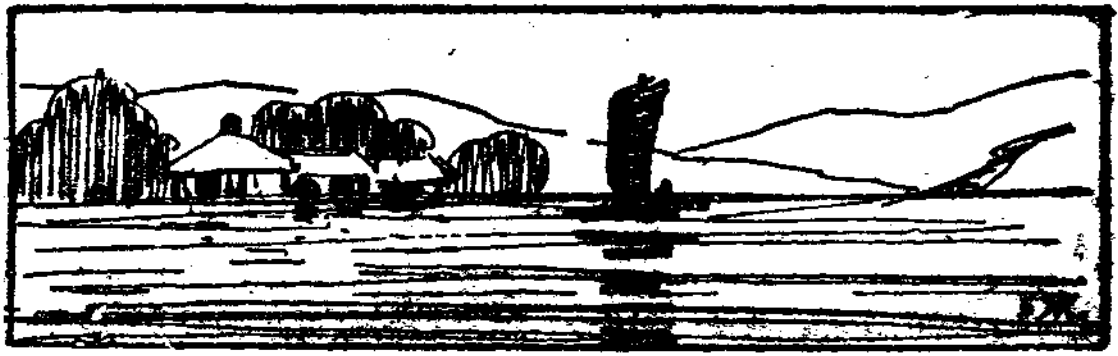


吾鄉某婦詩云。傲骨如鋼百鍊精。羞隨小草鬪春榮。炎涼世態貧中悟。變幻人情夢裏驚。常把熱心憐婢僕。只將冷眼看公卿。來生願化雌雄劍。削盡人間事不平。語有英氣。中藏抱負。

泰縣俞志湘先生有詩才。其和樊樊山秋感四律云。我亦風雲際會差。浪思牛渚泛仙槎。烽煙擾擾生脾肉。霜雪星星上鬢華。欲得丹心昭日月。拚將鐵血濺塵沙。題橋夙願何年遂。五載於今未返家。一年來旅況倍蕭條。怕覩秋林木葉凋。馬足功名防路險。鴻毛身世任風飄。壯懷惟向詩中遣。綺恨難從酒後消。正是鄉心無著處。強聽孤館咽瓊簫。一生來骨相本崢嶸。饒舌何勞煨芋僧。落魄那須人助力。蜚聲猶望命堪憑。不辭辛苦馳千里。漫說輕肥羨五陵。且把幽懷寄毫素。自刪詩藁對青燈。一行藏那必要人知。一任鄉關造謗辭。作畫祇因聊遣悶。惜花安肯竟成癡。關山戎馬悲工部。廊廟文章憶退之。差喜小窗秋日好。持螯漫酌菊花卮。

某女新婚之夕。夫酒醉送客。跌河心而死。女賦詩一首。遂自盡。詩云。畫虎將





離  
組

麻。求。點。斑。百。年。恩。愛。一。宵。難。歡。聲。未。已。悲。聲。動。賀。者。方。回。弔。者。參。花。燭。房。中。燈。  
閃。閃。鴛。鴦。枕。上。淚。潸。潸。從。來。未。識。親。夫。面。枉。落。姻。名。在。世。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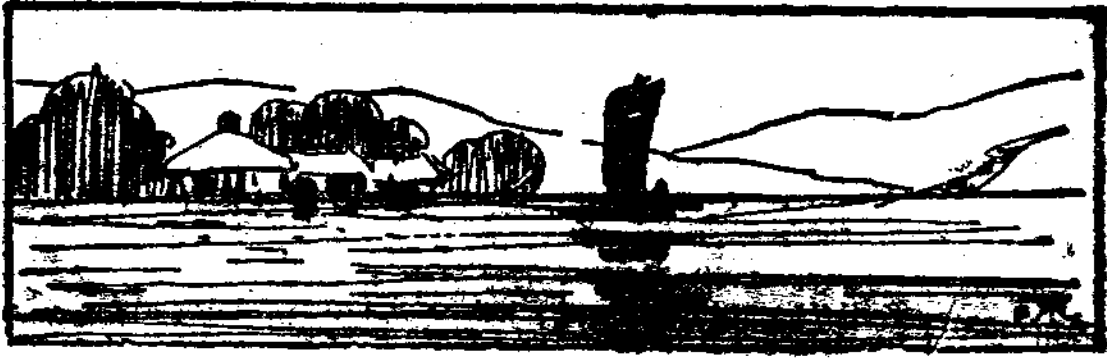
某士題梅竹詩云。三友圖成二友圖。如何不見老松乎。梅花向竹低頭說。他  
在秦邦作大夫。真匪夷所思。

某士過嚴陵釣臺詩云。君為功名隱。我為功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  
又某解元詩云。記得筆花開燦爛。一枝春色冠江南。可謂得意之作。

某士春曉詩云。蜀江春水望無涯。幾處園林有物華。一夜子規啼不住。亂紅  
飛濺碧桃花。

泰州某女士詩不多見。間有一二。頗為儒林所傳誦。其閒居云。繡餘天氣雨  
晴時。午睡初醒掠鬢絲。數卷殘書隨手疊。半藏花樣半藏詩。露坐云。夜涼  
棲鳥不歸巢。一點星明繞樹梢。斜月迴光疑近曙。數來更柝甫三敲。步月云。  
碧天如水月如霜。唧唧蟲聲遍葦塘。行過小橋人不見。扁舟漁子夢滄浪。  
雨窗云。雨聲何處急瀟瀟。新放枇杷翠葉饒。從此繡窗須記取。勿貪清影種

一



芭蕉」

秦縣孫光璧乘船至秦州詩云「三十銅錢搭一舟。諸公許我坐船頭。夕陽照背風吹面。燒餅充飢到秦州。」語頗流利。

## 海話

小智囊

仲兆槐

法人蒙哥勒斐氏弟兄。於法國安拿奈第一次試驗用火力放氣球。時爲一七八二年六月五日。

世界最初之銀行。創始於英人偉良。定名英國銀行。

一七六〇年。多瑪斯始創聾啞學校於英蘇格蘭京城。

玻璃窗於十八世紀方入英國。

第一次報紙之印行。英國在於一五八八年。

報紙之刊登廣告。始見於一六二五年。



雜  
俎

歐美之黃金發見於一八二九年。美國加省。

世界方言約計二七五〇種。

一八九七年。意人麥可尼發明無線電。

信封一物。在歐美各邦。始用於一八三九年。

童子軍於一九〇七年。英人彼登堡創辦。

一八四〇年。英國希爾氏始以二分郵票送達書函。

一七四六年。美人初種甘蔗於紐奧廉邦。

望遠鏡發明於一五九〇年。而始用於英國。則為後十六年。

肺癆病礎於一八八二年。德國名醫柯克發見。

鋼筆於一八三〇年。歐人節洛德發明。其先皆用鵝毛製之。

### 一知半解

金溥榮

(一) 光線於一秒鐘間，能週行地球八轉。

(二) 麒麟為一種長舌動物，其長約一尺五寸。

一五



- (三) 英國在一九二三年共製皮鞋一萬萬雙。
- (四) 馬於眠時，其一耳必傾於前方。
- (五) 紐約在一九二一年共有鼠六百萬隻。
- (六) 民國十三年調查全俄所有慈善事業所，共一千六百五十處。
- (七) 男子之腦髓至四十歲以後漸次減其重量，女子則於三十歲左右，即已減少矣。
- (八) 世界上最大之花朵，生於蘇門答臘島上，形如車輪。
- (九) 土耳其王國，前在墨喀地方造一巨屋，可容六千人，專寓各處游客。
- (十) 英京倫敦，街道長二千六百英里，居民五百餘萬人。
- (十一) 丁抹國國旗，創制於一千二百十九年，乃各國國旗中之最古者。
- (十二) 醫生嘗證明，凡詩歌文章，苟吾人高聲而朗誦之，亦運動中最為有益身心之一項。



# 通訊

彭君寅實通函

姜寅  
鮑清二位先生：

屢讀佳作，欽佩奚如！久仰

鴻名，無緣拜識；若蒙不棄，願聯翰墨之交；乞將通訊處示知為盼，餘不贅述，免佔篇幅，恭

祝

學祺！

湘陰彭寅實謹啓

黎君系業通函

秀峯兄及其他社友：

承您們的不棄，要和我接文字上的交誼，這是令我非常抱愧的；同時感謝您們的盛意。

我在國立武漢大學肄業，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驟染重病，送入漢口餘記里借寓診治，三月二日，略有起色，搬入武昌文昌門正街第四十號靜養，謝絕一切，七箇月來，蜷伏在黑小的房間裏面，悶得要命，醫生說要修養一年，好長的日子！怎麼過下去，最近我敢要求醫生給我一點自由，或者還轉回學校去也未可知，你們的信在我家裏未有轉來，因為怕擾亂了心緒，現在精神復原一點，家父才函告我有這麼一回

事！太對不住你們了，寬恕我是一箇不健康的人吧！

盼於不久的將來一一回你們的信。

並致友誼的

敬禮： 弟 黎系業十八，十，二，于病中。



## 本刊獎勵選登稿件者之簡章

- 一 本刊獎勵選登稿件者之辦法。係用選舉法。由喜讀本刊諸君公決之。
- 一 本刊每集均附有選舉票一紙。讀者如欣賞何人之文。即可選舉其人之姓名於票上。剪寄本社。每票限選一人。（另紙選舉者無效）
- 一 第一集內之選舉票。祇能選舉第一集內登有作品之人。不能移作別集選舉。違者作廢。
- 一 選舉票係記名式。上書被選舉人名。下書選舉人姓名。
- 一 決選期分二期發表。第一期在每卷第六集發表。第二期在下卷第一集發表。
- 一 每期以得票最多者之二人爲當選人。由本社各發給精製之銀盾一面。作爲名譽獎品。
- 一 投選舉票者。第一期（一集至五集五票）須於該卷第五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第二期之票作一起投或分作數起投可聽便。第二期（六集至十集五票）須於該卷第十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逾期者均作無效。

選 舉 票

學生文藝叢刊五卷九集

被選人

選舉人

# 辭典

# 字典

下列各書編  
輯者

費有容

張廷華

凌善清

黃興洛

沈 鎔

王 懋

內容特殊之  
各點

材料豐富

註釋清晰

分類明瞭

檢閱便利

故最適宜社

會各界及全

國學子之使

用也。

尺牘成語辭典

▲一冊二元

學生辭典

▲精裝一冊一元四角

▲平裝一冊一元

▲縮本三冊六角

詳解<sup>註音</sup>學生新字典

▲精裝一冊九角

▲平裝一冊六角

實用學生字典

▲一冊三角

中華新字彙

▲一冊二角

大東書局印行



□廣告價目表

|      |     |      |      |    |
|------|-----|------|------|----|
| 地位   | 一集  | 五集   | 十集   | 十集 |
| 封面裏頁 | 二〇元 | 〇元   | 一七〇元 |    |
| 底頁   | 二四元 | 一〇八元 | 二〇四元 |    |
| 普通全面 | 一〇元 | 四五元  | 八五元  |    |
| 普通半面 | 六元  | 二七元  | 五二元  |    |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另議

□定價與郵費

|    |    |      |      |
|----|----|------|------|
| 集數 | 一集 | 十集   |      |
|    | 實價 | 二角四分 | 二元四角 |
| 郵費 | 國內 | 二分   | 二角   |
|    | 國外 | 八分   | 八角   |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刊停假寒假暑 · 集十年全 · 集一月每

民國十八年九月發行  
民國十八年九月出版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第九集

編輯者 吳興 凌善清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牯嶺路一〇〇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北平 廣州 漢口  
長沙 梧州 遼寧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